

龍岡女俠

下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初版

龍岡女俠 上下集  
長俠武  
說俠篇

定價國幣

著作人 朱 貞 木

出版者 上海平津書店

漢口路同安大樓一一〇號

北平北京書店

總店：北平琉璃廠九六號  
支店：石門市中山路

天津平津書店

第一區河北路  
傅德里一三八號

總經售處 上海正氣書局

版權所有

翻印必究

# 龍岡女俠下集

## 第十章 李紫霄與小虎兒

話說路鼎聽說官軍過境，一面佈置守堡，一面派了二位老者押着羊酒，迎前犒接官軍，出發時候剛才午正，路袁兩人打發這般人去後，立時鳴鑼聚集路袁兩姓壯丁，宣佈了意思，立時在土城上按着平日分派職守，各依方位，佈置得兵甲森嚴，路袁兩人也暗藏軟甲，帶着兵器，站在官軍來的要路口第一座土堡上，靜候消息，不料等到日色西斜，尙未見犒軍的回來，正想派人迎探，忽見對面官道上塵土起處，一匹馬馱着一個人，捧着一面紅旗，飛也似的馳到堡下，勒住馬，仰面大喝道，黃將軍有令，此地鄰近玉龍岡，難免沒有強人藏匿，暗探軍情，特命俺喚取此地爲首之人，到軍前聽候問話，怎的關閉着這鳥門，是何道理，現在沒有功夫同你們多話，快叫爲首的滾出來，隨俺去覆命，軍令如山，誰敢不從，快叫那人出來，這人這樣耀武揚威的一來，幾乎把堡上路鼎肚皮氣破，立時便要發作，袁鷹兒慌止住路鼎，探身向下問道，你既然從大軍前來，當然知道我們這兒已有村中幾位長老，押着花紅羊酒迎上前去，那幾位長老便是俺們爲首的人，再說俺們這三義堡是強人的硬對頭，吃了俺們好幾次虧，誰敢到這裏埋伏呢，袁鷹兒話未說完，馬上那軍健大喝一聲道，哇，閉你這鳥嘴，你們宰了幾口不花錢的豬羊，差了幾個老廢物，到俺們大軍前裝窮說苦，想哄小孩子不

成，老實對你們說，你們這樣詭計，不要說黃將軍不聽這一套，便是前站先鋒刁副總兵那一關就難過去，你們想那幾個老廢物回來也容易，只要喚出你們爲首的人，乖乖跟隨俺去好了，路鼎忍不住大喝道，叫俺們爲首的去，有甚麼事，你且說個仔細，那軍健一抖繩繩，滴溜溜馬身一轉，回頭望着路鼎，看了又看，用馬鞭一指道，怪不得刁副總兵早已探得你們同強人暗通聲氣，現在一看情形，果然很對，好的，你們等着罷，說畢，剛待揚鞭催馬，猛的堡上一聲大喝，狗才，着鏢，喝聲未絕，那軍健已翻身落馬，痛得滿地亂滾，原來堡上路鼎，聽得話頭不對，知己凶多吉少，氣不過掏鏢在手，給了軍健一鏢，路鼎的毒藥鏢，很有名氣，發無不中，這一鏢正打在軍健後腰，藥性一發，頓時死掉，袁鷹兒一看事已做了出來，慌差人下堡，把尸身收拾過，那匹馬也藏到一邊，正待和路鼎商量對付辦法，猛見官道上塵土大起，一批軍馬打着先鋒旗號，風馳電掣而來，一霎時前面一張鏢邊大旗，招展出一個大刁字來，看去有一百多個步卒，二三十個騎兵，騎兵在先，步兵在後，當先大旗底下一匹點花青鬃馬，騎着一個尖嘴薄腮，全副甲冑的副總兵刁幹，背弓掛箭，鞍橫一柄春秋刀，催馬到了距堡一箭路，便約住後面軍馬，踞鞍望上一看，土城上排列着麻林似的標槍，旗幟耀目，很是雄壯，似乎吃驚樣子，回頭向身後騎馬的幾個偏將把總之類說了幾句話，便見旗影一動，人馬雁字般排開，由許多步勇推推操操，擁出幾個繩束反綁的人來，路鼎袁鷹兒急看時，原來軍前網綁的人，正是派去犒軍的幾位老者，和二十個壯丁，這一來，連袁鷹兒也雙眉倒豎，怒火高升，堡上和左右土城子上面排列着的壯丁，個個憤怒填胸，齊聲大喝道，那是官軍，比強盜還不講理，俺們一番好意去犒接官軍，反而受了這樣折辱，世界上還有理

可講嗎，既然這樣，俺們齊心合力，打掉他們再說，接着一片喊殺之聲，震天而起，那堡下刁幹和一般步兵騎兵也似有點氣餒，想不到這區區三義堡，有這樣聲勢，刁幹兩隻鼠眼一轉，計上心來，一拾纜繩，跑出旗門，向堡上一指道，大軍過境，你們居然盛張兵衛，閉堡阻抗，莫非真想造反嗎，不料他神氣十足向堡上大聲呼喝了幾句，堡上睬也不睬，一個個壯丁張弓搭箭，朝着他怒目相向，刁幹討了個沒趣，正想回馬，猛聽得堡門內震天價一聲大喊，堡門大開，潑刺刺衝出一匹黑炭似的駿馬，馬上跨着威稜四射身體魁梧的路鼎，倒提着一柄長桿截頭大砍刀，身後五十幾個壯丁，一色短衣窄袖，包頭紮腿，雄糾糾跨刀提槍，一陣風似的捲出堡外，一字排開，路鼎大刀一橫，雙腿一夾，衝上幾步，向刁幹喝道，俺們三義堡累世清白良民，不幸這幾年四面盜賊蜂起，時來耨惱，屢次稟請官府，一概裝聾作啞，任賊橫行，俺們三義堡幾百戶人家，沒有法子，才挑選壯丁，設起保鄉團練，自衛身家，幾次同強人對敵，幸能保全一村老小，現在府裏派黃將軍進剿，總算爲國爲民，所以俺們略備羊酒，聊表微意，並請你們顧念百姓，整肅軍紀，不要擾及平民，這原是一番好意，不料你們把俺長老們當強盜般細了起來，這是何道理，請你說個明白，說罷，虎目圓睜，直注刁幹，刁副總兵冷笑一聲道，見了本先鋒還不下馬請罪，竟敢耀武揚威，強詞奪理，真是大胆狂徒，說到此處，又是一聲大喝，狗才報名，路鼎哈哈一聲狂笑道，誰不知道三義堡路鼎是個磊落丈夫，血性男子，你如果知道統率官軍，全在除暴安良，保護百姓，立時把這般人釋放回堡，而且嚴令不准一兵一卒，進堡囉皂，這樣，俺路鼎立時下馬給你賠禮，刁幹一聽這些話，氣得滿面通紅，指着路鼎罵道，原來你就是路鼎呀，怪不得有人指名告你暗通強

人，謀爲不軌，看你這樣目無官長的舉動，也用不着三推六問，準是強人無疑，今天本先鋒統軍到此，爲的是明查暗訪，察看真假，想不到你胆大如天，悍不畏死，照理說，擒住你這區區之輩，也不費吹灰之力，現在本先鋒姑且法外開恩，讓你投案自首，免得大軍壓境，玉石俱焚，這是本先鋒一番好意，你且仔細想想，刁幹這番話，並不是真有好意，其實他看得堡上堡下，兵備森嚴，路鼎橫着一柄厚背闊鋒截頭刀，天神般雄視一切，感覺事情有些棘手，自己心中計劃有點行不開，原來他一路統軍而來，派了幾個心腹，沿路打聽某村有多少富戶，某處有無絕色女子，以便隨機恫嚇，財色雙收，將近三義堡境界，早已安排好計劃，想在堡中大大的抽一筆油水，尤其是他手下幾個營混子，替他打探明白，知道三義堡內有個李紫霄色冠全堡，同時也探出路鼎英雄不大好惹，所以安排好通盜罪名，偏逢堡中父老担酒牽羊前往犒軍，正迎着刁幹的前站人馬，立時不分皂白，先來個下馬威，統統網綁起來，他以爲來犒軍的定是堡中爲首之人，路鼎諒必在內，那知偏出所料，細細一問，並無路鼎，立時差一軍健，騎匹快馬，背着令旗前往傳喚，自己統軍隨後，急急趕來，滿望藉着軍威王法，當頭一罩便成，那知路鼎已把冤到軍健打死，勢成騎虎，索興滿不聽他這一套，弄得大價特價，這時他想自找台階，又耍出花着兒來，說了一番哄人的話，路鼎哈哈一笑道，在你口中左一個強人，右一個強人，硬指定我是強人，大約你知道玉龍岡的強人降伏不下，想把三義堡當作玉龍岡，殺幾個平民百姓，好去獻功，容易易的便升官發財了，老實對你說，你想動三義堡一草一木，須放着路鼎不死，這一來，刁幹計窮智盡，羞惱成怒，向左右一聲大喝道，擒了他過來，這一喝令，門旗開處，便有兩條槍，兩匹馬，雙將齊出，直衝過

來，路鼎一聲冷笑，並不動身，等待槍臨切近，猛可裏霹靂價一聲大喝，一催戰馬，只掄刀向左右一掃，唳唳一聲雙槍齊折，路鼎順勢用刀背一拍，轉又用刀柄一擊，兩個偏將，招架功夫都沒有，一個滾落馬前，一個跌向馬後，立時擁上幾個堡勇，掏出繩束細個結實，路鼎呵呵大笑，用刀一指道，這樣膿包，也想到玉龍崗去，真是好笑，如果再不服輸，連你也難逃公道了，這時刁幹面上真有點掛不住，暗想路鼎果然名不虛傳，便是自己出馬，也是白饒，看來強龍難鬥地頭蛇，今天同他用強是不成功的了，正在進退兩難之際，萬不料路鼎胆大包天，一柄刀，一匹馬，一聲不響，直奔自己過來，這一下，真把他嚇得冷汗直流，慌忙帶轉馬頭，退向隊後，那知主將一動，一般兵卒，吃了齊心丸似的，個個轉身便跑，刁幹也身不由己夾在騎兵當中，沒命的向來路逃走了，綑綁在軍前的幾位父老，和二十餘個壯丁，却紋風不動，路鼎大樂，慌止住堡勇，先把捆綁的長老釋放，堡上袁鷹兒看得清楚，也下堡迎接，路鼎押着兩員偏將，率兵進堡，一時歡聲動地，個個都說官軍這樣不濟，也來太歲頭上動土，未免可笑了，獨有袁鷹兒默默無言，跟着路鼎佈置好看守土城的堡勇，兩人一同回到路宅來，這時已掌燈火，路鼎留住袁鷹兒一同飲酒，商量辦法，袁鷹兒道，今天這一下，和刁幹已結下了深仇，這人武藝雖不足慮，却要防他鬼計，他主帥黃飛虎武藝不在你我之下，也是一個勁敵，再說他們究係官軍，萬一刁幹在黃飛虎面前挑撥是非，真個大軍壓境和俺們對壘起來，俺們彈丸似的土城，幾百個堡勇，如何抵擋得了，非要想個釜底抽薪的法子才好，路鼎大笑道，這樣不濟事的軍馬，多來幾千幾萬，何足懼哉，便是黃某有點虛名，諒也沒有多大真實本領，話還未畢，猛聽得轟天價一聲砲響，連地皮都有點岌岌震動，袁鷹兒

酒杯一頓，喊聲不好，正想出外探問，忽見一個堡勇，飛步進來報道，黃飛虎親統大軍到來，在五里外安營，剛才一聲響，便是官軍安營信砲，一語未畢，接連又跑進幾個堡勇，飛報無數官軍已把前堡圍住，刁幹引着黃總兵已在堡下，指名要堡主答話，路鼎霍的推案而起，大喝道，俺正要他們到此，待俺出去會一會黃某是否三頭六臂，說罷，搶了截頭刀，便要趨出，袁鷹兒慌攔住道，且慢，這般時候，他們急急到來，定必倚恃人多勢衆，乘此天晚夜黑，混戰襲堡，事已到此，只有先佈置好堅守的東西，再和他們交戰，事不宜遲，路兒請先上堡指揮，待俺召集全堡戶口，不論老幼婦女，合力助戰，方可抵擋得住，路鼎一面答應，一面已大步踏出，袁鷹兒也急急知會老幼去了，路鼎出得自己大門，抬頭一看，堡外火光燭天，一片人喊馬嘶之聲，自己門口排着一隊近身堡勇，已替他備好戰馬，路鼎一躍上鞍，領着這隊人馬，飛也似的來到前堡，只見堡勇們一面張弓搭箭，一面搬運灰瓶木石一切守城之具，却都暗地佈置，並不舉火，人心也並不慌亂，這也是平日路袁兩人教練有方的成績，路鼎下馬趨上第一層堡壘，攀住前垛，向外一看，只見燈球照耀如同白日，火光中照耀出無數官軍，一層層按着各隊旗色圍住土城，靜立無譁，似乎沒有攻堡的樣子，中間大轟底下，却設着一把摺疊蒙皮的交椅，虎也似的踞着一個全身甲冑的雄壯漢子，面目却看不清，身後排着許多的將弁，似乎刁幹也在其中，一忽兒，有兩匹馬馳近堡下，大喝道，上面聽真，將軍有令，叫你們爲首的路鼎下堡答話，怎的還不現身，如再支吾，立時下令進攻，踏平全堡，那時不要後悔，喊畢，潑刺刺又跑回去了，路鼎大怒，等不及袁鷹兒到來，便想出戰，剛一轉身，猛見磴道上緩步走上三個人來，頭一個袁鷹兒，滿面喜氣揚揚，和初聞官



軍到來一副匆遽神氣截然不同，路鼎却不同他招呼，怔怔的只望袁鷹兒身後，原來他一眼瞥見袁鷹兒身後，跟着一個天仙似的李紫霄，這時紫霄雖然依舊一身縞素，頭上却包了一方素巾，腰上加束了一根索纜，練裙微曳，露出窄窄弓鞋，扶着虎兒的肩頭，媚媚婷婷的走上堡來，路鼎初時很詫異，心想袁鷹兒真荒唐，便是叫老幼出來幫助守堡，也不能叫她和這小孩子出來，誰知再定睛一看，又大爲驚奇，原來弱不禁風的李紫霄，身後却斜背了一柄兩鞘長劍，連小虎兒也掛了一具小小豹皮囊，而且凸凸的似乎装着暗器，驀的記起袁鷹兒說過她得了李老英雄真傳，今日一看，諒非虛語，但是平日見她在弱樣子，終有點信不及，等三人跨上堡來，慌躬身相接道，師妹師弟何必親自駕臨，弓箭無情，便在這堡上，也不妥當，萬一有個失閃，愚兄如何對得起地下先師，依我說，袁兄，還是請師妹們安心回府罷，袁鷹兒還未答言，紫霄嫣然微笑道，今天不比往常，全堡老幼性命，全在路兄袁兄身上，既然袁兄集全堡老幼分頭助守，愚妹雖然女流，豈能安坐閨中，好歹也要湊個數兒，再說，咱們三家先世義結金蘭，手扞此堡，也費了無數心血，今日大難當頭，只有路袁兩姓拼命出力，沒有敵族一人，於義亦屬不合，敵族雖然式微，愚妹和舍弟也應唯力是視，以報九原之心，以全三義之誼，這一番話，非但路鼎佩服得五體投地，連連打躬，便是左右一般壯丁也被這番話感動得忠義奮發勇氣百倍了，袁鷹兒拍手笑道，路兄，師妹說的話，你聽到嗎，這番大道理，你駁得倒嗎，便知不是俺請她老人家出馬的，事後可不能怪俺了，而且俺也曾極力勸她，同衆婦女們到後堡去助守，後堡官軍還沒有合圍，萬一前堡有個失閃，衆婦女從後堡逃走，也容易一點，萬不料俺說了這幾句不中聽的話，受她一頓教訓，說出來的道理，真愧死俺們男

子了，沒法才一同到此的，剛說到此處，猛聽得堡外震天價又是一聲砲響，接着官軍大隊天搖地動的喊起攻城來，路鼎還痴心讓紫霄虎兒回家去，滿以為堡外這樣一威嚇，女孩兒家那經過這樣陣仗，定是嚇回家去的了，那知偷眼看紫霄，鎮定異常，比自己還來得落落大方，最奇小少年紀的小虎兒，一手摸豹皮囊，在壕口上東一張西一探，竟似餓貓找食一般，不禁暗暗稱奇，這時堡外已緊張萬分，一時顧不了許多，向袁鷹兒道，你不必出陣，千萬保護着師妹師弟，我去殺退了黃飛虎再說，袁鷹兒張嘴正想說話，李紫霄秋水為神的一雙俊目，電也似的向袁鷹兒一掃，接過去笑道，路師兄只管放心下堡，待愚妹預祝師兄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，這幾句俗不可耐的話，出諸李紫霄口中，聽在路鼎耳內，比大將軍出師，皇帝親行推轂大典，還要榮耀，還要舒服，只喜得路鼎趾高氣揚，哈哈大笑道，不是愚兄誇口，像這種鼠輩，無非到此送死而已，說畢，舉刀一揮，堡樓上播起戰鼓，一隊出戰壯丁排隊出堡，路鼎跨上戰馬，押隊提刀而出，到了堡外，約住隊伍，一馬當先，却又回頭向堡上一望，只見李紫霄已飄飄若仙的立在壕口，和袁鷹兒指點官軍，路鼎想在紫霄眼前賣露自己本領，橫刀直衝壕心，大呼道，三義堡路鼎在此，喝聲未絕，官軍隊裏閃出一匹馬，一員將來，提着一枝長槍，直奔過來，路鼎舉目一看，只見來將身軀雖然魁梧，坐在鞍上，混混漾漾的不穩，一看便知不濟，路鼎那把他放在心上，更懶得和他答話，兩腿一夾，直迎上前，來將似想張口，不料路鼎觀面便攔腰一刀橫掃過去，慌得來將舉槍迎格，無奈心慌意亂，未及一合，竟被路鼎斬於馬下，路鼎正待擄取首級，官軍隊裏一聲大喝，又是一個手掄雙鋼的戰將，飛馬而出，路鼎一看來將頗為精悍，便橫刀踞鞍，來個以逸待勞，那將驟馬而來，喝一聲大胆村

夫，竟敢戕殺命官，看俺取你首級，喝聲方歇，兩馬已交，雙劍蓋頂而下，路鼎喝聲來得好，舉刀往上一迎，格開雙劍，順着雙馬盤旋之勢，一個獨劈華山，向那將後腦劈下，那將也頗知趣，未敢翻身，一催戰騎，向前一衝，避過刀鋒，重又回身迎戰，這樣一來一往，戰了十餘合，路鼎殺得興起，把一柄長桿闊鋒截頭刀，舞得呼呼山響，逼得來將心慌意亂，原想虛晃一劍，跳出垓心，不意路鼎這柄刀，力沉勢猛，快捷如風，那有脫身的地步，一個招架不住，便被路鼎撥開雙劍，當胸砍入，甲破血飛，滾落馬下，那匹戰馬却自回陣去了，路鼎一連斬了二將，得意揚揚，指着官軍喝道，不濟事的少叫出來送死，叫你們黃飛虎自己出來我有話說，路鼎喝畢，却未見官軍答話，只見旗影翻動，戰鼓雷鳴，一忽兒從大森底下趨出一二百個異樣服色的官軍來，火光耀處，只見一隊官軍，個個都蒙着虎皮，一律荷着倒鬚撓鈎，遠望去便像一羣斑斕猛虎，這羣虎皮兵出隊以後，又是一個高大的虎皮軍弁，雙手捧定黃字帥旗，飛也似的搶出陣來，將到路鼎相近，帥旗向旁邊呼呼一搖一捲，猛可裏霹靂般一聲巨吼，從旗影下突然飛出一員步將，倒拖着一條黃澄澄粗逾核桃的熟銅溜金棍，一現身，便一個箭步竄近路鼎馬前，舉起銅棍向馬頭砸下，這一下勢如疾風暴雨，銳不可當，路鼎眼光正注在那面帥旗上，想不到旗後隱着一員步將，人還未看清，猛孤丁的便趕上前來，換了別個，這一下，馬頭先來個稀爛，幸而路鼎究竟是慣家，跨下也是名駒，向後略一退步，橫刀一格，噹的一聲，火星四迸，總算把棍掃開，這一碰一格，兩下裏都明白對方兵器膂力勢均力敵，却不料那員步將凶悍異常，一看當頭一棍砸不了人家，立時改變花樣，颼，颼，颼，左一個枯樹盤根，右一個烏龍掃地，專在路鼎馬前馬後，馬腰馬腿，亂搗亂掃，忙得路

鼎左顧右盼，前挑後撥，夾着馬團團亂轉，可是一個馬上，一個馬下，加着那員步將舉步如飛，器沉勢足，路鼎自然老大吃虧，一發狠，縱身一躍，跳落馬背，惡狠狠提刀指着步將喝道，那裏來的蠻漢，你愛步戰，咱便與你步下交手，但是好漢，須通上名來，那步將此時却也對面立定了，指着自己鼻子笑道，你不是要會一會黃飛虎嗎，本總兵便是，我看你也是一條好漢，怎的同強人暗通聲氣，劫殺官軍，做出埋名滅族的勾當來，路鼎仔細打量黃飛虎，見他矮矮的身軀，紫巍巍的面孔，却長得虎頭燕頤，鬚髯如蝟，頗為雄偉，即大喝道，你休聽刁幹胡說，俺們清白良民，豈肯辱沒祖先，你們倚勢凌人，信口誣蔑，有誰見俺同強人來往，有何證據為憑，黃飛虎哈哈大笑道，如果真是清白良民，還能提刀殺戮俺的部下嗎，此話暫且休提，只怨他們膿包，死不足惜，你同強人有無瓜葛，也掛在一邊，現在咱們用真實本領來較量一下，你勝得了我，本總兵一概不究，如勝不了我，只有兩條路，讓你自擇，第一條是活路，從此在我手下，做個軍官，第二條是死路，便是殺身滅族，這兩條路讓你挑選，路鼎大笑道，好好，咱就較量一下再說，說罷，兩人各自抖擻精神，酣戰起來，兩人這樣各逞武藝，才是棋逢對手，鬥了一百多合，兀自不分勝負，堡上觀陣的袁鷹兒，恐怕路鼎有失，和李紫霄帶了一小隊堡勇，出堡來掠陣，小虎兒也不肯落後，依然跟在紫霄身旁，惹得對陣官軍詫異非常，尤其是隱在旗門後的刁幹，看見了李紫霄，饑涎欲滴，恨不得飛馬過去，搶了過來，却見紫霄身旁立着一個稜稜的漢子，雙手提着兩柄西瓜般大的銅錘，便不敢冒昧，只希望黃總兵一棍打死路鼎，揮動軍馬殺過去，便可如願以償，不料他這番癡心，幾乎被他料着，原來這時路鼎和黃飛虎，又戰了許久，雖然旗鼓相當，却只吃虧了手上使的

是長傢伙，在馬上固然揮霍有餘，這番下馬步戰，却嫌累贅，黃飛虎又是步戰慣家，手上熟銅棍又是步戰利器，初時並未覺得怎樣，戰到一百多合開外，便覺相形見拙了，這時黃飛虎看出便宜，奮起凶威，把一根銅棍舞得呼呼山響，着着都是厲害招數，逼得路鼎漸望後退，路鼎心裏一急，驀地生出急智，故意虛掩一刀，向斜刺裏拖刀敗走，黃飛虎笑喝道，無知村夫，在老子面前休想用拖刀計，路鼎聞言暗喜，故意脚步放緩，暗地刀換左手，掏出毒鏢來，驀地一回頭，右臂一揚，喝聲着，黃飛虎真也辣手，他雖料不着敵人拖刀計是虛，施暗器是實，却也逐步留神，一見路鼎放鏢，微一停步，只舉手一綽，便把迎面飛鏢綽住，路鼎見頭一鏢落空，正想施展連珠鏢法，黃飛虎已提棍起來，路鼎一個箭步，竄離丈許遠，正待回頭放鏢，不料腦後一陣寒風襲來，路鼎喊聲不好，慌一低頭，以為黃飛虎也施袖箭飛鏢之類，低頭便可避過，那知黃飛虎惜用類似套馬索一類的東西，從小練成的絕技，這種套馬索，不用時藏在胸兜內，臨用時只用手向胸兜一探，順勢向外一拋，便拋出五六丈長的索子，這種索子是用牛筋細髮絞就的，頭上挽着一個大圓圈，打着活扣，套住人和馬時，只向後一抖，便把人馬綁住，順勢一拉，像風箏般連扯帶收，網了過來，黃飛虎倚仗這套馬索，擒降無數馬上勇將，因此得了威名，此時路鼎一施飛鏢，把他套馬索引了出來，而且出於路鼎意料之外，一低頭時，當頭罩下的套馬索，已扣住頸項，路鼎心裏一急，反臂一刀，想把繩索砍斷，那知這種牛筋細髮絞成的繩索堅韌異常，而且黃飛虎手段何等迅捷毒辣，刀方碰一下，人已跌倒，原來套住脖子的活扣兒，經黃飛虎用勁一收，立時緊緊的扣住路鼎咽喉，這一下猛勁兒，非但咽喉被人扣住，連大氣兒也幾乎背了過去，所以想舉刀砍索時，那邊猛力

一扯，當然跌倒，那有還手的功夫，在這危機一髮當口，眼看路鼎要被官軍生擒，想不到黃飛虎驀地一聲狂吼，右手甩掉套馬索的皮套兒，急急捧着面孔，回頭就跑，同時各人眼前一亮，宛似堡下飛起一隻大白鶴，却似閃電般落在路鼎身旁，衆人急定睛看時，原來便是一身縞素的李紫霄，却見她寶劍出鞘，只隨意一揮，便把路鼎項上拖着的套索斬斷，路鼎這時絕處逢生，真合得上感愧交縈的那句套語，一骨碌跳起身來，自己解掉項間活扣，惡狠狠便要提刀趕去，恰好袁鷹兒也自趕到，挽住路鼎道，路兄息怒，黃飛虎沒佔了半點便宜，反而吃了大虧，這一下已夠他受的了，你看他們自己也烏亂起來了，路鼎不解，向官軍隊裏一看，果見他們弓箭手在前，後面旗影翻動，也步步退去，猛想起黃飛虎爲何不見，正想啓問，忽見李紫霄身後轉出小虎兒，拉住紫霄衣袖問道，姊姊，你看那邊裝老虎嚇人，想射死俺們咧，俺再賞他幾下罷，紫霄笑喝道，不許你胡來，快隨俺回去，一手拉住小虎兒，笑對路鼎說道，今晚他們不致攻堡，同他們這樣廝拼，也非了局，不如暫先回堡，從長計議罷，說罷，和小虎兒竟自姍姍回堡去了，路鼎還想再決雌雄，經不住袁鷹兒死拉活扯，才勸住收兵回堡，好在那邊官軍，因爲主將受傷，也不敢輕放一箭，副總兵刁幹更是明會自己，不濟，只調弓箭手擋住陣前，後隊作前隊，步步向後退去，等得路鼎收兵回堡時，官軍已退下里把路了，路鼎和袁鷹兒回到堡上來，問起黃飛虎正在得手，如何便吃了虧，收兵退去，袁鷹兒笑道，我真佩服小虎兒，這樣小小年紀，有這樣智謀，這樣本領，將來真不可限量，誰也料不到李老師傅留下這樣一雙姊弟，更想不到咱們三義堡有這樣人物，而且還是出在人單丁薄的李姓家內，話還未完，路鼎急得跳起腳來道，你怎的變成這樣婆婆媽媽的脾氣，我問的要緊

話不說，老繞這大灣子做啥，袁鷹兒笑得躁脚道，你且休息，聽我說呀，當你下馬步戰時候，紫霄悄悄對我說，斷定你要吃虧，她說了這句，却向小虎兒耳邊低低說了幾句話，等得你們一追一趕，施展毒藥鏢擋口，小虎兒已溜步到你們近處，你果然無暇顧及，便是黃飛虎也心無二用，小虎兒一個小孩子家，官軍也注意不到，等到你吃虧跌倒，俺急得沒法擋口，却在那一霎兒功夫，小虎兒伸手在豹皮囊中掏出兩枚金錢鏢，飆準黃飛虎悄沒聲兒的雙手齊發，黃飛虎總算祖上有德，兩眼沒有全廢，一枚着在眉心，弄得血流滿面，掩臉而逃，這一下，大約黃飛虎也夠受的了，最驚奇的是黃飛虎掩面而逃的擋口，紫霄師妹，金蓮一點，便像白鳳凰似的憑空飛出五六丈遠，並不落地，只在半空裏再一疊勁，便飛落在你身旁了，你想這種燕子飛雲蹤的功夫，從來只有耳聞，並未目見，想不到出在咱們三義堡女子身上，豈不可喜，而且這位絕世無雙的俏佳人，又是你的，……：……：……路鼎一聽明了來蹤去跡，不待他再說下去，一伸手，拉住袁鷹兒，拔脚便向堡下跑去，袁鷹兒被他一路拉着沒命的飛跑，鬧得個脚不點地，外帶着昏頭昏腦，不明所以，路上連連問他是何意思，路鼎偏不答理，一忽兒功夫，被路鼎拉着跑到李紫霄家門口。

## 第十一章 三義堡與玉龍岡的關係

袁鷹兒這才明白，呵呵大笑道，我的路爺，原來你想謝謝人家救命大恩，爲何不早說明，害得俺跑得滿身大汗，這是何苦呢，路鼎哈哈一笑，正想答話，猛見兩扇短短的籬笆門內，暮

地跳出小虎兒來，指着兩人憨笑道，我道是誰，在俺門口失神落魄，原來是你們兩人，你們來此作甚，路鼎慌陪着笑臉說道，小弟弟，師妹在家嗎，小虎兒點點頭，兩隻黑漆似的小眼珠兒，骨碌碌向兩人看個不停，路鼎心裏急於要見李紫霄，拉着袁鷹兒便向門內邁步，不料小虎兒兩隻小手一攔，笑嘻嘻再回手向自己鼻尖一指道，先還我寶貝，再見姊姊去，兩人茫然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一時答不出話來，小虎兒一張粉搓玉琢的小臉蛋兒，頓時繃得鼓一般緊，兩個小眼珠滴溜溜一轉，冷笑道，唉！虧你們養得這麼大，剛才的事兒，便忘記了，邊說邊向路鼎臉上一指道，我爲你失掉了兩枚金錢鏢，難道好意思不賠還俺嗎，路袁兩人猛然覺悟，路鼎更爲慚愧，慌向小虎兒作揖道，我的小小弟弟，今天愚兄真虧了小小弟弟，豈但那兩枚小小金錢鏢還，小小弟弟要甚麼東西，愚兄只要有法子想，都要送給小小弟弟的，愚兄同袁兄到來，便是向師妹師弟道謝來的，你不知愚兄心裏這份感激，不是嘴上說說便能算事的，小小弟弟，日子長着呢，你看着罷，路鼎剛說到此處，李紫霄已從屋內婀娜出來，一面同路袁兩人歛衽爲禮，一面數說小虎兒道，小孩兒口沒遮攔，又向人使刁了，平日怎樣說你來，小虎兒咬着指頭一蹦一跳跑到籬外去了，路袁兩人慌打躬說道，師弟並沒有說甚麼，俺們來得魯莽，乞師妹原諒，紫霄一笑，引兩人到了屋內坐下，笑說道，官軍雖然退去，未必甘心，今晚倒要格外當心，兩位師兄怎的還有閒功夫光降呢，這樣一說，路袁兩人格外欽服，顯得自己舉動燥切，路鼎心有別注，也顧不得這許多，倏的立起來，便向李紫霄裙下拜倒，真來了個五體投地，紫霄大驚，慌退在一邊道，師兄爲何如此，豈不折殺愚妹，這時袁鷹兒開言道，路兄在堡外交戰時，顧不及旁事，收兵回堡，經俺說明，才知師妹救了他，路兄不聽則



已，一聽到這話，拉着俺一陣風似的便跑到府上叩謝來了，紫霄剛要答話，不料路鼎直挺挺跪在地上，兩手亂搖道，不是這個意思，俺今天跪在師妹面前，是有求而跪，並不是謝恩來的，袁鷹兒一聽話風不對，心想這才是笑話，明明是謝恩，却說不是，難道有恩不謝，先來個鑼對鑼鼓對鼓，死賴活扯的求起婚來嗎，也要問問人家願意不願意呢，大約今天連俺姓袁的也要弄到沒趣才散，那知袁鷹兒念頭剛起，路鼎已跪在地上說出一番話來，他說，今天師妹非但救了俺路鼎一人，同時也救了三義堡一堡性命，這樣大恩，豈是跪在地上，叩幾個頭就能算數的，再說，俺這位俠腸義胆的師妹，也不稀罕這幾個頭，愚兄所以百事不管，先拉着袁兄急急到此，完全爲的是此後全堡老幼性命，俺們今天既然和官軍破了臉，看來難以善罷甘休，將來又不知發生若何風險的事，俺和袁兄這點本領，萬難濟事，天幸一堡有救，俺們有這樣智勇雙全，強勝男子萬倍的紫霄師妹，從此以後，俺們兩人 and 全堡壯丁都得恭聽師妹號令，才能轉危爲安，否則全堡幾百戶人家，都要不堪設想了，所以俺秉着十二分誠心，代表全堡老幼，總得求師妹應允下來，師妹是巾幗丈夫，千萬念着當初三姓祖先，手刖三義堡的義氣和英名，俯允愚兄罷，這一番話真說得詞嚴情至，面面俱圓，大出袁鷹兒意料之外，袁鷹兒又驚又喜，真想不到路鼎有這一手，心裏一機伶，也咕噥的跪在路鼎身旁了，不料路袁兩人矮了半截擋口，屋門外小虎兒正在偷偷的走着，兩人說完，小虎兒猛的跳進屋來，朝着兩人舌頭一吐，扮了一個鬼臉，嘻嘻的一指道，唉……紫霄笑喝道，虎弟休得頑皮，快扶兩位兄長起來，路鼎連連搖手道，師妹好歹看在祖先面上，應允了愚兄們，才能起來，紫霄面孔一整，似帶着不悅的神氣，一霎時却又滿面春風，歛衽爲禮道，愚妹早已

說過，唯力是視，否則也不到堡外助兩兄一臂了，這層不必兩兄求得，至於兩兄要把千斤重担加在一個女流身上，這事關係何等重大，教愚妹怎敢冒昧應承，而且也不必這樣舉動，兩兄只管照舊行事，用得着愚妹時一定効微勞便了，虎弟快請兩兄起來，小虎兒一語不發，向兩人中間一插身，兩臂一分，一手提着一人手膀，喝一聲起來罷，竟把兩人輕輕提起，路袁兩人吃了一驚，想不到虎兒小小年紀，臂力真還不小，自己想賴在地上萬不能夠，身不由己的被他提了起來，路鼎厚着臉，兀自千求萬求要紫霄統率全堡，紫霄笑着，請兩人坐下，然後笑道，依妹愚見，咱們要抵抗黃飛虎這支兵馬，却也容易，就怕事情鬧大，弄假成真，牽動別處官軍，接二連三的來搗惱，那時節衆寡懸殊，有通天本領也難以此安身，現在咱們千萬不要小題大作，總要從息事寧人方面着想，袁鷹兒道，黃總兵這人脾氣，到死也不服輸的，又加上刁幹從中挑撥是非，事情已到這樣地步，還有甚麼和解的法子呢，話未說完，忽然門外火光熊熊，人聲嘈雜，搶進幾個壯丁，提着火把，喘吁吁報道，俺們各處尋不着堡主和袁爺，原來在此，路鼎慌問道，有何急事，壯丁道，堡後又來一支兵馬，打着玉龍岡旗號，爲首一個凶臉大漢，騎着馬，直叩堡門，口稱探得三義堡被官軍圍困，特來助陣，請堡主出來，便能認識，路鼎大喜道，事已到此，索性同他們真個聯合起來，便不懼官軍了，待我出去見見來人是誰，說畢，便向紫霄告辭，紫霄蛾眉微蹙，似想說話，忽又咽住，袁鷹兒一時心亂如麻，也說不出所以然來，只好任路鼎去了，紫霄和袁鷹兒送了路鼎出屋，重又回轉屋內，紫霄便向袁鷹兒問道，玉龍岡離此不遠，却不知爲首何人，有多少人馬，平日怎樣規模，袁鷹兒道，說起玉龍岡強徒嘯聚已不止一二年，玉龍岡周圍四十餘里，重山疊嶺，路

律險仄，天生是綠林潛伏之所，現在爲首的綽號，叫作翻山鷄，原是逃軍出身，武藝頗不弱，手下很有幾個饒勇頭目，其中有一個綽號黑煞神，一個叫過天星的本領最高，是翻山鷄的左右臂膀，統率着一二千嘍囉，在玉龍岡四面要口，設着關隘，佈置得鐵桶一般，平時翻山鷄本人仰慕路兄，曾經到咱們堡中來過幾次，俺也見過他，雖是綠林，却也長得堂堂威武，咱們路兄同他還很說得上來，這次俺們爲了他們的事，殃及池魚，大約他們探得官軍消息，過意不去，所以派人來助陣了，但是這樣一來，刁幹誣蔑我們的話，反而坐實了，這時俺真心亂如麻，想不出怎樣對付才好，師妹智勇出衆，定有高見，趁此要緊擋口，千萬求師妹想個萬全之策才好，紫霄毫不思索的說道，這時那有萬全之策，官軍方面已有嘴難分，玉龍岡方面又明目張胆的趕來助陣，當路兄匆匆出門時，愚妹本想說話，因路兄走得慌忙，不曾說出，此刻袁兄問到筋節兒上，不由愚妹不說了，不瞞袁兄說，今天的局面，在兩三年前，先父在世時，早已料及了，袁鷹兒茫然不解，怔怔的望着紫霄問道，這事真怪，李老師傅怎能料到死後的事呢，紫霄黯黯道，說破一點不奇，先父在世時常對愚妹說，自從路袁李三姓開設三義堡以後，足足過了百把年太平世界，洪武爺一統江山以後，直到現在，中間也不過百餘年政通人和，可是天下沒有長安的道理，在上面的一代不如一代，在下面的，自然也一年不如一年，你看近年天災兵禍，接連而至，奸臣朋黨絡繹而興，都是由盛而衰的壞現象，就眼前說，咱們三義堡在太平時，真可算世外桃源，到了現在，却正居豫晉陝三省險要用武之地，爲兵家所必爭，以後那有好日子過，爲堡中三姓子孫着想，到了亂世沒有道理可講時候，祇有全堡遷地避亂，如果子孫有特出人物，部勒羣衆，做一個海外扶餘，再進一

步，也不妨待時應變，由保身保鄉而進於保國，我平時留心，近在咫尺的玉龍岡，形勢天險，戰守俱宜，倒是三義堡的一個退步，山內也可開墾出幾百頃良田，最沒法想，便是三姓子孫在玉龍岡自耕自織，也可苟全亂世了，上面是先父一番遺言，時時存在愚妹心上，不幸先父去世以後，便聞山上已佔據了強人，最近這些日子，更是強人蠢起，到處弄得兵亂年荒，果真被先父料着了，加上今天被官軍一逼，咱們想再安居三義堡，已是萬萬不能，恰好此刻玉龍岡強人又派人來助陣，依妹愚見，不如因機乘勢，暫先和玉龍岡結成犄角之勢，過幾天再看風色如何，萬一官軍逼得咱們無路可走，祇有把全堡老幼遷入玉龍岡中，可是此地爲玉龍岡咽喉之地，將來爲屏藩玉龍岡基業起見，也應堅守此地，使省裏官軍，不敢輕視山寨才好，至於玉龍岡翻山鷓鴣等強徒，大約都是智勇不足之輩，不是愚妹誇口，略使小技，便叫他們服服貼貼恭聽兩兄命令，那時咱們有了這般人馬爲羽翼，便可隨時號召四近綠林，增厚自己勢力，萬一國家有事，咱們一樣可以異軍突起，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，誰敢說咱們是綠林呢，這是愚妹女流之見，袁兄你看怎樣，李紫霄這一番話，袁鷹兒非但口服心服，而且驚奇非常，想不到平日沉默寡言的美人兒，忽然一鳴驚人，有這樣胸襟，說出這樣志高氣壯的話來，不但保全了三義堡，而且還埋伏了將來的大事業，平日自己和路鼎雖曾有過這樣意思，却沒有想得這樣透澈，決斷得這樣果敢，現在經她一說，果真非這樣做去決沒有第二條善路，看來要統率全堡和號召四近綠林，也除非有她這樣本領，這樣智謀不可，自己在江湖上奔走了這些年，想起來真也慚愧，聽了這一席話，才豁然開朗，愁雲掃盡，當下連連拍手稱妙，却在這擋口，路鼎近身堡勇已奉令來請袁鷹兒李紫霄到路宅赴席，堡勇還鄭重說

明，務請李小姐駕臨，有玉龍岡幾位英雄在那邊恭候，袁鷹兒笑道，路兄未免疎忽，既然仰仗師妹，怎不親自到此迎迓，紫霄笑道，這倒應該體諒路兄，他不明白玉龍岡來人，小妹願不願見面，沒有把握，自己又不能分身，只好差人來了，但是小妹既然說出那番話來，兩兄如果贊成，此後小妹斷難深藏閨閣，說不得要替兩兄分勞，今天玉龍岡關係非常重大，路兄來叫愚妹赴席，也藏着此意，愚妹祇可略去小節，出乖露醜的了，袁鷹兒大喜，真佩服她心細如髮，紫霄又說道，袁兄且請稍待，讓愚妹和舍弟到側屋略一更衣便得，袁鷹兒唯唯應着，揮手叫保勇先回去通知路鼎，自己在外屋坐候，半晌，忽見紫霄換了一身玄色衣服而出，這身衣服，在別個女子身上，無非鄉村的荆釵布裙，毫不足奇，但是在紫霄身上，便覺得修短合度，纖潔絕塵，另外用一幅玄巾齊眉勒額，束住一頭青絲，在鬢邊隨意打了一個不長不短的燕尾結子，襯着一張宜噴宜喜的俏面孔，格外顯得整潤如玉，淡雅若仙，身後跟着小虎兒，梳着一條冲天杵，胸前斜掛着豹皮囊，還背上紫霄用的那口長劍，袁鷹兒一見紫霄出來，慌立起身笑道，師妹真是細心人，恐怕一身白衣，不便進人家去，特地換上青色的衣服，可是不論青的白的一到師妹身上，便覺飄飄絕世，那般插花衣錦的庸脂俗粉，益覺其形可醜了，紫霄微笑不答，便同袁鷹兒姍姍向屋外走去，袁鷹兒回頭笑道，師妹師弟都出門，怎不把家門鎖上呢，紫霄一笑，指着小虎兒背上寶劍道，妹家除掉此劍別無長物，也不怕別人偷了東西去，再說咱們三義堡，別無雜人，兩兄管理得井井有條，也可以說路不拾遺了，袁鷹兒一面走一面笑道，俺不信師妹這柄劍比旁的東西貴重，難道真是口寶劍嗎，紫霄尚未答話，小虎兒已忍不住，小嘴一撇，悄悄笑道，虧你走南闖北，活得這麼大，連口寶劍都不

識，還混充練家子哩，紫霄笑喝道，小孩兒又胡噉的甚麼，袁鷹兒訕訕的不好意思，順手在小虎兒背上抽出寶劍來，立定身，細細一看，果真澄如秋水，寒若秋霜，映月生輝，鑑人毛髮，不覺失聲喊道，果然是口好劍，想是李老師傅的遺物，紫霄道，此劍名稱甚奇，劍身上面刻着「流光」二字，一面刻着「建興二年」，都是漢隸，據先父說，「流光」是此劍之名，「建興二年」是後漢吳國孫亮年號，確係古物，最可貴的，看表面並不十分鋒利，一經運用，不但吹毛斷髮，而且無堅不摧，便是今天黃總兵所用的套馬索，完全用髮絲牛筋製成，不是俺流光劍，怎能一揮而斷呢，這柄劍，先父愛若性命，因為它是俺家祖先傳家之寶，先父去世，愚妹無非代為保管，等待虎弟長成，便歸他保守了，袁鷹兒贊歎一番，依然插入鞘內，兩人一路談談說說，已來到路家門口，只見路宅大門外，拴着幾匹駿馬，列着許多手持軍器的大漢，却不是堡勇裝束，便知是玉龍岡的人物，其中也有幾個堡勇，正在殷殷招待，一見紫霄袁鷹兒到來，慌進內通報，一霎時，路鼎春風滿面直迎接出門外來，後面跟着鐵塔般一個濃眉環眼的大漢，袁鷹兒向紫霄耳邊微語道，此人便是玉龍岡的黑煞神，一語未畢，路鼎已搶至面前，向紫霄兜頭一揖道，師妹惠然光降，真是蓬華生輝，榮幸之至，復向黑煞神一指道，這位是玉龍岡……紫霄立時接過去說道，已聽袁兄說起，久仰得很，黑煞神未曾見過這樣姿色女子，竟有點目亂心搖，舉動失措，慌把雙手亂拱，獷聲獷氣的說了幾句俗不可耐的周旋語，彼此寒暄一陣，相同入內，到大廳坐下，路鼎還未開口，袁鷹兒先向路鼎使個眼色，調到一邊，把紫霄一番高見，細細的告訴他，在這擋口，客座上只剩黑煞神和紫霄小虎兒三人，黑煞神原是個色中餓鬼，起初聽路鼎說出紫霄如何本領，如何一出手便

打退黃飛虎，黑煞神以爲這樣女子，定是母夜叉一般的人物，路鼎又有意把紫霄大捧特捧，說是敝堡一切，全仗紫霄內中主持，便是自己，也要聽命於她，黑煞神原是聯絡三義堡來的，當然力求拜見，路鼎也要倚仗着紫霄本領，抬高三義堡英名，兩下裏一湊，便派心腹堡勇謁誠迎請，還怕紫霄不來，想不到他離開李家，紫霄和袁鷹兒已定下大計了，不過黑煞神一見紫霄，原來是個弱不禁風的美貌女子，便把路鼎高抬的話，當作有意吹牛，又動了色迷，此刻相對之下，趁路鼎離座，未免言語之間，露出輕薄來，一時忘其所以，涎着臉，借着獻茶爲名，意想挨近前來，不料剛一抬身，呵着腰，雙手捧起茶盃，猛聽得啗的一聲響，手上茶盃無故四分五裂紛紛掉落地下，整盤滾熱的茶，飛濺了一臉，鬧得個頸粗脖子，手足失措，而且盤片掉地，其聲清脆，驚得路鼎袁鷹兒，慌慌跑來，還以爲黑煞神粗手粗腳，偶爾失手，慌命人將碎裂磁片掃過一邊，卻沒有留意到小虎兒在一旁暗暗冷笑，紫霄却依然談笑自若，毫不理會，黑煞神難以爲情之下，還疑心自己指勁太大，茶盃太薄，其實他沒有留神地下碎磁片中，還有一枚小小的金錢鏢，也被下人們掃在垃圾堆內了，這一來，小虎兒連前一共損失了三枚金錢鏢了，一廳的人，只有紫霄看得明明白白，暗暗好笑，心想這一下警告，黑煞神居然尙未覺察，如果再做流出下流樣子來，說不定自己要給他一個厲害看看了，這時路鼎袁鷹兒有了主兒，却已掃除浮文，和黑煞神談起正經來了，照黑煞神意思，便要當晚會同三義堡人馬，攻上前去，索興殺得官軍片甲不回，一了百了，袁路兩人却是仔細，說是且看今晚官軍有無動靜，明日再作理會，當下吩咐廚下，擺設筵筵，款待黑煞神，謝他助陣厚意，一面也算向紫霄姊弟道勞，酒席擺上，依次入座，自然上面首座是黑煞神，次座是紫

霄和小虎兒了，紫霄在平日深藏不露時節，雖然是個深閨弱女，不要說同綠林人物坐在一起喝酒，便是路宅一個大門，也休想他抬頭一看，但是今天一顯身手，和侃侃表示一番計劃以後，同以前截然換了一個人了，雖然一樣嫵媚多姿，却落落大方，一掃兒女羞澀之態，席上杯籌交錯之間，從容酬應，處處中節，這其間樂殺了路鼎，想不到黃飛虎一來，倒成全了自己和她容易易的接近了，路鼎本人雖無眷屬，家內也有不少女眷，聽得李紫霄忽然露出絕大本領，而且踏進門來，和陌生男子一塊兒喝酒，也算得一件希罕事兒，一齊偷偷躲在大廳屏風窺探，而且都知道路鼎這幾年，癡心妄想，全爲的是她，益發要看看他們兩人在席上怎樣詞色，豈知席上樂興大發的，不止路鼎一人，還有高踞首座近接芳鄰的那位黑煞神，也樂迷糊了，原來他打碎茶盃以後，還不死心，此刻美人兒坐在自己最近的第二位上，薈澤微聞，脂香若卽，又加上酒爲色媒，幾杯落肚，狐狸尾巴又要顯露真形了，他兩隻野貓眼珠，被黃酒一灌，紅絲密佈，怪眼圓睜，直勾勾只管向紫霄直睽，他看得紫霄面前一隻酒杯內，點水不沾，便怪聲怪氣的催紫霄乾盃，形狀非常難看，路袁二人恐怕紫霄着惱，慌用話打岔，無奈黑煞神是個蠢物，只管向她兜搭，那還有心情理會別人，這地方李紫霄真來得，依然有說有笑，益發逗得黑煞神魂離魄散，心裏一迷糊，條的立起身，在席面上搶起一把酒壺，涎着臉，挨近紫霄，嘴裏瘋言瘋語的逼着紫霄快乾了面前盃，意思之間，還要敬她三盃，這一來，路鼎勃然大怒，正想發話，猛見紫霄身子並不動彈，祇微微一笑，伸出纖纖玉指，向黑煞神執壺右臂，輕輕一按，笑說道，不勞勸酒，且請你安靜一會兒，這一下，黑煞神樂兒可大發了，腰兒呵着，壺兒捧着，眼珠兒瞪着，依然板着一付尷尬面孔，留着半身小丑醜相，



却把這付身架，端得紋絲不動，宛如木雕泥塑，可是面上由黑變黃，由黃變青，滿頭迸出黃豆大的汗珠兒，一粒粒直滴落下來，路鼎由怒變驚了，袁鷹兒由驚轉喜，都睜着黑煞神這付怪相，弄得變貌變色，惟獨小虎兒拍手大笑，袁鷹兒嘖嘖稱贊道，師妹本領，真無人可及，談笑之間，施出點穴功夫，而且點得又準又確，恰到好處，非內家功夫真有心得，決難辦到的，這時路鼎雖也惱怒黑煞神褻瀆自己愛人，可是自己是主人，又關係着玉龍岡情面，慌離席向紫霄連連長揖，替黑煞神求情，紫霄笑道，這種混帳東西，讓他難受一忽兒，使他明白我們三義堡連一個婦女也不能欺侮的，袁鷹兒也笑道，師妹暫且饒他初犯，我們看在玉龍岡寨主面上，寬恕他罷，二人左說右說的一陣討情，其實黑煞神聽得出，看得見，肚內也是明白，只苦整個身子，已不由自主，非但出不了聲，連動一動都不能，他這時才明白李紫霄不是好惹的，幸而點的是麻痺穴，還不至有性命之憂，但是這付怪形狀，也夠看半天的了，正在啞急，却聽得紫霄冷笑道，愚妹今天若不顧全兩家大體，和兩兄情面，定要追取他狗命，現在姑且饒他初犯，下次再有這樣行爲，撞在愚妹手上，不要怨俺心狠手辣，路袁兩人慌諾諾連聲，稱謝不止，紫霄一抬手，先從黑煞神手上奪下酒壺，隨手向他後腦一拍，說也奇怪，黑煞神鐵塔似的身軀，經不起這一拍，立時啊喲一聲，全身打了一個寒噤，便直矮下去，紫霄又隨手向他肩上一按，端端正正坐在椅上，却搭拉着腦袋，兀自說不出話來，紫霄趁此立起來，拉着小虎兒走下席來，向路袁二人道，妹已叨擾，卽此告辭，路鼎不敢強留，再三道歉，袁鷹兒却看得黑煞神兀自垂頭搭腦，不知紫霄真個能救過來沒有，向黑煞神一指道，此人怎的還是如此，紫霄笑道，不妨，少待一忽兒，便能復原，妹不便在此，教他自己

警覺便了，說畢，扶着小虎兒肩頭，姍姍向外走去，路袁兩人慌恭送如儀，直送到大門外，紫霄却在有意無意之間，回眸一笑，這一笑，袁鷹兒並無感覺，只路鼎領略溫馨，宛如甘露沁脾，百體俱泰，直至紫霄走得不見身影，兀自引領癡立，袁鷹兒笑道，路兄趕快努力，真個能得這樣巾幗英雄，白頭偕老，這份福氣，也就無人及得了，路鼎一轉身，向袁鷹兒深深一揖道，全仗大力成全，兩人大笑，回到廳來，一看席上空空無人，不知黑煞神到何處去了。路鼎大驚，慌問侍候酒席的壯勇，壯勇回道，兩位堡主送客出去擋口，黑煞神繇地如夢初醒，面上似羞似怒，一頓腳，立起身，指着廳外說了一句，不報此辱，誓不爲人，便跳出廳外，一擰身，飛上屋簷，眨眨眼便不見蹤影了，俺們不敢攔他，正想報知，恰好兩位爺進來了，路袁聽了這話，面面厮看，做聲不得，袁鷹兒更是滿臉愁容，路鼎恨道，這人太無禮了，自己不夠人味，反恨人恥辱他，再說我們並沒有虧待他，怎的不辭而別，竟自逃走了，袁鷹兒道，這倒不然，黑煞神是個草包，他偏在我們送人出門擋口，回復過來，一看席上無人，以爲我們串同一氣，有意羞辱他，所以惱羞成怒躁躁腳就走了，這一走，定必瞞住自己短處，在翻山鷓面前挑撥是非，翻山鷓也是有勇無謀的脚色，說不定又要鬧出事來，這一來豈不把我們計劃滿盤推翻男生枝節嗎，經袁鷹兒這樣一說，路鼎也是雙眉深鎖，連連搖頭，袁鷹兒忽然向旁立壯勇吩咐道，你看門外黑煞神帶來的人馬，有無變動，快來回話，壯勇領命去訖，路袁二人也無心再入席，命人撤去，就在廳上商量辦法，談不了幾句話，忽見小虎兒飛步進來，拉着袁鷹兒在耳邊低低說了幾句話，回頭就跑，袁鷹兒想再問幾句，小虎兒脚步飛快，已跑得無影無踪，慌立起身拉着路鼎向門外直跑，路鼎慌問甚事，袁鷹兒匆匆說了

句到後便曉，只一個勁兒催着快走，兩人像弩箭離弦似的飛奔了半里把路，正是紫霄住屋相近所在，一片人跡稀少的荒林，兩人來得匆忙，沒有帶着火種，幸而一輪明月，當頭高照，依稀看出，林外立着一個小孩，不住的向兩人招手，兩人奔近一看，正是小虎兒，慌問道，令姊何在，小虎兒向林內一指，兩人不問所以便跑進林內，却聽得一株粗逾合抱的老年枯樹上，有人喊着，我的老祖宗，我的姑太太，俺黑煞神有眼無珠，得罪了你老人家，從今以後，俺黑煞神算服你了，求你高抬貴手，饒俺一條狗命罷，又聽樹下不遠，似乎是紫霄口音，喝道，你此刻也知道厲害了，你要活命，須割誓從今以後聽俺號令行事，我叫你往東，你便不能往西，黑煞神沒命的求饒道，俺已是口服心服了，從此以後，準聽你老人家的號令，叫俺水裏火裏去，俺決不繃一繃眉頭，俺黑煞神一生口直心直，便是魯莽一點，您老人家高抬貴手罷，遲一息兒，吶噫一聲，俺黑煞神便交代了，兩人聽得又好氣，又好笑，却又佩服紫霄本領，真有神出鬼沒之能，慌抬頭向樹上仔細看時，原來這棵枯樹，年久月深，足有五六丈高，頂上虬幹四攬，蟠屈如龍，最高的一枝弩出的細幹又枒內，似乎橫攔着黑黢黢的東西，看情形便是黑煞神，這樣高的一枝細幹硬攔着黑煞神的笨重身軀，真也險到極點，而且細看手脚並未縛住，却一動不敢動，因為四肢朝天，沒有着力地方，一動，便掉下來，成爲肉醬了，偶然微風飄過，枯枝上蕪蕪直響，嚇得頂上黑煞神，啞着聲兒喊救命，慕見李紫霄仗着明晃晃寶劍，從樹後飄身而出，一見路袁兩人，使悄悄向他們搖手，似乎叫他們退出林去，兩人不解，猛地身後有人拉扯衣襟，轉身一看，正是小虎兒，低低向他們說道，你們快隨我來，說畢，拉着兩人直跑出林外來，立定身，向兩人說道，我忘記一句話囑咐你

們，俺姊姊本對我說，叫你們不必進林，叫我在林外候着你們時，陪到俺家去，等候姊姊事畢到來，有要緊的話和二位說，幾乎誤了事，你們快隨俺家去罷，說畢，便拉着兩人直奔紫霄家中，袁應兒猛然覺悟紫霄用意，知道紫霄預備收服玉龍岡一般人物，看準黑煞神是個莽夫，恩威並施，先把他收伏下來，然後於中行事，這樣一看，可見紫霄用心之深，問起小虎兒，才知紫霄和小虎兒離了路家慢慢行去，偶一回頭看見路家圍牆上，立着一個大漢，四面狼顧，借着月光，看出是黑煞神的形狀，略一凝思，便知他惱羞成怒，不安於席了，秋波一轉，頓時計上心來，在小虎兒背上解下寶劍，束在自己腰間，又低低囑咐了小虎兒幾句話，一轉身跳上沿路人家屋簷，施展輕身本領，宛似一道青烟，直飛到黑煞神相近對面屋上，猛地一聲嬌喝道，夤夜跳牆，意欲何爲，黑煞神路徑不熟，正在四面亂望，想辨認自己帶來人馬，駐在甚麼地方，好下去率領出堡，連夜回山寨去，再興問罪之師，猛不防冤家路窄，李紫霄突然在他面前出現，他這一份怨氣可大了，也顧不得利害關係，只想拼個你死我活，洩一洩滿腔怨氣，當時大吼一聲，拔出腰刀，縱身跳向前去，乘勢用一招烏龍入洞，連人帶刀，直擲過去，滿望把紫霄擲個透明窟窿，那知這一擲，把一個娉娉婷婷的美人兒擲得無影無踪，而且用力過猛，擲了空，上身一撲，腳底下便站不穩，踏得人家屋瓦粉碎，響成一片，幸而屋底下沒有住人，是所廢屋，否則驚動左鄰右舍，必鬧得天翻地覆了，黑煞神心慌意亂，待得穩定身形，向前看時，李紫霄笑哈哈立在兩丈開外一堵牆上，向他招手兒，逗得黑煞神眼中出火，他也不想想人家何等功夫，兀自暴躁如雷，跳向前去，等到他跳上那堵牆時，紫霄已翻身飄落，指着他喝道，你有胆量敢到那面林中較量勝負嗎，黑煞神兩顆眼珠，

瞪得鷄卵大，喊一聲丫頭休走，今晚你逃得天邊，老子也要趕上你，喊畢，便跳下牆追向前去，兩人緊追慢趕了一程，便到了那片樹林，紫霄倏的立定身，鏗的一聲，抽出流光劍，向黑煞神一指道，你有本領，儘管獻出來罷，黑煞神那顧高低，大吼一聲，舞動腰刀，飛也似的裹將進去，那知棋高一着，縛手縛腳，紫霄只輕描淡寫分花拂柳般同他周旋，不到幾個回合，蓮翹起處，便把他腰刀踢去，再用金蓮一點，黑煞神身不由己的跌躺下去，紫霄這番却不用點穴法了，一伏身，單臂捉住黑煞神腰帶，一個旱地拔葱，直飛上那株枯樹半腰交叉幹上，提着黑煞神，一口氣度幹竄枝，直到樹頂上，檢了叉枒交幹處所，把黑煞神仰天一攔，更不停留，自己飛身飄下地來，以上這番情形，路袁兩人從小虎兒口中打聽出來，又親自聽得黑煞神在樹上哀求口吻，自然驚喜交加，三人等了一會兒，便見紫霄引着黑煞神到來，看那黑煞神形態，宛如鬪敗公鷄，以前飛揚跋扈的神情，一點也無，一看二人在此，鬧得紫脹了面皮，紫霄却笑說道，咱們不打不成相識，這位黑兄端的好本領，而且性氣直爽，不愧英雄本色，此後咱們都是休戚相共的人，兩兄要另眼相待才是，路袁二人明白紫霄意思，慌起立相迎道，我們正找黑兄不見，有人說在此，所以特來奉迎，諸事簡慢，還要請黑兄原諒才是，黑煞神雖然粗魯，衆人這番周旋，他也覺悟得出來，心裏異樣的感激，不覺真誠流露，大聲喊道，俺有眼無珠，到此才識李小姐，英雄無敵，怪不得黃飛虎吃了苦頭，便是俺山寨平日稱雄道霸的翻山鷄，論真實本領，那及得李小姐，俺黑煞神別無好處，只不會藏奸，不瞞兩位說，俺從此對李小姐五體投地了，依俺主見，這一帶綠林人物，那一個及得李小姐，俺們便推李小姐爲主，先佔據玉龍崗作個基業，然後號召各山頭，大大的幹他一番，

誰不服李小姐號令，俺便同他拼命，此刻俺已同李小姐商量好，把俺帶來人馬留在此地，幫助守堡，由俺一人回玉龍岡去，和翻山鷓等說明就裏，叫他恭迎小姐進山，做個總寨主，此地算個分寨，這一來，那怕黃飛虎，便是合省官軍齊來，也不怕他們，而且闖禍的瓦岡山一股人馬，也不由他不感激咱們，俺早知瓦岡山寨主姓馬，綽號老獼猴，也是個有勇無謀之輩，不愁他不聽俺們號令，事不宜遲，俺就起身回山，好歹明早準有回話，說罷，向衆人一拱手，便要趨出，袁鷹兒暗暗歡喜，却一把拉住黑煞神笑道，黑兄心直口快，作事豪爽，真使俺佩服，但是你一人回去向翻山鷓去說這一套，準知他願意不願意呢，他好容易剋造一座玉龍岡基業，那肯拱手讓人呢，黑煞神大笑道，袁兄放心，俺若無把握怎敢誇下海口，你不知俺們玉龍岡的內容，山內爲首的便是翻山鷓過天星和俺三人，俺們三人中自然要算翻山鷓本領比俺強一點，所以俺和過天星奉他爲首，但是俺們三人情同手足，平日不分彼此，時常感覺玉龍岡地面又遼闊，又險要，決不是俺們三個胸無經緯的人，可以佔得長久的，平時原常物色四處英雄，想奉他爲主，把玉龍岡整理得鐵桶一般，無奈英雄不易得，要一個文武全材更是難上加難，萬想不到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，李小姐這樣天下無雙的本領，埋沒在這小小堡內，這一句無心話，却把路袁二人說得滿面慚愧，但是黑煞神如何理會到，他又一伸大姆指，大嗓說道，現在可被俺找着了，俺黑煞神此後賣命也值得了，兩兄請想，俺主意怎麼會行不通呢，說罷，又向李紫霄高舉雙拳道，小姐暫在此地屈居一宵，明日俺們使下山恭迎，說罷，頭也不回，竟自大踏步出去了，紫霄笑道，此人雖是蠢漢，心地倒不壞，我也不想做寨主，無非想到先父遺言，大有道理，藉此代本堡父老謀個安居之地罷了，黑煞神

此去成功與否，且不去管他，今晚三更時分，愚妹單身先到官軍那邊一探，見機行事，或者天從人願，就此退去官軍，也未可知，兩兄只顧看守碉堡好了，路鼎一聽紫霄要單身涉險，心裏便覺忐忑不安，慌開口道，黃飛虎吃過苦頭，未必再來討死，半天沒有動靜或已悄悄退走了，何勞師妹親身窺探，師妹辛苦了一天，也該休息休息了，袁鷹兒也說道，路兄所見甚是，便是要探一探官軍動靜，也不勞師妹親自出馬，這點功勞，讓與俺，紫霄側着玉頸，思索了半晌，微笑道，袁兄要去，也未始不可，不過依俺猜測，黃飛虎一生不肯低頭，今天陣上吃虧，在他思想，以爲暗箭傷人，不是真實本領，決難使他心服，反而怨敵似海，怎肯輕易退去，黃飛虎平日何等倔強，一眼尙存，怎肯甘休，也許俺們不去，他自己也要前來探堡哩，橫豎今晚咱們要格外當心才好，所以愚妹以爲與其等他來，不如俺去尋他，也許一了百了，免得曠日費時，咱們還有許多正經事要辦哩，路袁兩人都放不下心她單身涉險，袁鷹兒搶着立起身來，聲明立時前往，請路鼎紫霄看守堡中，但是紫霄覺得袁鷹兒不是黃飛虎對手，又不便明言阻攔，心裏却暗暗存了主意，叮囑袁鷹兒探得官軍動靜，急速趕回，不必露面，袁鷹兒一面應着，人已出門，自己預備馬匹軍器去了，這時屋中剩得路鼎和紫霄小虎兒三人，小虎兒可是好動不好靜的孩子，沒有自己的事，早已一溜烟跑得不知去向，兩人相對，在路鼎心內恨不得把自己肺腑的話，立時掏了出來，無奈沒有這份勇氣，偷眼看紫霄一付桃李冰霜兼而有之的面孔，益發不敢挑逗她，可是紫霄依然大大方方，談論些正大光明的話。

## 第十二章 將軍入轍

路鼎唯唯之間，忍不住想出一些話來，問道，師妹在舍下被黑煞神一搗亂，酒米不沾，便回轉家來，直到此刻，諒已飢餓，不如和師弟仍到舍下去略進飲食，免得餓壞了身體，就在舍下等候袁兄回音，也方便些，此後愚兄們全仗師妹策劃，彼此情如手足，愚兄一點真誠，務求師妹不要見外，千萬勿存客氣，愚兄屢次求師妹到舍下屈居，一向未蒙允諾，其實師妹是巾幗丈夫，全保主幹，何必拘拘小節，倘若愚兄早能求師妹且夕指點，今天也不致在堡外出醜了，說罷，一臉誠摯委屈之態，不期然的流露出來，而且語氣之間，似已把心中思慕之情，婉委托出，也算措詞得體的了，不意紫霄，默然不答，只微一抬頭，運用一對剪水雙瞳，向路鼎面上注視了一忽兒，慢慢低下頭去，頓時柳眉深鎖，溶溶欲淚，路鼎大驚，以爲自己說錯了話，惹得她不高興，鬧得個心慌意亂，踉蹌不安，紫霄覺察他這付神情，早已了然，不禁破涕爲笑，低低說道，吾兄厚情，早銘肺腑，此刻偶然感觸先父彌留的遺言，不禁悲從中來，偏又這幾天生出刁幹黃飛虎無理取鬧，逼得妹子不得不出乖露醜，此後爲禍爲福，正未可料，所以妹一時傷感起來，請吾兄幸勿誤會，路鼎聽了這幾句話才把心上一塊石頭落地，而且語重情長，從來沒有聽到她向自己說過這樣的話，立時心神大暢，如贖九錫，便想抓住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，單刀直入，正籌畫好一片說詞，在心口千迴百轉，欲吐未吐之際，忽聽得外面一隊巡邏堡勇，亂闖闖吶喝而起，接着更鑼響處，已報頭更，小虎兒從外



面也跳躍進來，亂嚷肚餓，這一打岔，路鼎喉頭打滾的一片要緊話，只得咽下肚去，接着小虎兒饓餓的話頭，搶着笑道，俺正說師妹師弟，大半天水米不沾定已餓了，現在快隨俺到舍下去弄點可口的隨意吃一點罷，俺還有許多事，向師妹求教哩，說畢，先立起身，紫霄微一點頭，便攜着小虎兒一同回到路宅來，路鼎陪到自己最精緻一間書房內，屋內琴棋書畫，色色俱全，居然也佈置得古香古色，三人落坐，路鼎立時指揮宅內搬出一棹精緻便飯，三人匆匆用畢，已敲二鼓，紫霄道，袁兄此去，妹實在不大放心，路兄和舍弟且在此安坐，待愚妹去接應他們回來，小虎兒嚷着也要跟去，路鼎知道阻不住她，也要伴她前去，紫霄笑道，這樣，不是正辦，保中豈可無人，路兄萬不能離堡，虎弟同去，也嫌累贅，你們可以放心，俺此去自有道理，少時便回，說畢，轉身向帳後卸下外面裙衫，露出裏面一身窄窄的青色夜行衣靠，背上流光劍，步出帳外，向路鼎小虎兒囑咐了幾句，說聲再見，人已穿牆而出，不見蹤影，事有湊巧，紫霄仗着一身功夫，窟房越脊，來到堡上，暗地留神守堡壯勇，似尙嚴密，便不驚動他們，悄悄跳落堡外，舉目四眺，靜盪盪的寂無一人，想是官軍退得很遠，一伏身，便施展夜行功夫，遵着官道飛奔前去，行不到里把路，驀聽得道旁樹林內沙沙一陣風響，颯然向身後飄過，霎時便寂，紫霄走得飛一般快，雖然覺得，總以爲林內飛禽落葉之類，並不深切注意，只顧向前奔去，一忽兒又走出半里多去，忽聽得前面蹄聲甚急，一匹馬馱着一個人箭也似的對頭跑來，馬跑得快，紫霄飛行得更快，一來一往，霎時近身，紫霄何等眼光，早已看清馬上的人，慌立定身，喊一聲袁兄住馬，可是人馬已擦肩飛過，袁鷹兒聞聲趕緊勒住馬韁，轉身跑來，跳下馬相見，喘吁吁的說道，今晚事有蹊蹺，俺騎馬跑了二三

十里路，兀自不見官軍營帳，正想再探一程，忽見前道上遠遠奔來兩條黑影，俺馬已摘了鈴包了蹄，聲音至微，遠一點的不易聽出，不意遠遠奔來的兩條黑影，機警異常，刷的一晃，便不見了蹤影，這樣益發令人起疑，俺慌拔出銅鎗驟馬趕去，一看兩旁都是密密叢林，林外田埂縱橫，又道紛歧，恐有埋伏，不敢單獨進林，却想起俺分手擋口，師妹說過，黃飛虎死不甘休，也許暗地前來探堡，越覺那兩條黑影鬼祟，大有可疑，所以飛奔回來報信，想不到半途會着師妹，事不宜遲，我們便趕回去罷，紫霄聽得吃了一驚，陡然想起道旁林內風聲可異，悔不該一心跑路，沒有留意，此刻和袁鷹兒一對照準是那話兒了，又一想堡中路鼎獨木難支，小虎兒究竟年幼，暗地喊聲不妥，慌催促袁鷹兒上馬趕路，自己一伏身宛如一道青烟，眨眼已不見倩影，袁鷹兒見她陸地飛騰比馬還疾，自己喊聲慚愧，也急急趕回堡來，飛馬趕到近堡半里多路，猛見堡中紅光燭天，人聲鼎沸，情知堡中出了禍事，急得他沒命的抽鞭飛奔，萬想不到這擋口，馬後又喊聲動地，塵土衝天，袁鷹兒詫異之下，慌催馬走到一個土坡上面，回頭一看，只見遠遠火光如龍，四野影綽綽有無數官軍，搖旗吶喊分三路衝殺過來，這一嚇，幾乎嚇得他滾下坡去，急急帶轉馬頭，不管路高路低，死命的趕到堡下，一看堡樓和周圍土城上，也是火把照耀，標槍林立，似已得知消息，戒備得嚴密非常，心中略寬，匆匆敲開堡門，驟馬進堡，正想先打聽起火緣由，驀見前面街道上燈球亂滾，一隊堡勇扛着一個四馬攢蹄的一個凶漢，如風的抬上堡來，後面馬上督隊的人，正是如花似玉的李紫霄，兀自穿着一身夜行衣靠，這時騎在馬上，鳳眼含威，神光四射，一見袁鷹兒剛進堡來，滿臉驚惶，一抖絲韁，越隊趕到袁鷹兒身邊，悄悄說道，袁兒休驚，黃飛虎已被愚妹擒住，前面扛着的就

是，只要如此這般，便不愁官軍不退，只是愚妹遲到了一步，路兄業已受傷，指揮不得守堡人馬，袁兄趕速上堡，照愚妹所說辦理好了，快去，快去，袁鷹兒又驚又喜，來不及細問詳情，高應一聲遵命，急急跳下馬，當先奔上堡來，李紫霄却從容不迫押着黃飛虎到了第一重礮樓上，將人馬和細縛的黃飛虎交與袁鷹兒，自己繞着土城子巡視守城壯勇去了，這裏袁鷹兒有了主意，胆氣陡壯，吩咐舉起燈球火把，將黃飛虎領近堡壕口，袁鷹兒一手挽着護身牌，一手高舉銅鎗，立在壕口上，向堡外一看，只見三路官軍，已逼近堡下，正忙着佈雲梯，曳砲架，預備立時猛攻，袁鷹兒哈哈大笑，高聲喝道，城下小輩們聽真，你們刁幹詭計在老子們面前賣弄，還差得遠哩，你們且抬頭看看你們主將，如果你們不知好歹，先把你們主將腦袋砍下，再和你們一決雌雄，這時官軍副總兵刁幹滿以為黃總兵潛入堡中，業已刺死路鼎斬開堡，裏應外合，而且約定舉火為號，原已看清堡中火光四起，人聲鼎沸，決可成功，不意一逼近堡下，却看得堡上戒備森嚴，毫未慌亂，本已驚奇，此刻又聽得袁鷹兒幾句驚人的話，全軍嚇得個個仰頭向堡上細看，這一細看，才認清堡上當中壕口上，火把照耀之中，無數傑勇押着一位五花大綁八面威風的黃總兵黃飛虎，而且直勾勾瞪着兩隻怪眼，高高的鼓着兩腮，怒氣填膺，只苦說不出話來，這一下只把刁幹嚇得魂飛魄散，全軍魄散魂飛，最厲害的維糾糾傑勇手上十幾柄雪亮鋼刀，都在黃飛虎頭頸上高高舉着，只待袁鷹兒一聲吩咐，便可剝成肉醬，在這千鈞一髮擋口，鬼計多端的刁幹也弄得一籌莫展，却不料官軍齊聲大喊，休得傷我主將，今天的事，都是刁幹副總兵一人惹出來的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我們情願把刁副總兵獻與你們，憑你們處治，你們放還我們主將，從此和你們解開這點

結兒，我們剿我們的匪，你們守你們的三義堡，如果殺了我們主將，你們也算不了義俠漢子，俺們情願都死在你們堡下，看你們有甚好處，這時衆口一詞，喊得天搖地動，只苦了刁幹一人，騎在馬上，急得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連他貼身兩員把總，也悄悄溜開了，堡上袁鷹兒聽得官軍衆口同聲的這樣喊着，也覺黃飛虎平日很得軍心，不愧是個赫赫有名的脚色，便高聲向下喝道，你們不要起鬧，且自壓聲，聽我一言，袁鷹兒這一吆喝，比甚麼都有力量，下面立時鴉雀無聲，仰頭靜聽，袁鷹兒大聲說道，我們三義堡平日安分守己，不管外事，你們何嘗不明白，偏是你們副總兵刁幹歪着心腸，搬弄出是非來，這是你們咎由自取，並不是三義堡得罪你們，至於你們黃將軍，俺們也敬重他是個漢子，只要你們罰誓不來擣惱，不誣蔑俺們與盜通氣，俺們決不難爲黃將軍一根毫髮，但是現在黃將軍已在俺們掌握之中，你們副總兵刁幹是個毫無信義的人，除他以外，你們却無做主的人，你們這樣呼喊一陣，有甚麼好處，我替你們設想，你們如要保全主將性命，應該立時退到五十里外，公推幾位明白事理的好漢，到俺們堡中好好商量，俺們等待你們表示真心實意，黃將軍也意回心轉以後，那時節，俺們自然恭送黃將軍回營，至於刁幹這樣東西，俺們不願見他，依我看，你們有了刁幹，把黃將軍的威名，和你們全軍的榮譽，都給他一人毀盡了，袁鷹兒這一番話，可算得殺人不用刀，本來官軍個個切齒刁幹，怎禁得加上袁鷹兒一激，只聽得官軍隊裏天崩地裂般齊聲大喝，萬刀齊舉，一陣亂剝，立時把刁幹剝得碎骨粉身，袁鷹兒立在堡上隔岸觀火，樂得哈哈大笑，却把身落陷阱的黃飛虎，氣得兩眼通紅，火從頂出，他知道這亂子闖得不小，全營官軍砍死副總兵，等於倒戈造反，罪孽通天，即使自己還有返營之日，也難以出頭，如果

想率軍返省，除非把自己這顆腦袋，送到上司面前去，這時黃飛虎真是啞叭吃黃連，說不出的苦，其實他還不知道袁鷹兒這下毒着兒，完全出於李紫霄的錦囊妙計哩，當下袁鷹兒一看官軍砍死刁幹以後，隊伍紛亂，沸天翻地的鬧了一陣，忽然各歸隊伍，排列整齊，轉身便退，漸退漸遠，頓時堡下寂寂無聲，袁鷹兒正想命人去請紫霄，恰巧紫霄早在土城上遠遠看清，業已緩步而來，兩個堡勇提着火把在前引路，走到堡上，便向袁鷹兒道，官軍很有訓練，全軍無主，居然尙能團結軍心，足見黃總兵治軍有法，不久當有代表全軍的人到來，我們應該以禮接待，開誠商量才是，說畢，又轉身走向黃飛虎面前，歛衽施禮，微微笑道，妾冒犯虎威，深自不安，尙乞將軍原諒不得已的苦衷，現在事已到此，將軍處境，也非常困難，解決此事，非一言兩語所能盡，且請將軍屈駕路宅，妾有詳情奉稟，說畢向袁鷹兒一使眼色，袁鷹兒會意，立時命押解堡勇，把黃總兵推到堡主宅內去了，紫霄和袁鷹兒也趕回路宅來，路上袁鷹兒問起黃飛虎越堡放火路鼎受傷情形，才知路鼎在紫霄出堡時節，和小虎兒兩人在書房內瞎聊，小虎兒活潑不過，指東問西，滔滔不絕，路鼎又把他當作未來的小舅爺看待，想從這小孩兒口中探一點紫霄平日的性情和行爲，那知小虎兒年紀雖小，比大人還機靈，只一味胡扯，休想從他口中探出實情，兩人正講得起勁，忽聽得外面一陣騷動，大喊火起，路鼎吃了一驚，慌推窗瞭望，只見紅光滿天，火鴉亂飛，似乎起火所在，即在自己邊宅，慌一回身，在帳鈎上摘下一柄寶劍，拔出鞘來，一看房中不見了小虎兒，一時無暇理會，急匆匆向房外奔去，剛一邁步，猛聽廳外霹靂般一聲大喝，道，村夫休走，全堡已破，走向那裏去，識時務的，快向本總兵屈膝投降，饒你一條狗命，路鼎一時心亂意慌，不辨真假，一伏

身，隨手掠過一把椅子，向牕外擲了出去，黃飛虎一閃身，路鼎趁勢跳出牕外，更不答話，惡狠狠挺劍便刺，書房牕外也有一座小小天井，和大廳前空地原是相連，中間只隔了一堵牆，在牆心開一月洞門，可以通走，平日却關着，只向廳內側戶通行，這時黃飛虎突如其來，何以認識路宅，竟找到書房來呢，原來他在陣上被暗器傷了一隻眼睛，又丟了一具套馬索，回到營中，怒髮冲天，刁幹便又乘機獻上鬼計，黃飛虎報仇心急，那顧利害，立時選了一個熟悉堡中道路，善於飛簷走壁的健卒，一同飛越土城，潛入堡內，好在路宅房子特別高大，一找就着，按着刁幹鬼計，先命跟來健卒，在宅旁四處放火，引得路鼎們出來，好乘機殺他一個猝不及防，一得手，便可斬開堡門，接應刁幹襲堡人馬，所以健卒放火擋口，黃飛虎已在宅內廳屋對面照壁上伏着，他一看廳上無人，蛇行鶴伏，來到書房外面那堵隔牆上，正聽着路鼎和小虎兒講話，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，一伸手拔出一柄二尺長的闞鋒利刃，跳下牆來，隱身在天井花壇背後，外面火光一起，路鼎推牕出看，便想下手，不意路鼎條地回身，才趕到牕前大喝一聲，這時路鼎挺劍直刺，黃飛虎便舞動利刃，狠鬥起來，這一場戰鬥，真是性命相搏，各憑真實本領，而且在這小小天井內龍爭虎鬥，外面毫末得知，一半是關着那扇月洞隔牆門，一半是外面四處起火，路宅的人們和隨人堡勇，都奔出去救火去了，所以路鼎死命鬥了許久功夫，兀自無人幫助，可是這時路鼎又吃了虧，手上那柄劍，平日輕易不用，無非掛在帳鉤上圖個好看，此刻急不擇器，隨手拿來，未免不甚稱手，心裏又以爲黃飛虎既然到此，外面又四處起火，亂得不成樣兒，定是官軍得手，攻進堡來，未免心慌意亂，勉強支持了不少功夫，想奪路逃出門外，一看實情，無奈黃飛虎死命相撲，一柄腰刀，

把自己裹得密不透風，路鼎無法，心裏一橫，索性拼出性命，同他狠鬥，這樣又支持了半晌，黃飛虎忽然刀法一變，使出生平絕技一路地趟刀來，刀隨人滾，貼着地皮，滴溜溜只繞着路鼎下三路亂轉，這一來，路鼎劍法大亂，汗流浹背，猛聽得黃飛虎一聲怪吼，霍地一長身，一個猿猴獻果，健腕一翻，刀鋒便到了路鼎咽喉，路鼎正全神注在地上，萬不料有這一手，略一疎神，眼看雪亮刀光已在眼下，想反劍招架，已來不及，只可用出鐵板橋功夫，望後一倒，趁勢就地一滾，一個鯉魚打挺，便想跳起身來，黃飛虎豈肯放鬆，在他將起未起之際，一個箭步，早到跟前，一腿起處着實的正踢在路鼎後腰上，這一下，力量非輕，把路鼎踢起三尺多高，隆然一聲，跌下來正撞在月洞上，直把那扇薄薄的木板門，撞落下來，這時路鼎非但寶劍出手，人也跌得發昏，一時竟掙扎不起來，黃飛虎哈哈一聲狂笑，惡狠狠舉起鋼刀，便要搶來割取首級，萬不料牆頭上嬌滴滴一聲喝道，休得猖狂，紫霄在此，話到人到劍也到，黃飛虎人還未看清，只覺劍光如虹，已逼跟前，不禁老大吃驚，慌連連退步，瞋目橫刀，大聲喝道，聽人傳說堡中有一無禮丫頭，是路鼎妻子，想必便是你了，紫霄面孔一紅，更不答話，玉臂一揮，劍似電閃，分心便刺，黃飛虎白天未曾同紫霄交手，雖然刁幹說過，總以為一個女孩子，何足掛意，此刻一看劍法出奇，慌忙留神招架，那知兩人一交上手，不到一會功夫，錚然一聲，手上腰刀被流光斬成兩截，這一下，真把黃飛虎嚇得不輕，手上只有半截刀，那裏還敢戀戰，一頓腳，便想跳牆逃走，人方飛起，紫霄金蓮一點，猛覺腰裏一軟，一個倒栽葱跌下地來，恰好正跌在路鼎身旁，這時路鼎已緩過氣來，惟有後腰痛楚不堪，一眼看見紫霄到來，頓時精神百倍，正想掙扎起來，忽見黃飛虎從半空跌下來，滾在

自己身旁，一咬牙，跳起來，騎在黃飛虎背上，舉起拳頭，狠命大搗。紫霄立在身後笑道，路兄且自休息，這厮已被愚妹點了穴道，昏迷不知的了，路鼎聞言，慌能手立起身來，猛覺後腰一陣大痛，宛如骨折，忍不住呵呀一聲，身子一軟，一屁股又坐在黃飛虎身上，紫霄大驚，慌扶住他臂膀，問道，路兄受了這厮刀傷嗎，路鼎哼哼不已，痛得說不出話。只把手向後腰亂點，紫霄仔細一看，明白是踢傷的，替他解下腰巾，轉手使用腰巾將黃飛虎捆好，任他水鴨似的放在地上，一轉身，輕輕挾着路鼎，跳進牕去，然後扶着路鼎躺在書房內一張小榻上，這時路鼎依香假玉，大出望外，幾乎痛楚都忘記了，反而想入非非，要感激黃飛虎這番成全之德，一看紫霄把自己抱小孩似的放在床上，便要走去，急得他一伸手拉住紫霄，哀聲說道，師妹救愚兄的命，這是第二次了，教愚兄粉身碎骨，也報答不過來，紫霄起初因為並無第三人在旁，只可從權把他送進書房內，此刻被他一拉扯，又說出這樣懇切的話，不禁粉面通紅，羞得別過頭去，悄悄說道，快放手，教人看見，成甚麼樣兒，正說着，門外脚步聲響，驀的跳進小虎兒來，一見紫霄，大嚷道，姊姊回來得好，快到外面去看看，有賊人放火，已被俺弄死一個，恐怕不止一人，特地趕回來找他，這他字一出口，忽見路鼎躺在床上，大為詫異，咦！你倒自在，竟百事不管，先高臥了，小虎兒這樣猛孤丁的一說，連路鼎也訕訕的不好意思，紫霄已離床遠立，向小虎兒道，你又胡說，教你不要離開這兒，害得路兄受了傷，怎的反說人高臥呢，路鼎一聽紫霄責備兄弟，慌探頭搶着說道，不要怪虎弟，只愧愚兄無能，但不知外面究竟怎樣了，小虎兒噙着嘴道，誰知道你們有這許多糾葛，火起時，我一看牕外通紅，三腳兩步跳出大門外，只見許多人都嚷着宅邊左右幾間馬棚和草料房



走了火，許多堡勇同鄰舍們，都趕去救火，俺也隨着跟去，先到左邊馬棚，已有十多個堡勇驅出牲口，將馬棚拉倒，壓住了火苗，再返身趕到右邊，猛一抬頭，看見草料房頂上，立着一個異樣裝束的漢子，正向四下裏亂撒火種，草料房已有多處着火，那人正四面環顧，尋墊腳飛越的地方，俺知他是奸人，也不通知別人，悄悄趕到近處，摸出金錢鏢，兩手齊發，恰幸火勢正熾，人聲鼎沸，也顧不到暗器飛來，竟被俺打個正着，只見他一個筋斗，跟着塌下的草屋頂葬在火窟中了，俺想這厮定是官軍奸細，說不定不止一人，故而跑回來通知路兄，想不到他竟已受傷了，究竟受了誰的傷呢，紫霄截住話頭道，不要緊，讓他們來多少人，也不打緊，蛇無頭不行，黃飛虎已被俺捆在天井內，不愁他們鬧上天去，虎弟，你且在此陪着路兄，看住了黃飛虎，讓俺外面去救滅了火再說，說罷，飄然而出，半晌又走進屋來，一看黃飛虎已被小虎兒提進屋來，身上橫七豎八加上好幾道繩束，嘴上又塞了麻核桃，縛得像端午粽子一般，却依然昏迷不醒，路鼎一見紫霄進來，慌問外邊怎樣，紫霄笑道，沒事，幾處火，他們救得快，早已熄了，半晌沒有動靜，大約來的只有兩人，一死一擒，自然沒事了，可是黃飛虎竟敢輕身到此，定有奸計，也許官軍伏在堡外待機接應，想來個裏應外合，一戰成功，天幸我趕回來得快，擒住了他們主將，不愁他們不乖乖的聽俺們吩咐，大約天助我們成功，難得他身爲一軍主將，竟敢送上門來受死，說罷，便向門外喝道，你們進來，原來紫霄早定下主意，喊進幾個爲首堡勇，叫他們押解黃飛虎到堡上去，路鼎不明所以，慌問道，紫妹把他押向堡上梟首示衆麼，紫霄搖頭微笑，並不答言，一灣腰，拍的一掌，向地上黃飛虎後腦拍去，經她這一拍，黃飛虎轟的大叫一聲，悶煞我也，身子一動，獨眼一睜，知已被人擒

住，立時兩眼一閉，大喝道，想不到俺黃飛虎堂堂丈夫，竟死在一女子手上，罷了，罷了，快擎刀來，送老子歸天，紫霄不去睬他，喝一聲推出去，頓時走進雄糾糾的幾個保勇來，七手八腳從地上扶起黃飛虎，一陣風似的打了出去，紫霄也跟着出去，押隊直到堡上，便半路裏會着袁鷹兒了，此段情節，便是補敘路鼎受傷的事，但是在紫霄口中說與袁鷹兒時，無非略略一提大概情形罷了，當下袁鷹兒紫霄兩人趕到路宅，路鼎已勉強支持着，和小虎兒坐在大廳上等候，黃飛虎却由許多壯勇押在階下，紫霄袁鷹兒進廳後，大家先悄悄商量了一陣，便請紫霄居中高坐，主持一切，紫霄無法推辭，坐定後，向階下嬌喝一聲，請黃將軍上廳講話，廳下壯勇暴雷價一聲答應，推着黃飛虎擁上廳來，衆人一齊起立，紫霄獨高聲喝道，我叫你們請黃將軍談話，怎的還縛捆上來，快快鬆綁，袁鷹兒親自搶步上前，便要替黃飛虎釋縛，黃飛虎條地單目圓睜，大聲喝道，不必假惺惺這樣做作，要殺便殺，絕不皺眉，紫霄微微冷笑道，我們自始至終，沒有虧理，要殺你也不費吹灰之力，無非念你一條好漢，你自己又說過，死在一個女子手上，似乎不大甘心，既然如此，俺們便釋放你回去，再決雌雄，到了你死而無怨時，再叫你死便了，說罷，自己緩步到了黃飛虎身邊，伸出纖纖玉手，由上向下只一拂，黃飛虎身上繩束，便像刀截一般，紛紛掉了下來，黃飛虎大驚失色，半晌，瞪目不語，廳上下無數眼珠，都注在他一人身上，紫霄却悄悄步春風的回座了，指着黃飛虎笑道，將軍，身上已無拘束，何必還呆在這兒，快回去重整干戈，如果覺悟我們確係無辜，也應該率軍直搗盜穴，將來凱旋，妾定恭迎虎駕，慶賀功成，一語未畢，猛見黃飛虎把腳頓得山響，大聲喊道，罷了，罷了，俺黃飛虎一生未遇對手，想不到你是我的剋星，俺死在你這位

女英雄手上，確也值得，確也無怨，還講甚麼重整干戈，直搗盜穴，不必羞辱，乾脆，請你拔劍一揮使了，說罷，把眼一閉，脖子伸得老長，靜等受死，不料黃飛虎等了半晌，廳上廳下鴉雀無聲，毫無動靜，不免又睜開眼來，却見紫霄亭亭玉立，向他歛衽爲禮道，將軍死在三義堡上，死得太不值得了，便是將軍決計求死，俺們也不願將軍死在這兒，損俺們三義堡的英名，不是妾誇口，妾這柄流光劍，專刺奸人之心，不斬英雄之首，將軍權且安坐，聽俺們一言，這時袁鷹兒早已撥過一把椅子，放在上首，復向黃飛虎一躬到地，徐徐說道，敝堡一番委屈，將軍還未明瞭，請將軍略坐片刻，待俺訴說苦衷，然後恭送返營，黃飛虎見衆人這樣態度，摸不着路道，擋不住袁鷹兒幾句妮妮動聽的話，又把他推在椅上，情不由己一屁股坐了下來，却高聲說道，你們不提此事，俺也明白，俺率兵到堡下，何嘗不知刁幹別有用心，但是俺一生眼中無人，聽得你們三義堡英雄無敵，存心要同你們較量較量，想不到惹出這位女英雄來，活該俺黃飛虎一生英名，要送在三義堡上了，可是話又說回來，三義堡雖小，有了這位女英雄，俺黃飛虎也情甘服輸了，這事且不談，承女英雄抬愛，非但不殺俺，還要送俺返營，這份度量，俺黃飛虎使趕不上，但是前一會兒，眼看你們行了絕戶計，激變軍心，殺了刁副總兵，刁某爲人雖殺不可恕，但是俺這份總兵官銜，也從此完了，你們叫俺回去，等於把俺送到鬼門關去，與其俺死在上司手上，反不如先死在女英雄寶劍之下了，所以回營一層，今生休想，不瞞諸位說，俺黃飛虎原是綠林出身，受撫以後，大小數百戰，受盡了官場齷齪，才掙得這點前程，棄掉這點前程，俺並不心痛，只俺手下近千人，却是俺一手訓練出來的，一旦棄之如遺，未免心痛，這般人大半也從綠林收撫來的，沒有俺統率，早晚定又

散夥，回到綠林去，這一來，豈不是俺黃飛虎兩面不夠人，除去死路一條，還有俺黃飛虎立足之地麼，說畢，一聲長歎，豪氣全無，紫霄聽他說過這番話，欠身微笑道，將軍休得煩惱，俺們想不到將軍也有許多苦衷，這樣一來，俺也懊悔殺死刁幹了，可是事已做了出來，難已挽回，悔也無用，像將軍這身本領，應該做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，區區的總兵官，做得出甚麼大事，棄掉他原不足惜，至於將軍部下一層，這事在妾看來，却容易辦理，只要將軍立志做大事業，便不愁沒法安排，黃飛虎聽出話中有話，不禁問道，照女英雄高見，怎樣安排呢，紫霄笑道，妾自有主見，現在暫且不談，將軍奔波一夜，未免過勞，我們不打不成相識，英雄聚會，大家應該披誠佈腹，痛飲一場，才是我們本色，說罷，向袁鷹兒路鼎一使眼色，兩人會意，立時吩咐手下在廳上擺開一棹豐盛酒席，請黃飛虎高坐首席，路袁小虎兒三人打橫坐陪，紫霄自居主位，殷殷勸酒，黃飛虎這時已欽佩紫霄是個巾幗英雄，不甘示弱，居然昂然入席，暫把諸事置之度外，同衆人高飲起來，飲酒之間，看得路鼎被自己踢傷，勉強支持着，未免於心不安，只可向路鼎告罪，路鼎領了紫霄命令，不得不笑臉對待，連說已敷上祕製藥散，過幾天就好，不必掛心，這樣由于戈變爲樽酒，觥籌交錯的一來，時候可已不早，眼看一宵光陰，便從這絕大波折中渡過，黃飛虎天生是豪爽之流，一生都是意氣從事，被紫霄恩威並濟，旁敲側擊的一籠罩，早已墮入紫霄手掌之中，而且在酒席之間，聽出袁鷹兒在無意中說起玉龍岡塔兒岡一帶綠林，都想推舉紫霄爲首，預備做一番驚人事業，不禁心裏怦怦欲動，暗想朝廷奸臣當道，不叫亂生，自己由綠林受撫，做了一名總兵，把自己拘束得像小媳婦一般，平日又受盡了上司的纏繞，到了目前地步，塔兒岡的強人固然剿不成，官

也難以做下去，進退兩難，不如仍舊還我綠林本色，也許同他們混在一塊兒，倒比受上司司氣強些，心裏這樣一轉，嘴上未免附和了幾句，其實袁鷹兒故意說出這樣話來，無非領受紫霄祕計，特地引他上鈞罷了，等紫霄察言觀色，早已瞭然，却又故作波折，談鋒一轉又轉到別的上面去了，但是這席酒却已吃到夜盡天明，正在這將曙未曙之際，忽見廳下奔上幾個堡勇，報告官軍派人求見，紫霄問來了幾人，堡勇答說來了兩個，都是便衣空手，每人只騎了一匹馬，黃飛虎一聽自己營中來了人，慌說叫他們進來，我得問問他們，可是他這幾句話算是白說，立着的幾名堡勇鬍鬚沒有聽見一般，依然直立不動，紫霄接過去說道，黃總兵說的對，快叫他們進來，見見主將，也好放心，堡勇們立時領命趨出，一忽兒帶進兩個魁偉漢子，黃飛虎一看，原來就是自己貼身兩員把總，那兩名把總一見自己主將高居首座，談笑甚歡，大出意料之外，一時不得主意，不知怎樣說才好，却不料紫霄條的盈盈立起，叫人添設杯座，便請兩名把總入席，這一來，兩人益發踉蹌不安，齊聲說道，姑娘安坐，不敢越禮，紫霄笑道，你們以為主將在座，沒有你們坐位嗎？但是我們這兒不似你們營裏，有許多臭排場，我們講究的一視同仁，你們到這兒，無論如何總是客，那有客人立着，主人自顧坐吃的道理，何況你們兩人，還代表着全營士卒，來此接洽正事呢，黃飛虎大姆指一豎，大聲說道，好一個一視同仁，來，來，來，你們從此不必拘束，就照這位女英雄的話坐下來，我有話，兩人無奈，偏着身直着臉，誠惶誠恐的坐了下來，兩人坐定後，黃飛虎急不可耐的大聲說道，你兩人來得正好，刁副總兵這一擋事，已經做了出來，在官場上自然弟兄們理虧，在我們方面講，却是他咎由自取，死得一點不冤枉，但是我這小小前程，也和刁幹一齊死了，你

們二人和衆弟兄的本意，無非想用義氣來換我性命，對於其中利害，也許你們還不明白，對於這位女英雄本領無敵，肝胆照人，你們益發不知道，現在事情擺在面前，我乾脆說一句罷，俺黃飛虎從今天起，要跟着這女英雄另創事業了，我們共患難的弟兄們，應該怎樣安排，我信服這位女英雄，定有高見，決不致虧待你們的，你們兩人且聽這位女英雄吩咐就是，這一席話，二人聽得面面厮看，萬想不到自己主將竟變了心，和三義堡走上一條路，說的另創事業，又不知如何事業，越發摸不着頭腦，正在沉思間，忽聽李紫霄欠身微笑道，兩位既然跟黃將軍多年，將軍雄邁豪華之氣，當然略知一二，我們幸蒙將軍虎駕親臨，得以面談衷曲，彼此心跡都釋然冰解，不過黃將軍因為我們砍死了副總兵，這禍却闖得不小，無論刁幹如何可惡，總算一位命官，他的罪孽未露，忽然殺在萬刃之下，叫黃將軍如何發付上面官憲，勢必把「兵變」「造反」等罪名，加在弟兄們身上，黃將軍身爲主將，又豈能置身事外，最小的處分，也要革職聽勘，那時節，你們救不了將軍，將軍也難以顧全你們，這一來，豈不大糟特糟，但是事已做了出來，像將軍部下千多個弟兄們，都是身經百戰的健兒，將軍又是個英雄漢子，怎甘自暴自棄，也不甘心把你們一齊葬送在暗無天日的牢獄裏，所以黃將軍決定棄掉前程，和俺們志同道合，另創一番事業，至於這番事業，此刻暫且不提，好在天已大明，大約到了中午，你們就可明白，現在扼要說幾句，請你們回去，對弟兄們說，如若全營弟兄情願終身跟隨將軍，只要換去全營旗號，依然是一旅節制之師，而且從此不受官廳約束，可以憑將軍大志，名震天下，否則聽弟兄們自便，各奔前程好了，說罷又向黃飛虎笑道，妾這番愚見，將軍以爲然否，黃飛虎伸出巨靈般的毛掌，拍得山響，大喊道，女英雄

說的話，便是俺心裏想說，嘴上說不完全的，你們回去便照女英雄的話，遍告衆弟兄，只說俺說的好了，兩人站起身來說道，經這位女英雄一說，我們才明白了，俺兩人可以代全營兄弟堅決說一句，我們不管前途禍福，只萬衆一心，跟着俺們主將，此刻俺們暫先辭回營，可以宣佈主將意旨，但是……李紫霄不待他們再說，便搶着說道，此後你們旗號和餉精軍械，俺們同黃將軍慢慢磋商，好在一半天便可解決，現在我們已成一家，你們回去便整頓全營人馬直到堡下紮住營盤，聽候黃將軍出堡傳令便了，兩人領命告辭，出堡自去宣達這番意思不提，這裏黃飛虎看得紫霄披誠相待，佈置有方，大爲安心，竟放懷暢飲，越談越投機了，酒闌席散，衆人回到書房，飛虎還不知李紫霄想創如何大事業，私下向袁鷹兒也不敢明說，只說到了中午，大約可以揭曉，這時衆人都熬了一夜，因爲大事當前，各人都提起精神，毫未困倦，惟有路鼎後腰着了黃飛虎一脚，雖然敷上珍貴藥品，止住了痛，精神却有點支持不住，無奈自己原是重要人物，怎敢在紫霄面前露出頹唐神氣，叫人看不起自己，他這樣咬牙支撐，別人不覺，却逃不過紫霄眼光，暗地和袁鷹兒設個計較，把路鼎扶進內宅，安心休養去了，她自己攜着小虎兒和袁鷹兒，在書房內陪着黃飛虎，高談闊論，連黃飛虎在陣上乘掉的一具套馬索，也命人檢了出來，還給他，衆人談論之間，忽聽堡外號角聲響，接着又是三聲砲響，保勇進來報說官軍已在堡下紮營，不到半個時辰，門外鑼鈴響處，堡勇領着玉龍岡黑煞神，匆匆跨進房來，一進門便大聲嚷道，俺去的快，來得快，奔波了一夜，總算事情辦妥了，一語未畢，一眼瞥見黃飛虎在坐，頓時閉了嘴，怔怔的瞧着紫霄，顯着詫異神氣，紫霄和袁鷹兒已笑着起迎，紫霄笑說道，黑兒回來得真快，現在我先替你介紹

一位英雄，這位便是久已聞名的黃總兵黃飛虎將軍，又指着黑煞神說了姓名，這一來，兩人都愕然，一齊怔住了，在黃飛虎還不覺十分驚異，以爲玉龍岡強人，既在相近，當然聞名交接，惟有黑煞神聽說這人便是統率官軍，勦寇打堡的黃總兵，未免覺得事情透着奇怪，兩人面對面，一時說不出話，袁鷹兒却哈哈大笑道，難怪兩位都覺詫異，此刻我來說明罷。

### 第十三章 席上飛刀

這位黃將軍原是我們中人，一身本領無敵，白天同我們李師妹一覷面，英雄惜英雄立談之下，黃將軍痛恨官場齷齪，情願棄掉前程，當場殺死副總兵刁幹，率領全營人馬，和我們合在一起，另創事業了，黑煞神一聽這話，立時趨至黃飛虎面前，抱拳爲禮道，這才是大英雄本色，佩服，佩服，又回頭對紫霄道，怪不得俺一馬跑來，見官軍逼近堡下，却又掩旗息鼓，毫無動作，官軍們還同堡上人馬談笑哩，俺正看得詫異，原來如此，這才明白了，黃飛虎也笑道，今天雖然同黑英雄初會，但是黑英雄豪爽脾氣，一看便知，俺最愛這樣人，以後咱們還得多親多近，黑煞神大樂，握住黃飛虎手掌，緊緊的搖了兩搖笑道，這樣說，俺今天又多了一個好朋友，你是帶兵的官，見俺從玉龍岡來定是疑惑，不瞞你說，俺黑煞神吃虧在一生不會說謊，俺老實對你說，俺黑煞神一生不肯服人，可是對於這位女英雄的本領，實在心服口服，因此俺回山去，和俺們老大翻山鷄說明就裏，公奉這位女英雄爲瓢把子，大大的幹他一番，想不到老哥也合在一起，這一來，非但免除了許多手脚，我們的聲勢也益發雄壯了，昨



晚俺回山去，聽俺們老大說起，朝廷自魏忠賢一手掌權，奸臣滿朝，弄得天下暗無天日，許多山林志士，暗地都有集合，想做點除暴安良的事業，現在俺們有這位女英雄爲首，又有老哥這樣英雄輔助，何愁基業不穩，說到此地紫霄笑道，恐怕事情沒有這樣容易，翻山鶴許有點不甘心罷，一語未畢，黑煞神雙手脆生生一拍道，嘿？女英雄真是明見萬里，可是翻山鶴也同俺一樣脾氣，眼見爲真，耳聞是假，非到死心地不肯低頭的，俺對他說了無數的話，他未嘗不信，亦未嘗不佩服，只是他和過天星商量好，先命俺回來恭迎女英雄們上山，他和過天星率領全山人馬在山口迎迓，一面在山上聚義廳擺設起大筵席，款待女英雄，他這番意思，無非想當面討教女英雄一點本領，然後才心服，但是俺心裏有數，像他這點本領，比俺強得有限，女英雄上山時節，只略露一手半手，便把他嚇死了，照理說，俺該提醒他，免得他當場出醜，但是藉此給全山好漢看看女英雄手段，便不怕他們不聽號令，再說俺山寨過天星等人們，不是這樣做作也不肯低頭的，所以他一說，俺滿口應承，規定今天午後，女英雄起馬，他們率隊在山口迎迓，現在時已近午，女英雄也可預備起身了，應該帶多少人去，留誰守堡，也趁此時分派停當，免得臨時匆促，未知女英雄意下如何，紫霄袁鷹兒聽得這番話，都略爲思索，一時未及回答，黃飛虎條的立起身，拍着胸脯道，俺當年闖蕩江湖，專愛幹這種事，想不到今天又給俺遇上，女英雄不必躊躇，也不必多帶人，只黃飛虎一人，替女英雄來個馬前張保，前往拜山，便可停當，紫霄笑道，此去原替大家着想，並不是爭奪江山，赴甚麼鴻門宴，原也不必一齊前往，只是翻山鶴心存着較量的成見，難免在大庭廣衆之間，分個高下，人家是個一寨之主，如果面上弄得下不來，俺心裏也是不安，此刻俺以開誠

佈公的說一句，先父在世時，斷定大明江山，不久要屬他人，豫陝晉楚一帶，定有一番糜爛，倘能集合失意英雄，回心合力，保守一處形勝之地，開闢一所世外桃源，進可保君，退足自守，最不濟也可保全數萬生靈，免遭塗炭，恰好這裏玉龍岡天險之區，先父彌留時，尙諄諄囑咐繼述未竟之志，所以妾久存此心，巧不過黑英雄志同道合，遂生出此事來，早晨席上妾對黃將軍所說，另創大業，便是此意，其實妾一女流，毫不希望做一綠林首領，更不願俺們志同道合的英雄，老死在綠林中，希望身在綠林，心存君國，從綠林中開闢出一條光明坦道來，這便是妾的區區之見，她這幾句光明磊落的話，最受感動的是黃飛虎，他原從綠林搖身一變，變作總兵，現在由總兵又回到近乎綠林的地方，無論如何，心裏也是不好受，經紫霄這樣一說，又像現在的綠林與前不同，將來未始沒有光明之路，一夜折騰，到此才吃下一付安心藥，却把李紫霄愈發看重了，至於黑煞神，粗而且揮，罰誓不瞭解的，何況李紫霄城府深沉，用一派冠冕堂皇的話，先把衆人的心籠絡起來，其實她心裏主見，連袁鷹兒等也莫測高深，何況黑煞神呢，當下黑煞神獷聲獷氣的附和着衆人，把紫霄抬得高高的，一力主張，多帶人馬，連黃飛虎部下也一齊帶去，以張聲勢，後來還是紫霄自己決定，只帶黃飛虎袁鷹兒和黑煞神，另外在官軍中挑選三百虎皮兵，改張三義堡旗號，即在午飯後出發，小虎兒嚷着要同去，經紫霄說了幾句，才凸着嘴不響了，飯後，紫霄把堡中諸事安排妥貼，又命小虎兒進內宅去囑咐路鼎幾句話，便命小虎兒伴着路鼎，小心照料，一一吩咐清楚，自己略一修飾，帶了流光劍，選了四匹良駒，帶着三義堡旗幟，和袁鷹兒黃飛虎黑煞神各騎着馬先到官軍營中，由黃飛虎曉諭一番，官軍原是綠林人物居多，這種勾當，正對胃口，今見主

將和三義堡一鼻孔出氣，自然服服貼貼的聽憑調遣，當下黃飛虎修理好套馬索，帶在身邊，依然提着黃澄澄熟銅溜金齊眉棍，挑選了三百虎皮兵，立時跟着紫霄向玉龍岡進發，玉龍岡距三義堡，不過幾十里路，都是盤旋曲折的山路，不能縱馬放轡，未免迂緩一點，這樣翻過幾個山頭，望見前面一座峻嶺，頗爲險惡，中間却有一箭路的坦道，衆人一見這樣坦道，立時加鞭，潑刺刺奔跑，跑到嶺腳，忽見半嶺土坡上，豎着一面黃旗，寫着玉龍岡字樣，旗下併立着四匹馬，馬上四個大漢，一色裹頭纏腿，帶弓跨刀，一見三義堡人到來，便跑下兩人來，迎着李紫霄馬頭，高聲喝道，俺家寨主，恭候多時，特命俺們迎上前來，由此進山，尙有不少路，一路都有伏弩陷坑，你們初到，地理不熟，由俺兩人當先領導好了，說畢，死命釘了紫霄幾眼，又望望紫霄身後一行人馬，笑了一笑，便一拎馬韁，當先跑上嶺路，那半腰土坡上，尙併馬立着兩人，却一動不動，只掏出哨角般東西，含在嘴上，尖咧咧的吹了起來，大約以此爲號，通知三義堡人馬進山了，紫霄看了這番情形，回頭向袁應兒悄悄說道，看情形難免要費手脚，一語未畢，已遠遠聽得一路吹着哨子，似乎是按站傳遞的法子，紫霄等跟着前面引路的兩匹馬，緩緩進發，又翻過了幾處崗陵，都是陡峭峻險的地方，有許多地方隻馬難行，大家只好下騎，每一個險要地方，都設着卡子，扯着玉龍岡旗號，卡子上的人們，看得紫霄的嫵娜，黃飛虎的雄偉，袁應兒的精悍，人人現着詫異之色，紫霄談笑自若，履險如夷，愈發使玉龍岡人們奇怪得了不得，這樣又過了幾重峻險地方，驀見前面現出十幾丈高的一座漆黑峭壁，寸草不生，遠看去活像方整整的一塊秤錘子，黑煞神蹇上前來，向紫霄笑道，這裏土名叫做天鑄谷，這座峭壁，天生的一塊整鐵，玉龍岡風水，全在這裏，

轉過這天鑄谷，便是一條蜿蜒如龍的長岡，岡上磊磊塊塊，奇奇怪怪，都是白玉似的磨盤堅石，遠望過去，好像龍身上鱗甲，所以出名叫做玉龍岡，山寨便在龍脊上，也是玉龍岡最高的所在了，袁鷹兒笑道，這麼大的一塊鐵採下來，打造軍器，可用之不盡了，黑煞神兩手亂搖道，這却使不得，早年山寨中也有人提議過，無奈風水所關，輕易不能亂動，黃飛虎大笑道，風水兩字害人不淺，如何信得，倒是這座峭壁，正擋住玉龍岡全岡風景，好像大戶人家的影壁一般，於行軍上頗有關係，如守住這谷口，便用紅衣大砲來轟，也休想轟開，這座峭壁，真是最好的一座要塞，紫霄點頭道，將軍所見，與妾相同，不過採用軍鐵，也是要着，倘然此處四近，還有鐵礦可採，更妙極了，衆人談談說說，已走入一條羊腸小道，原來此處兩壁中分，都是遮天蔽日的高壁，走在中間，仰着脖子望上去，只露一線天光，這條山道，足有里把路長，紫霄笑向黃飛虎道，有前面的天然屏障，還有這條通行小道，造物之妙，真真無奇不有，如果裏面水道不絕，糧食有餘，這條小道，也可說得一夫當關，萬夫莫入了，但是翻山鷓在在前面幾處山岡設了無數卡子，此地接近山寨，最是扼要所在，却又一人不設，未免太大意了，黃飛虎笑道，他們懂得甚麼，便是俺也在這幾年，才略知一二的，談笑未畢，將出谷口，一陣谷風吹來，隱隱聽得谷外人喧馬嘶之聲，那前面引路的兩個騎卒，牽着馬回過頭來道，走盡這條小道，便可見着俺們寨主，好恭迎諸位，說畢，急匆匆跑去，這裏紫霄悄悄向黃飛虎道，請將軍傳令撥一百名虎皮兵守住這條要道，玉龍岡的人，任他們隨意進出，不過預防萬一，倘有風吹草動，我們有人在此，便不愁沒有退路，黃飛虎連連點頭道，有理，有理，便轉身撥了兩名把總，一百個虎皮兵，分守山道兩頭，自己帶了二百個虎

皮兵，跟着紫霄等緩緩行去，一忽兒走盡羊腸山道，豁然開朗，顯出一大片廣場來，四圍盡是參天古木，廣場對面，却是一座橫亘南北的峻嶺，嶺上立着一座石牌坊，鑿着玉龍岡三個斗大的字，牌坊下旗幟繽紛，戈矛森立，鴉雀無聲的一字排着無數人馬，把這片廣場圍成一個大圈，只留着天鑪谷一處路口，廣場上的人們，一見三義堡旗號，從谷口招展出來，接着李紫霄一馬當先，領着黃飛虎袁鷹兒黑煞神，和後面二百虎皮兵，像長蛇出洞般步入場心，黑煞神早已一拾韁繩，跑到紫霄面前，向牌坊下一指道，請女英雄暫先駐馬，他們已迎上來了，紫霄等抬頭一看，只見五色繽紛旗幟下，其勢虎虎的趨出奇形狀俊醜不一的十幾個漢子，爲首一個生得鷹眼獅鼻，猿臂螭髯，一身勁裝，外披風氅，身後緊緊跟定一老一少，老的鬚髮俱白，却生成一張酒糟紅面，中間一個大蒜鼻，通紅發亮，光可鑑人，遠看去有點像鶴髮童顏，其實一臉橫肉，專吃人心，那年少的細眉細目，薄耳尖腮，一路行來，和那老的交頭接耳，講個不了，其餘後面許多人，高高矮矮，光怪陸離，黑煞神先已悄悄指點給紫霄道，披風氅的便是翻山鶴，身後老的便是塔兒岡老獼猴，年青的是過天星，其餘全是山寨開拔出來的頭目，說畢，一轉身，向前迎去，跑到翻山鶴身邊，又向這邊指點，翻山鶴等緊趨幾步已到跟前，紫霄諸人慌下馬相見，兩面經黑煞神均先已指點明白，倒簡省了許多話，翻山鶴只說了一句，恭候多時，此地不便談話，請諸位上嶺到敝寨歇馬便了，雙方一陣謙遜，翻山鶴轉身向前領導，往嶺上走去，却見他撮口一呼，立時見旗幟搖動，圍住廣場的人馬，分成左右兩路，向別道上捲上高嶺去了，這裏翻山鶴等領着紫霄一行人馬，由石牌坊下一條坦道上步上玉龍岡，走不到半里路，便見要路口築着幾座碉壘，壘上高懸着山寨旗號，

梁口上安着幾具鐵砲，頗是威風，衆人走過幾層碉壘，越上越高，到了嶺頂，才見大寨的大柵門，柵內一條很長的寬道，直達最高的嶺巔，寬道兩旁，整整齊齊的蓋着許多瓦房，也有不少店舖，翻山鶴直向柵門內寬道上走去，紫霄等也跟着進了柵內，留神兩旁店舖進出的人，也是普通裝束，女子小孩，老少都有，祇每人都帶着兵器，衣襟掛一支紅布條，布條上似乎寫着字，大約由山寨發給，作爲標誌，免得奸細混入，一路走去，忽聽得前面大吹大擂，鼓樂喧天，抬頭一看，原來這條寬道盡頭才是山寨大門，却是一座很高的碉樓，週圍圍着亂石牆，牆上和碉樓上刀槍密布，站滿了山寨嘍兵，下面柵門大開，翻山鶴過天星老獬同十餘個兇悍頭目，全分立兩旁，躬身肅容，紫霄等免不得略自謙遜幾句，便昂然直入，一進寨門，便是一條舖沙甬道，甬道盡處，拾級而登，便是一座寬敞大廳，足可容納千許人，大約就是山寨聚義之所，聚義廳兩旁，接連着無數院落，一進廳內，只見上面正中一排，設着十幾把獸皮交椅，左右兩行，也設着無數椅子，每一把椅子後面，站立着兩名抱刀衛兵，雋糾糾立着，好像木雕一般，這時黃飛虎帶來的二百虎皮兵，遵着命令，已肅靜無聲的排立在廳階兩旁，黃飛虎袁鷹兒緊跟着紫霄跨進廳內，翻山鶴只領着黑煞神過天星老獬三人，陪進廳來，其餘十多個頭目，却分頭招呼階上虎皮兵去了，翻山鶴等紫霄進廳後，便請紫霄高坐居中交椅，紫霄從小聽父親說過拜山規矩，當然謙遜不遑，兩面一陣客氣，彼此便在左右兩旁椅上分主客坐下，上面一排獸皮交椅却都空着，主客坐定，翻山鶴首先開言道，敵寨和貴堡原同鄰舍一般，貴堡路堡主曾經拜識，端的英雄，這幾天聽說黃總兵帶着官軍打堡，俺氣忿不過，特地差黑二弟前往助陣，想不到昨晚黑二弟回來，得知前幾年過去的李老師父膝下，有

一位小姐，一鳴驚人，本領無敵，據俺黑二弟說來，非但路蠻主甘拜下風，便是這一路山寨好漢，也無人及得，俺聞悉之下，高興得不得了，這幾年俺自問藝疏學淺，屢想訪求一位大英雄求他上山，整頓寨基，領袖羣英，萬想不到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，強勝鬚眉十倍的李小姐，近在咫尺，俺真喜得不知如何是好，慌命黑二弟又辛苦一趟，去恭迎小姐上山，一面又把這位塔兒岡的老大哥請了來，咱們先來個小小的羣英會，見識見識李小姐的驚人絕技，說罷，兩目圓睜，直注紫霄，却又張着嘴，呵呵大笑，聲振屋瓦，紫霄欠身微笑，鶯聲嚶嚶的答道，紫霄是一個瑣瑣女子，有何本領，敢勞寨主誇贊，既蒙寨主派黑英雄助陣解圍，又蒙寨主連夜相集，那敢違命不來，偏巧鄙堡路兄身子略有不適，不能親自到此，特命紫霄等代表前來，叩謝寨主助陣美意，說罷，盈盈起立，向翻山鶴深深斂衽，翻山鶴一面答禮，一面便命手下在聚義廳上擺設酒席，他們這種酒席，却與衆不同，每人面前端上一張茶几似的小桌子，一張桌子擺好一只酒杯，餘無一物，一忽兒，階下一個凶面大漢，高喝一聲上菜，頓時樂聲大作，廳外十幾個婁兵，每人雙手捧着一具木盤，裝着滿滿一盤紅燒大塊牛肉，牛肉上插着明晃晃一柄尖刀，刀柄上插着一朵紅鮮花，魚貫而進，把一盤盤牛肉，依次分送到各人桌上，這般人退去，又是幾個婁兵，披着紅綢，提着酒壺，在各人面前敬起酒來，依次敬畢，退立一旁，這當口翻山鶴條的站起身來，端着面前酒杯，高聲說道，敝寨沒有別的敬意，權請諸位英雄喝幾杯水酒，聊表微忱，說畢，自己啣的一聲，把酒喝乾，舉杯四照，紫霄等祇好領情，各自飲乾了面前酒，旁邊侍候酒席的婁兵，又提着壺一一斟滿，酒過三巡，翻山鶴舉手拔出肉上尖刀，向各席一揮，說一聲請，便聽得滿座啞啞割肉

的聲音，宛如風捲殘雲，剎時盤盤俱空，只有紫霄面前一盤肉，毫釐未動，一柄刀也依然直立在牛肉上，但是翻山鶴手下的過天星老獬獅黑煞神和幾個頭目，肉雖吃盡，手中一柄尖刀，却依然緊緊捏住，並不撒手，好像等候又上一盤肉似的，紫霄一雙秋水如神的妙目時時貫注各人動作，看出他們執刀在手神情有異，愈發留心翻山鶴舉動，恰好翻山鶴也留神紫霄面前一盤牛肉，紋絲未動，似乎露出鄙夷之態，以爲紫霄畢竟是個尋常女子，身體脆薄，怎吃得下這樣英雄之肉，剎時眉目一動，向階下大喝一聲收刀，便見廳外兩個婁兵扛進一塊木牌來，宛似一座小小屏風，木牌有一人多高，中間畫着一個精赤的人，五官四肢俱備，掌中又畫出一個紅圈，圈中寫了一個心字，婁兵扛進這塊木牌，放在離席遠遠的中間，翻山鶴笑向三義堡諸人道，咱們練武的人，三句不離本行，不比酸溜溜的先生們，在吃酒搗口，行甚麼酒令兒，哼幾句詩曲兒，俺們可幹不上來，所以俺想了一個法子，弄出這樣一個頑意兒來，每人吃完了肉，把手上小刀兒向那木牌上的人兒擲去，同時嘴上喝一聲擲中何處，譬如嘴上喝一聲中目，刀發出去，果然擲中眼上，刀不跌下，便見功夫，咱們大家公賀一杯，如擲不中，或中了以後，刀仍跌下來，便罰他一杯，俺想這法子最公道不過，也可以助興，而且這種玩意兒，有武功的人，也不甚難，大家一定樂意的，現在俺先來試一下，諸位不要笑話，看俺獻醜，一語未畢，猛喝一聲看俺取他心肝，就在這一聲大喝中，嗤的一線白光直射木牌，噹的一聲響，那柄割肉的尖刀，入木三分，正插在畫出的紅心中間，大家不免齊聲喝彩，公賀了一杯，翻山鶴得意非常，呵呵大笑道，快上酒來，看那一位英雄出馬，咱們好舉杯恭候，這時黃飛虎再也忍不住了，一抬身，離開離席，居中立定，向兩面一抱



拳，笑道，俺也來試一下，但是一柄刀不夠用，無論那一位，借幾柄用用，袁鷹兒湊趣，慌把自己桌上的一柄遞與黃飛虎，黃飛虎接過了刀，又轉身走到黑煞神面前，笑道，黑兄，你的也權借一用，黑煞神正樂意三義堡人物獻點能耐，鬚髯自己面上也增光彩，一聽黃飛虎改變花樣，慌笑嘻嘻把刀送上，却悄悄說道，將軍絕藝，何消說得，儘量施展罷，黃飛虎微笑接過，返身直退到中間設獸皮椅所在，距離席下木牌，約有五六丈遠，比翻山鶴坐席所在，又遠了不少，黃飛虎退到不能再退地方，然後立定身，笑向左邊玉龍岡席上說道，俺武功淺薄，偶然湊個趣，想借花獻佛，敬諸位酒杯，敬得上敬不上，休得笑話，說畢，先把一柄刀插在腰帶上，兩手分執兩柄，突然喝一聲看俺取他雙目，只見他雙手一揚，那邊木牌上，噹噹兩響，兩柄刀不偏不倚分插在兩隻眼珠上，衆人不由的喝起連環彩來，不料他一轉身，面朝裏，背朝外，拔出腰間那一柄，反臂一掄，喊一聲再來一下，衆人急看時，只見木牌畫的人頭上，三柄刀插成一個倒寫品字，最後反背擲的，正中在嘴上，這一下，把袁鷹兒黑煞神樂得手舞足蹈，過天星老獬獨驚得目瞪口呆，那翻山鶴却一手端杯，一手指着黃飛虎向紫霄問道，這位英雄，素未謀面，也是貴堡的人物麼，紫霄端坐微笑道，寨主久聞黃總兵大名，何以覷面却不認得，這一句話，宛如石破天驚，廳上廳下，凡是玉龍岡的人，沒有一個不大吃一驚的，無數眼光，都注在黃飛虎一人身上，猛聽得噹的一聲怪響，翻山鶴手上一隻酒杯，掉在桌上，幸而離桌甚近，砸得不重，沒有粉碎，祇把滿滿一杯酒，流得點滴無餘，原來黑煞神跟三義堡人馬回到山寨，大家匆匆會面，無庸細說，到了廳上，大家全神都注在紫霄一人身上，對黃飛虎全沒有理會，彼此便是在嶺下廣場上見面時，雖經黑煞神介紹一次，

無奈紫霄早已暗囑黑煞神，不到相當時節，不必說明黃飛虎來蹤去跡，所以黑煞神在廣場上給翻山鶴指點時，只含糊說了句這人姓黃便完，這時突然出現了黃總兵，在翻山鶴耳中聽到黃總兵三字，怎的不驚，以為官軍和三義堡合在一起，借機進山，抄襲山寨來了，連自己同氣連枝的黑煞神，也疑惑他吃裏爬外，同他們一鼻孔出氣了，這擋口，廳上廳下，凡是山寨的人，除出黑煞神，個個手握刀把，預備拼命，却聽得坐在首席上的李紫霄，盈盈卓立，一雙神光塊澈的妙目，電也似的向全廳一掃，嫣然笑道，寨主休驚，諸位英雄不要誤會，這位黃總兵黃飛虎，現在不是率領官兵的總兵官，却是三義堡志同道合的人了，諸位不信，請問黑英雄便曉，黑煞神慌也離席，笑嘻嘻向老獬豸說道，今天女英雄到此，還帶着一樁天大喜事來，別人還可，惟獨你老哥還應該拜謝那位女英雄呢，老獬豸察着一個高紅鼻子，滿臉佈着驚疑之色，正想開口，黑煞神兩手一搖，大笑道，你且別燥，聽我細說，接着便粗枝大葉，把黃飛虎棄官的情節，說了一遍，這一番話，聽在玉龍岡人們耳中，等於吃了一席壓驚酒，各人眼光，却不注意黃飛虎，只一齊注到紫霄身上，人人心中都驚奇這樣一個美人胎兒的女子，有這樣了不得的本領和智謀，怪不得三義堡要唯她獨尊了，這時黃飛虎早已回到自己席上，暗地留神翻山鶴，見他聽了黑煞神一席話，低頭不語，一會兒又抬頭打量打量紫霄，似乎心裏正打算一樁主意，猛聽得紫霄又笑道，現在諸位疑慮盡釋，我們不要辜負寨主一番盛意，剛才黃將軍三刀齊中，我們應該公賀一盃，以後再請那一位英雄大顯身手，說畢，自己先舉盃喝盡，大家被她一提，如夢初醒，翻山鶴身居主席，反覺着不得勁兒，慌也一仰脖子，舉盃相照大聲笑道，我們非但該公賀一盃，黃將軍絕藝驚人，而且還要同賀一盃，

黃將軍與我們志同道合，前程無量，衆人齊聲應道，寨主說得有理，我們多歡飲幾盃才是，於是大家乾了兩盃，老獬吃了幾盃酒，鼻子格外發亮，一張臉紅得像噴血一般，配着雪也似的鬚眉，紅白相映，非常別緻，這時也離席而起，先向紫霄打了一躬，轉身又走到黃飛虎席前一躬到地，開口說道，將軍棄官，原由塔兒岡而起，雖然將軍豪氣凌霄，棄官如遺，在俺心裏，總覺抱歉，特地向將軍謝罪，此後將軍如有用得着俺的地方，雖死不辭，說畢，又是一躬，黃飛虎看他這般年紀，還有這樣精神，說話也謙恭有禮，不免也周旋幾句，老獬說了幾句門面話，又回身走到中間，向木牌一指道，黃將軍連珠三刀，刀刀中的，實在無人及得，俺年老藝疎，滿心想借花獻佛，敬諸位幾盃，無奈藝不由人，恐上不了諸位法眼，姑且借酒蓋臉，玩他一下，練得好練不好，請諸位多多包涵，翻山鶴一見老獬出馬，高興得了不得，慌笑說道，生薑老的辣，我們洗盃恭候罷，老獬且不答言，走近木牌，伸手拔下四把刀，回身走到起先黃飛虎發刀所在，却不回轉身來，背着木牌，連頭也不回望一望，只聽他猛喝一聲穿掌，同時兩手反腕一揚，便見兩道白光，從他肩頭發出，噹的一聲，兩柄刀正插在木牌人的左右手心內，接着又聽他喝一聲穿膝，照樣又把餘的兩柄刀發出，整整的插在木牌人的兩膝上，衆人都喝起彩來，齊說這手功夫真不易，最難得的背後無眼，怎能夠得心應手，發得這樣準呢，翻山鶴更是樂不可支，連說乾盃乾盃，於是衆人又公賀一盃，這時紫霄喝了幾盃酒，面泛桃花，益顯得姣艷欲滴，神采照人，卻見她笑吟吟抬身而起，指着木牌說道，咱們飲酒作樂，卻苦了這畫人兒，二連吃了好幾次尖刀，現在我來變個花樣兒，衆人聽她要出手，精神大振，都一齊望着她，不知她變出甚麼花樣兒來，卻見她嫋嫋婷婷的走到

木牌邊，伸出玉手，把木牌上的尖刀，一齊取下，又分花拂柳的將手上的刀，一一還與本人，然後又退到木牌前面立定，向衆人笑道，木牌上畫人兒苦頭吃得不小，現在發個慈悲，我來代替它一下，諸位不要替我担心，手上有刀的，儘管用力發出來，只當我同木牌人一樣，發一柄兩柄，沒有多大意思，席上有刀的，儘管一齊發來，且看我是不是同木牌人一樣，這幾句說得真是驚人，而且出人意料之外，非但玉龍岡的人，以爲她多吃了幾盃酒，胆大妄爲，連袁鷹兒黃飛虎都有點驚疑起來，黑煞神更是不安，連連搖手道，女英雄本領絕人我們早已知道，何必弄出這樣玩意兒來，便是要來個新鮮着兒，也有的是花樣，這樣舉動，誰也不肯發刀的，這幾個人的驚疑，原也在情理之中，而且一半也怕紫霄過於張狂，弄得沒有好結果，其實這般勇夫，那知紫霄，沒有確實把握，豈肯冒昧從事，原來紫霄此舉，早已算定，席面手上有割肉小刀的，除三義堡來人外，祇有翻山鶴過天星黑煞神老獬獅幾個人，黑煞神心服口服，名義上尙是玉龍岡的人，其實已列在自己一邊，這樣，能向自己出手的，只有翻山鶴等三人，這三人的武功，一望而知，滿讓他們一齊發刀，憑自己功夫，也尙可應付得下，當下成竹在胸，向黑煞神笑道，黑兄萬安，不是俺誇口，這幾柄小刀，在俺眼中，也同紙糊的差不多，那一位胆大英雄，快請出手罷，一語未畢，只聽得主席上翻山鶴大喝一聲，俺先敬你一刀，衆人大驚，急看時，只見紫霄不離方寸，笑吟吟右手兩指箝住一柄尖刀，向衆人一揚道，你們看，這種刀不是紙做的是甚麼，隨說隨將兩指一翻，那指縫裏的尖刀，便像麵糊似的折了過來，咄的一聲成爲兩斷，掉在地上，這一下，把廳上廳下鎮壓得鴉雀無聲，如果有一根繡花針掉在地上，也可聽得出來，連喝彩都不敢喝出聲來了，卻不料黑

煞神肩下一席上的過天星，使出壞心眼來，他以為紫霄此時賣弄手段，意氣飛揚，定難兼顧，暗地掣刀在手，看準紫霄咽喉用足腕力冷不防，喝聲着，刀光如電，只一瞬功夫，眼看雪亮尖刀上了粉臉香頸之間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只見紫霄一退步，朱唇微啓，牙齒透香，巧不巧，正把刀尖噙住，趁勢玉腕一舒，執住刀柄向過天星席上一舒，嬌喝一聲，還你一刀，這一下真把過天星嚇得魂靈直冒，啊喲一聲剛才出口，只聽得嗖的一聲，那柄刀擦着過天星頭皮，直飛到身後一支大木柱上，釘在柱上，餘勢猛勁，來回直晃，可是過天星網巾前面一朵茨菇結兒，卻已削斷，掉落下來，只把過天星嚇得面白唇黃，向桌底直躲，兩旁黑煞神老獬豸也吃驚非淺，以為紫霄要取過天星性命，在這驚心動魄擋口，猛聽得翻山鷓大喊一聲，好本領，推案而出，搶到紫霄面前，納頭便拜，口內說道，耳聞是假，眼見為真，今天俺碰着真英雄，這座玉龍岡寨基業可以穩固了，紫霄見他說拜就拜，真個跪在地上叩起頭來，慌忙退在一旁，連說寨主多禮，折殺妾身，快請起來，一語未畢，翻山鷓騰的跳起身，向兩面席上一拱手，高聲說道，俺今天恭迎這位女英雄上山，原有一個大大的宏願，便是俺平日想訪求一位智勇雙全的大英雄，主持玉龍岡，集合綠林同志，另做一番事業，凡是玉龍岡的人，大約都知道，便是這位塔兒岡老大哥，也抱此心，想不到黃將軍率領官軍到此，倒替俺們引了這位女英雄出來，此刻見識到女英雄驚人絕藝，怪不得黃將軍傾心相隨，現在我們有了女英雄和黃將軍，便像有了柱心骨兒似的，趁此羣英聚會，俺翻山鷓率領玉龍岡大小人馬，情願恭奉女英雄為總寨之主，以後悉聽女英雄命令，如有不服的，便請他挺身出來，和我先較量較量，翻山鷓話音未絕，廳上廳下，歡呼如雷，齊聲喊着，願聽女英雄號令，黑

煞神更樂得手舞足蹈，向老獬豸豎着大拇指，喊着玉龍岡從此興旺了，你那小小的塔兒岡，快趁此打主意罷，老獬豸笑道，你且不要忙，俺自有主意，也不必忙在一時呢，黑煞神誤會了他的意思，以爲老獬豸不樂意，一堵氣，回過頭去，猛見過天星霍地托案跳出，高聲嚷道，檢日不如撞日，俺們寨主既然虛衷讓賢，便在今天奉女英雄坐上第一把交椅，有何不可，然後把三義堡玉龍岡兩處英雄合起來，排定座位，插血爲盟，咱們就可轟轟烈烈幹起來了，翻山鷓也是急如星火的人，連說有理有理，咱們就擺起香案，當天盟誓，這句話剛出口，早有幾個頭目，掇去中間那塊木牌，換上長案，設起香燭，中間還放了一大盆黃酒，這時鬧鬧闐闐，人多口雜，弄得李紫霄插不下嘴去，袁鷹兒黃飛虎暗喜目的已達，私下一商量，索興袖手旁觀，讓玉龍岡人們瞎起鬧，一忽兒備齊了白鷄黑狗，當場宰割，取血滴在案上酒盆內，旁邊放了一個瓢子，一面令全山頭目伺候，諸事齊備，人聲略靜，翻山鷓便請紫霄主盟，紫霄立在香案前，向衆人略一斂衽，然後從容說道，紫霄今天原是奉路堡主之命而來，萬想不到承諸位這樣抬愛，但是紫霄一女流之輩，如何担当得了大事，望諸位不必多此一舉，再說大家既然志同道合，第一以義氣爲重，只要衆志成城，向前做去，便可業成基固，紫霄說到此處，話鋒略頓，便聽得衆人轟雷般喊道，女英雄不必再謙遜了，如果這樣謙讓，我們沒有辦法，只好散夥了，這時黃飛虎挺身而出，抱拳說道，女英雄這番話，全因爲今天到此作客，這一來，好像喧賓奪主，其實在坐英雄，都是光明磊落漢子，尤其是此地寨主，久存讓賢之心，求賢若渴，才披誠相見，這種舉動，俺第一個欽佩萬分，如照實在情形說，在坐英雄雖然各有絕藝，所學不同，但是包羅衆長，智謀出衆，實在要推女英雄爲首，以後

有許多大事，我們在女英雄領導之下，合力去做，今天香案已備，萬萬不要說了不算，俺勸女英雄以大義爲重，不必再謙，免失衆人之望，黃飛虎這一陣勸駕，加上衆人齊聲附和着，紫霄也只可點頭應允，衆人大喜，翻山鶴立時燒起一大股香，雙手獻與紫霄，請她爲首通誠，紫霄雙手捧香，面孔一整，緩緩繞到香案前面，對着廳外，把香高舉過額，默默通誠，半晌，回身插在香爐中間，又繞到香案裏面，面南朝北，叩下頭去，盈盈起立，一挽袖，露出雪白皓腕，舉起瓢匙，在酒盆內舀了一瓢白鷄黑犬和成的盟酒，一口吸乾，瓢回原處，然後朗聲說道，俺既承諸位抬愛，只可暫時担当，但是俺有三件事，要當衆聲明，諸位如有不願意的，也可趁此講明，萬一事後翻悔，那時節，寒規森嚴，須怨不得俺不懂情面，至於俺要預先聲明的三樁事，也是正大光明的事，第一件，俺強煞是一個女流，雖然暫時忝爲諸英雄之首，應該仍照翻山鶴寨主志向做去，將來倘有比俺高強的英雄到來，不論男女，俺情願相讓，決不留戀，第二件，咱們雖是身爲綠林，却不能同一味劫掠的綠林同道，咱們取的是食官奸商，救的是忠臣義士，希望諸位同抱此心，替玉龍岡發揚聲威，增加光耀，第三件，從今天起，不論玉龍岡三義堡一切人等，不得隨意行動，凡事須秉承總寨命令而行，所有應該整頓的山規，和佈置的軍事，以及偵察外面情形的職司，俺邀集全寨諸英雄，從長規定，分派妥當，各司其事，不得混亂，這三件，諸位如依得，便請飲此血酒，衆人齊聲喊道，這樣正大光明的事，不要說三件，便是三百件也情願，衆人大聲一嚷，翻山鶴便揮拳擄臂來取酒瓢，不料人叢中擠出一顆雪白頭顱，一個勁兒鑽到香案邊，一抬頭，伸手搶起酒瓢，嚼的一聲，便喝了一瓢，酒瓢一摔，一轉身，搶到紫霄面前，雙腿一跪，咚咚叩了一陣響頭，跳起

身來，大喊道，俺老獬率領塔兒岡三百健兒，願奉李總寨主旗號，一言爲定，俺先偏此血洒了，黑煞神樂得喜着大嘴，在人縫裏向老獬大拇指一豎，哈哈笑道，怕你不投到女英雄門下，接着翻山鷄，黑煞神，過天星，黃飛虎，袁應兒和玉龍岡衆頭目，一一飲過盟酒，然後黑壓壓跪了一廳，行參拜總寨主大禮，翻山鷄又吩咐後寨殺牛宰羊，重整筵席，犒賞全山婁卒，連三義堡堡勇，新降官軍，都有一份，這時聚義廳上紫霄高居首坐，和衆好漢重整杯盤，開懷暢飲起來，席上紫霄和翻山鷄等商定交椅名次，彼此謙讓一回，遂算定局，規定的是，玉龍岡總寨主李紫霄，寨主翻山鷄，黃飛虎，黑煞神，袁應兒，過天星，小虎兒，三義堡分寨寨主路鼎，塔兒岡分寨寨主老獬，當下名次排好，諸事粗定，日色已漸漸西沉，照翻山鷄意思，便要打掃後寨房屋，請總寨主黃飛虎袁應兒留在寨內，經紫霄說明，尙須回到三義堡佈置一下，然後挑選新降官兵和堡勇，再回到山寨來，於是席散以後，李紫霄依然帶着黃飛虎袁應兒和虎皮兵下山，這時紫霄下山，便與上山時大不相同，全山人馬，直送到山口來，紫霄一馬當先，走到天鑄谷口，那守谷的一百虎皮兵，正在席地而坐，大盤酒肉喝得興高采烈，想是寨上派人送來犒賞他們的。

## 第十四章 流光劍的奇遇

到來，慌都跳起身來，合隊出谷，一出谷外，紫霄便攔住翻山鷄等不必遠送，就此暫行人馬回到堡中，已到掌燈時候，路鼎和小虎兒率領着堡勇已在堡樓上久



千多大事，高興與興回來，心中大喜，慌一同迎到宅內，帶去的虎皮兵仍然返營休息，紫霄等奪下路宅，說明就裏，路鼎自然格外欽服，小虎兒聽說自己也是一個小寨主，又聽得在玉龍岡席上，衆人怎樣大獻身手，樂得跳上跳下，恨不得立時趕到玉龍岡，顯一顯自己豹皮囊裏金錢鏢，却聽紫霄說道，此行總算不虛，但是俺這樣拋頭露臉，實非本意，此後一切佈置，全仗黃將軍幫助才好，黃飛虎笑道，俺留神翻山鶴老獍等舉動，倒是真心實意，我們只要秉大公做去，事情也很容易，至於調度人馬，佈置大寨，俺知道的，沒有不盡心盡力的，袁鷹兒道，依我想，照師妹主意，此地算是玉龍岡分寨，却首當官軍來路，應該格外厚備實力，作爲壓寨屏障，堡中老弱，似乎都應遷到玉龍岡內去，紫霄妹在堡中戶口內，挑選一隊強壯女子，加緊訓練，作爲貼身娘子軍，到了山寨起居飲食，也方便一點，路鼎說道，袁兄想得週到，真非這樣不可，紫霄點頭道，此層也是要着，還有一節，俺想將堡外官軍，從明天起，趕速換了旗號，調到玉龍岡，再將玉龍岡募兵撥一半到此，交山路兄加緊訓練，每逢朔晦之日，將分寨人馬集合廣場，總檢閱一次，這是關於軍紀方面，至於山內開墾，餉糈支給，也要詳細籌劃一下才好，紫霄說畢，衆人都極力稱是，路鼎又說道，從此師妹總攬全寨，不久即須回山，俺想身爲總寨之主，第一要籠絡人心，明天俺多備金帛，托袁兄帶去，上上下下犒賞一番，也顯得師妹雅量，袁鷹兒拍手道，果然應該如是，紫霄却朝路鼎看了一眼，點頭不語，當下衆人商議停當，就在路宅安息，以後紫霄黃飛虎袁鷹兒帶着新降官軍，和堡中父老，回到總寨，果真照預定辦法一一做去，從此玉龍岡塔兒岡三義堡都在紫霄掌握之中，而且整頓得日見興旺，各處綠林，望風投奔，聲威大振，官廳方面自從黃飛虎一去不

回，索興裝聾作啞，只求相安無事，輕易不敢擅捋虎鬚，河南近省一帶綠林，都替李紫霄起了一個綽號，叫做玉面觀音，提起李紫霄，或尙有人不識，提起玉面觀音，沒有人不豎大拇指，這樣過了一年多，有一天，玉龍岡集合分寨人馬操演之日，路鼎帶着三義堡分寨人馬來與會，操演完後，紫霄在聚義廳上大擺筵席，款待全寨好漢，筵散，彼此尋友問好，互相談心，單說路鼎，好容易來到總寨，同衆人敷衍了一陣，便急急來找袁應兒密談，原來他同紫霄的婚姻大事，被官軍攻堡以後，接着紫霄身爲玉龍岡總寨主，鬧閉關的耽擱下來，偏派他主持三義堡分寨，和紫霄分離兩處，連袁應兒小虎兒也被紫霄帶上山去，這一年多光陰，雖每月朔晦，大家會面，總沒有提親機會，私下同袁應兒商量過幾次，但是紫霄已不比從前閨閣身分，身爲總寨主，內外之事，都聚在他一人身上，想做個媒人，也不容易，却生生弄得路鼎像熱鍋上螞蟻一般，好容易又望到集合之日，所以酒席散後，急急來找袁應兒，兩人在無人處密談了半晌，忽見兩個女兵到來，說奉總寨主之命，叫兩人到後寨相見，路鼎大喜，慌一齊跟女兵走到後寨，原來紫霄在嶺上另建一所房屋，佈置得幽雅非凡，一切起居飲食，全由近身女兵伺候，外面不聽呼喚，不准輕入一步，袁應兒和路鼎來到後寨，不敢擅入，先由女兵進內通知，然後兩人進去，路鼎却未來過，細看這所房屋，全是本山石木構造，外面圍着短短紅牆，牆內松竹夾道，用石卵石砌成一條不長不短的甬道，兩邊女兵持槍鶴立，走盡甬道，才是小小的一所一明兩暗的樓房，樓上爲紫霄寢室，樓下筠簾靜下，寂靜無聲，却見一縷白烟，從竹籬縫內裊裊而出，散入空中，混漾如絲，兩人跑上階沿，便覺一股非蘭非麝的幽香，透入鼻孔，百體俱泰，簾外兩個秀麗女兵，一見二人到來，捲起香簾，讓兩人進

去，路鼎一眼看到中間畫几上，供着一個牌位，一具獸鼎，正焚着異香，袁鷹兒指着牌位笑道，你看師妹這份孝心，路鼎趨近細看，原來牌位上寫着紫霄父親名號，路鼎慌整衣下拜，立起身來，猛見紫霄穿着一身雅素衣裳，已在一旁冉冉回拜，口中說路兄少禮，路鼎猛然一驚，慌又躬身向她爲禮，紫霄便請他們二人在側室坐談，路鼎到此還是第一遭，每月聚會，總在大庭廣衆之間，沒有紫霄命令，不敢擅自進來，此刻蒙紫霄傳見，如逢奇遇，打量室內畫几琴床，雅潔絕倫，比自己宅內書室，頓有天淵之別，但是平日千思萬想，等到內室相對，反覺無話可說，每一啓口，恐怕談錯了話，惹她不快，小心翼翼的坐在一邊，百下裏都覺不合適，幸而有袁鷹兒從旁打諢，把他侷促不安的神態，遮蓋不少，其實紫霄肚內雪亮，笑向路鼎道，路兄此地沒有來過，一年光陰，過得飛快，反不如我們在三義堡，倒可常常見面，路鼎慌垂頭恭答道，總寨主這一年整頓山寨不遺餘力，其餘不講，只俺們三義堡幾百戶人家，遷移到此，有田可耕，有樹可種，安居樂業，豐衣足食，誰不感總寨主的恩德，紫霄笑道，路兄一口一聲的總寨主，實在使愚妹不安，咱們通家，不比常人，在別人面前，只可照寨規做去，咱們在自己私室，何必這樣稱呼，以後千萬不要如此，愚妹請兩兄到來，便想同兩兄說幾句體己話，兩兄如果這樣拘泥，反而見外了，兩人唯唯之間，女兵們獻上香茶，紫霄一揮手，女兵退出，紫霄說道，請兩兄到此，原有一樁事同兩兄商量，愚妹爲三義堡幾百戶人家，謀個妥當處所，不得已出乖露醜，一半也因爲先父遺言，但是一個女流，老是這樣幹下去，總不是事，幸而這一年多光陰，承衆位英雄重視，一切進行，都也順利，但是愚妹心上，只想早早抽身而退，袁鷹兒笑道，師妹現在可不比從前，一進一退，關係重大，再說也

沒有相當人物，能替師妹的，師妹急流勇退的念頭，只可在俺們兩人面前略談，千萬在衆好漢面前不要露出口風，衆人心志一懈，就不好辦了，紫霄笑道，這一層，俺何嘗不曉得，此刻愚妹忽提此事，並非口頭空談，因前幾天北路探子報到，朝中魏忠賢設計陷害坐鎮遼邊的統帥，把熊廷弼囚在天牢內，早晚要把這赫赫威名的熊廷弼，置之死地，那位熊元帥不但熟諳韬略，便是一身武功，也是別人所不能及的，事情湊巧，昨天老獬獨帶了兩名軍官，向本山投奔，那軍官便是熊元帥部下的將官，還是參將的前程，從前也是綠林中人，與老獬獨有舊，熊元帥一下天牢，部下星散，那兩人還算有點忠心，想搭救故主，才投奔老獬獨求救，老獬獨又引到總寨見俺，俺時常聽先父說起熊元帥本領，久已欽佩，愚妹意欲獨自一探天牢，救出這位英雄，倘然天從人願，把熊元帥救到本寨，請他號召舊部，定可做一番大事業，那時節，愚妹也可脫身了，所以暗地請兩兄進來商量一番，路鼎首先開言道，師妹近來威名遠振，外面難免認識師妹，萬一遠行涉險，孤掌難鳴，如何是好，再說山寨裏不可一日無主，此事還宜商酌，紫霄道，路兄話也有理，但是熊元帥宛如淺水蛟龍，無人救得，心實不甘，路鼎思索了半晌，猛然一拍手掌笑說道，愚兄近年來，悶得心慌，不如由俺代替師妹一行罷，袁鷹兒也說道，我也有此思想，不如咱們兩人暗地北上一趟，俺最近得到一種秘術，可以改換形容，此去倒用得着，俺想北京是帝王之居，戒備必定嚴密，斷難強來，只可智取，咱們兩人到了北京，尋個妥當處所，見機行事，好歹要救出熊某來，咱們兩人隨處可安，到底比師妹方便些，紫霄大喜道，路兄一人獨行，愚妹還不放心，有袁兄同去，諸事都有照護，但願兩兄馬到成功，便是兩兄此去，對於山寨諸人，也要瞞過，免得走漏風聲，路

鼎道，準定如此，事不宜遲，咱們明晨動身；當下二人計議妥當，紫霄又叮嚀再三，兩人領命出來，袁鷹兒陡然記起一事，慌笑道，路兄在甬道時候，俺還有一句要緊話，問一聲師妹才好，說畢，又匆匆返身進室，良久，良久，才見他滿面春風的跑出來，路鼎慌問何事，就攔這許多功夫，害得俺癡立了半天，袁鷹兒不答，拉着他三步併作一步，奔到嶺腰一片松林內，才立定身，四面一看無人，向路鼎肩上一拍，哈哈笑道，你應該怎樣謝我，路鼎被他猛孤丁的說了這麼一句，茫然不解，袁鷹兒大笑道，你一年來朝晚念念不忘的是甚麼，路鼎如夢初醒，一把拉住袁鷹兒問道，難道已得到好消息麼，袁鷹兒道，咱們這位師妹，真非常人可及，自從你把月下老人的責任攔在我肩上，我常常留意機會說話，無奈接連發生大事，她又冷若冰霜，看不透她老人家存何主見，不敢冒昧啓口，此刻咱們兩人出來，俺偶然想起，這一去北方，又要把這事冷攔，拼着討個沒趣，好歹要探個口風出來，故而俺又回身進去見她，你猜她怎樣說，路鼎急道，定是一口應承，所以你要我謝媒了，袁鷹兒冷笑道，事情那有這樣容易，我二次跨進門，她也預備出門巡視各處去，一見我翻身重進，不待我開口，便玉手一揮，凜然說道，你不必開口，俺早知來意，請你轉告路兄，只要他救得出熊廷弼同到山寨來，使我得早早抽身，那事便好辦了，她說了這句話，竟自率領女兵，從一重側門出去了，俺始終開不了口，幸喜事有指望，她雖然沒有指明，已盡在不言中，祇要你此去事能成功，便可穩穩到手了，俺替你做到了這一步，已算寶塔合尖，祇差一層，而且還要陪你跑這一趟遠道，你自己想，應該不應該謝我呢，路鼎又驚又喜，慌慌兜頭一揖道，照這樣看來，咱們行動，都在她眼中，但願袁兄陪俺此去，天助人願，請得那位熊元帥來才好，橫豎

俺立誓達到目的，便是跑龍潭虎穴，也要試他一試，惟望袁兄多担點辛苦，助我一臂，袁兄大恩，永不敢忘，袁鷹兒笑道，想不到你們婚姻，繫在牢內的熊元帥身上，而且咱們的寨主，把這場功勞以自己身子作獎賞品，不怕你不死心塌地的去幹，祇苦了俺空自冒熱氣，也夾在中間，算甚麼來由呢，路鼎惟恐他不願意同去，作了無數的揖，賠了無數小心，兩人才暗地打點，悄悄動身，他們兩人這一去，在開元寺內巧遇熊經略夜探相府，陪同熊經略回到山寨一段情節，已在前幾回表明，不必再敘，祇說二人陪着熊經略到了河南玉龍岡，好像得着奇珍異寶一般，尤其是路鼎念念在自己婚姻上面，以為這種功勞，定蒙紫霄首肯，誠惶誠恐的陪着熊經略到了山寨內，先由袁鷹兒進去通報，紫霄正在聚義廳，和黃飛虎翻山鶴黑煞神過天星等談論山寨之事，忽見袁鷹兒回來，報說熊經略業已請到，大喜過望，忙向衆人說道，諸位尙未知曉此事原委，但是熊經略的威名，諸位諒必早有所聞，因受奸臣陷害，困在牢內，俺特地暗暗命路袁兩兄北上，設法救出，請到本寨來，居然蒙熊經略屈駕到此，真是本寨的大喜事，諸位快整衣一同迎接，衆人一聽坐鎮遼瀋的熊經略到來，真出意料之外，尤其黃飛虎，久任總兵，深知熊經略文武全材，智勇蓋世，雖然聽人說過，祇魏忠賢奸黨掣肘，軍事很不順手，却不料忽然到此，衆人各各猜疑，紫霄也不去管他們，祇教跟着自己直迎到寨門外來，這時熊經略和路鼎，在寨門碉樓下稍候，忽見袁鷹兒引着一大羣人出來，碉樓下刀槍如雪，大吹大擂，熊經略久經戎行，統率貔貅，何等威勢，這種山寨規模，雖然也整頓得有聲有勢，但在熊經略眼中，便同兒戲一般，却見高高矮矮橫眉豎目一般漢子擁着一個淡粧素服，外披玄色風氅的絕色女子，見她舉步安詳，神態嫺雅，夾在這不三不四一類漢

子當中，格外如鷄羣鶴立，看神情，一般雄糾糾的漢子，對於這女子好像衆星拱日，唯命是從，便料到這女子定非常人，果然，路鼎在耳邊悄悄知會，先走的便是敵寨總寨主李紫霄，後面的全是李總寨主手下得了的好漢，熊經略笑了一笑，便大踏步迎上前去，李紫霄後面各好漢，總以爲熊經略定必天神模樣，不同凡俗，萬想不到遠遠過來一個奇醜黑臉，一身破袍的怪漢，便是恭迎的嘉客，只有紫霄已由袁應兒暗地通知易容改裝的事，慌慌緊趨幾步，恭立道左，歛衽致敬，口中說道，蒙熊經略虎駕降臨，山寨增輝，衆人一看總寨主如此，也祇可躬身爲禮，熊經略哈哈大笑道，諸位好漢少禮，俺夢想不到來此一遊，同諸位覲面，此刻蒙路兄知會，知道這位李小姐家學淵源，本領超羣，更是幸會，紫霄一陣謙讓，便迎到聚義廳上，殷勤奉客，衆人也依次落坐，熊經略開言道，俺奉當今聖上提拔之恩，統兵邊寨，原期馬革裹尸，捐軀報國，可恨魏忠賢這廝，朦蔽聖聰，通敵弄權，矯旨召回，把俺困在天牢，俺本不難一死報國，只恨奸臣一手蔽天，奸黨滿朝，忠良逝世，俺雖盡忠一死，於國毫無益處，而且這樣死如鴻毛，也不值得，所以略施小計，便脫出牢籠，當夜仗劍入奸相內院，意欲爲國除奸，不料奸臣惡貫未盈，被他巧脫，却在這夜，無意中逢到貴寨路袁兩位好漢，才知衆好漢謬采虛聲，仗義奮救，想不到素未交往的貴寨，倒有如此俠腸，使俺不免有動於衷，可是俺已決志匿迹銷聲，不問國事，從此易容換名，倘伴山水，做一個世外遺民，只因路兄兩位再三邀遊貴寨，諸位一番俠腸義骨，也是可感，不容俺不前來一謝，現在見着諸位好漢，乘此當面謝過，尚有老友在揚州相候，不便多留，就此告辭，說罷，站起虎軀，向衆人一抱拳，便欲拂袖而出，衆人看他落落寡合，旁若無人的神氣，原已不快，一見他說

完要走，誰也不起立挽留，便是路鼎袁鷹兒兩人，陪同熊經略回山寨來，已算有了交代。熊經略去留，却不在心上，這擋口，只有紫霄一見熊經略拂袖告辭，趕忙盈盈離座，朗聲說道，山鄉茅舍，當然難留虎駕，但是妾千里恭迎，也有一片微忱，千祈經略稍坐片時，容妾一言，熊經略哈哈笑道，女英雄虛衷識賢之心，俺在途中，已聽得路袁兩位提及一二，不瞞你們說，正惟有此先入之言，使俺不敢多留，倘然彼此萍蹤偶聚，朋友盤桓，俺已是世外閒人，一無罣礙，何必作此矯情之舉呢，紫霄一聽，話不投機，慌掉轉口鋒，婉委說道，妾無非欽敬經略，故而千里邀迎，並無別故，如蒙經略鑒諒愚忱，屈留幾日，使敝寨稍親教益，不致走入迷途，便已心滿意足，受賜不淺，說罷欽衽肅立，意甚恭誠，熊經略目光如電，把在座人物，早已一覽無餘，對於紫霄神儀瑩澈，秀麗天成的豐度，也暗暗驚奇，此刻又聽她一番談吐，竟是一個巾幗中不可多得的人物，不禁又回身就座，徐徐笑道，熊某百戰餘生，弄得這樣結果，可稱得不祥之身，尙蒙女英雄另眼相待實深慚愧，現在既蒙款留，盛情難却，且同貴寨諸好漢，稍作勾留便了，紫霄大喜，一聲吩咐，立時在聚義廳上擺設筵筵，殷殷勸酒，却好塔兒崗寨主老獍，聞信趕到，而且領着投奔的兩名參將一同前來，這兩名參將，一名趙奎，一名雷宏，此時在老獍手下，也算山寨人物，老獍領着闖進聚義廳，一見當中首席上，虎也似的踞着一個奇醜怪漢，却不見熊經略的面，經紫霄說明，才恍然大悟，趙奎雷宏慌忙緊走幾步，俯伏在熊經略席下，低低報名參見，熊經略低頭一看，依稀認得是自己部下，頓時觸起往日雄心，髮鬚磔張，目光如火，四面一看，不禁長歎一聲，一揮手，叫趙奎二人起來，兩人却不敢就座，悄悄走到熊經略背後，分立兩旁，這擋口，一個山寨頭目，正



捧着酒盞上來斟酒，熊經略忽然喝一聲且慢，一伸手，從腰間解下一個朱漆葫蘆，去掉塞子，舉手一搖，却是空的，呵呵大笑道，俺吃不慣悶酒，把俺這葫蘆灌滿就得，頭目真個依言，把一壺酒灌入葫蘆內，不料葫蘆雖小，容量却大，連灌了三壺，才裝滿，熊經略提起葫蘆，便直着脖子，骨都都灌入口中，滿滿一葫蘆酒，少說也有四五斤，被他鯨吸長川般灌下肚去，兩個頭目輪流灌酒，還來個手忙腳亂，他腆着胸脯，張着怪嘴，來個葫蘆到嘴，一口吸乾，一會兒功夫便喝了三四十斤，兀自嘔嘴吮舌的大呼酒來，衆人看他喝了這許多酒，連面皮紅也不紅，也都駭然，老劉獼平日也以飲酒自豪，今天一看人家這樣喝法，真是小兒見了大巫，嚇得攔着杯，瞪着目，看呆了，但在紫霄眼中，便看出熊經略內功深純，非同小可，這種遠年花雕，一口氣吸下三四十斤，酒力一點不發洩出來，無論如何好酒量，也不易辦到，定是運用氣工，將酒凝聚肚內，料知熊經略已看出山寨諸人輕視態度，故意如此做作，一半借酒澆愁，一半略露功夫，說不定下面還有妙文，却一眼看見小虎兒，坐在過天星肩下，兩人鬼鬼祟祟，挨着肩，不知商量甚麼，料知小虎兒又要作弄過天星，原來小虎兒自到山寨，衆人喜他聰慧，又是總寨主胞弟，諸事都愛護他，過天星年輕好事，想在小虎兒身上，巴結總寨主，格外同小虎兒親近，小虎兒却看不起他，時常想法作弄他，這擋口，小虎兒偷眼看熊經略怪形怪狀，旁若無人，黃飛虎翻山鶴等，也竟存輕視，默坐無言，靈機一動，便悄悄拉了過天星一把，低低說道，你看俺們姊姊，把這怪物這樣推崇，黃寨主等却有點看不起他，定是沒有甚麼大本領，你何妨當場顯點能耐，把這怪物的氣焰，壓他一壓，也顯得咱們山寨是英雄，你一開頭，黃寨主等，便可接着你一顯身手了，俺姊姊還有意思留這怪物在山

寒裏，俺第一個看不上眼，你有法，把他趕走，我真感激你一輩子，他這幾句話，真搔着過天星癢筋，而且他也看出翻山鶴等神氣，自己一出場，真能夠博得大眾同情，低頭一想，便有了主意，悄悄對小虎兒道，你不要響，我去去便來，說畢，立起身溜出去，這擋口，熊經略兀自一語不發，一個勁兒猛喝，又喝了一二十斤下去，忽聽廳外鼓樂大作，十幾個精壯漢，魚貫而進，一色穿着棋布坎肩，紫花布短叉褲，光着兩臂兩腿，頭上挽着抓頭髻，鬚插鮮花，足踏麻鞋，每人兩手捧定一個朱紅大盤，每一盤內，放着一尾炙香四溢的黃河大鯉魚，分獻各席，爲首一個漢子，長得一身細白皮膚，刺着遍身藍靛花紋，面上却用烟煤塗得精怪一般，雄糾糾捧定魚盤，步趨如風，奔近熊經略席前，單膝點地，舉盤過頂，尖咧咧的高喝一聲，請貴客用鯉，小虎兒眼尖，早已看出這怪模怪樣的漢子，是過天星喬裝的鬼戲，正在暗暗直樂，却不料在過天星高喝一聲，熊經略低頭一瞪之間，猛見過天星一長身單臂托盤，條的從腰間拔出明晃晃一柄尺許長兩面開鋒的牛耳尖刀，用刀鋒戳起一大塊魚肉，腕上一攢勁，竟這樣連刀帶魚，疾向熊經略口內送去，這一下，倒也出人意外，一廳的眼光正在集注那柄尖刀擋口，猛見熊經略鼻子哼了一聲，闔口一張，迎向刀鋒，唳嚦一聲，刀鋒立斷，嘴上一陣大嚼，霍的仰面一吐，廳上頂樑中間，鎗的一聲，那寸許刀尖，深深嵌入，衆人眼光一陣晃亂，俱各駭然，過天星在他咬斷刀鋒之際，只覺虎口一震，暗暗生痛，心裏一驚，正想放下魚盤，收起斷刀，轉身便走，忽又聽得熊經略在上面哈哈大笑道，俺不是王僚，怎的你學起專諸來，這齣戲未免唱得景不對題啊，說罷，虎目一張，威稜四射，過天星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，放下魚盤，轉身便走，過天星一轉身，熊經略條的眉頭一皺，雙

手一拍肚皮，喊聲要吐，衆人以爲灌下這許多酒去，真個攔不住要嘔吐出來，萬不料在這一瞬功夫，只見熊經略朝着過天星身後，大口一張，喉頭嗤嗤一聲怪響，匹練價衝出一道亮晶晶的水龍來，正噴向過天星背上，猛聽得過天星啊喲一聲，身不由己的騰空而起，被這條水龍直衝出廳外，跌下階沿，最奇熊經略口中噴出來的那條水龍，原是喝下去的遠年花雕酒，却不知他用甚麼功夫，由口中噴出來，宛似千尋飛瀑，聚而不散，而且有這樣大的力量，竟把過天星衝得跌出廳外，那條酒龍也跟着飛出廳外，才四散開來，化成酒雨，廳外立着的頭目塞兵，被這陣酒雨，淋在頭面上覺得滾熱非常，隱隱生痛，可是廳內却點滴不沾，祇嗅到廳外酒香，一陣陣直衝鼻管，這一下子，宛如奔雷駭電，席上的人相顧失色，因爲玉龍岡各好漢，除出李紫霄功夫絕衆，剛柔兼到，其餘如黃飛虎以下，都是一身硬功夫，驟見熊經略這種驚人舉動，實是見所未見，實猜度不到他，噴出酒來有這樣大的力量，好笑熊經略兀自假充酒醉，在上面哈哈大笑道，這位小專諸，難道紙做的不成，怎的被俺噴了一口酒，便噴得無影無蹤呢，一語未畢，當場電光一閃，李紫霄提着流光劍，翩然離席而出，笑吟吟說道，經略內家功夫，畢竟不凡，待妾也來班門弄斧，略獻薄技，權當佐酒，不對地方，尙乞經略指教，語音清脆，宛同花外鶯囀，衆人正聽得出神，驀見柳腰一轉，便將劍光錯落，遍體梨花，身法略變，又似銀梭亂掣，素練懸空，劍影人影，一時都無，只覺涼風颯颯，寒襲四坐，正舞到酣處，猛聽得上面熊經略霹靂般拍桌連呼，好劍，好劍，忽又喝一聲，且慢舞劍，俺有話說，這一喝，衆人又不知何事，李紫霄收劍現身，行如流水，暫近熊經略席前，不喘不湧，從容問道，經略有何吩咐，想是劍法平常，有污尊目，萬祈不吝教誨爲幸，熊經

略霍的立起身，抱拳說道，女英雄端的好本領，但是俺有一句要緊的話，想問一聲，俺看女英雄劍法家數，同出一門，尤其是尊劍尺寸和劍光極爲熟識，未知尊師何人，尊劍何處得來，可否見告，紫霄聽他問得奇怪，便據實說道，劍名流光，係先父遺物，妾一點微技，也是先父家傳，熊經略哦了一聲，兩隻怪眼向上一翻，似乎滿腹悽惶，忽又向紫霄面上直注了半晌，才開口道，這樣說來，鐵臂蒼猿李飛虹便是尊大人了，紫霄吃了一驚，暗想父親年青時的江湖外號，已二三十年沒有人提起，晚年遁迹三義堡，不預外事，連三義堡人都少有知道的，怎的他會知道這樣清楚呢，不禁遲疑半天，才問道，經略怎知先父當年名號，不料熊經略一語不發，劈手奪過流光劍，大踏步趕到廳中，雙手持劍一舉，向天大喊，師兄，師兄，想不到廷弼在這佗際無聊之時，會碰見師兄後人，現在俺已辜負你當年一番期望，祇可隱迹埋名了，喊畢，雙目一閉，眼淚奪眶而出，灑豆般撒了下來，這番舉動，比他用酒噴人，還來得突兀，連紫霄也弄得驚疑不定，慌趕近熊經略身邊，急問道，經略如此如此，難道是先父好友嗎，熊經略虎目一張，兀自含着幾滴英雄之淚，却把流光劍還與紫霄，然後整色說道，姑娘，你那時年紀尙幼，大約尊大人也未向你提及當年之事，俺與尊大人豈止好友，多年同門之誼，不同泛泛，想不到無意之間，會逢着姑娘，可喜姑娘長得一表非凡，深得師兄真傳，只可惜師兄業已作故，不能同俺一敘久闊了，說罷，撫胸長歎，沉痛非常，紫霄一聽他是父親同門，又悲又喜，慌招手把小虎兒喚至跟前，一同向熊經略跪下行禮，口喊叔父，熊經略一看小虎兒長得英秀非凡，扶起兩人，問道，這孩子是姪女何人，紫霄悽然說道，先父一生，只姪女姊弟二人，這便是舍弟虎兒，熊經略大喜，一躡身，抱住小虎兒，左看右看，又

用手把小虎兒骨幣上下揣摸了一下，一長身，哈哈笑道，我師兄一生行俠作義，當然盛德有後，此子骨幣非常，倘能得着名師指授，不要走入邪途，將來不可限量，賢侄女尚須好好教導才好，這時黃飛虎翻山鶴等本已驚服熊經略本領奇特，忽又見他們認起父輩交誼來，大家自然離座道賀，李紫霄於無意中，逢着父親同門，又是赫赫有名的熊經略，自然格外高興，彼此又重整盃盤請熊經略入席，紫霄細問當年同門情形，熊經略才說道，說起俺老師，並非江湖人物，原是一位寒儒，是湖南人氏，他老人家隱姓埋名，誰也不知道他真名實姓，俺們年青時，只尊他一聲洞庭先生，如果有人向他請教台甫，他便一笑走得老遠，種種怪僻脾氣，令人莫測，他到處游山玩水，却被俺先父看在眼里，請到舍下教書，洞庭先生一見俺，却非常投機，偏逢俺從小愛舞棒弄拳，那位洞庭先生，每逢月白風清之夜，暗地授俺武藝，吩咐俺不准告知別人，教了兩三年以後，洞庭先生忽從遠處帶了一名英俊少年來，對先父說明，是從讀的學生，是河南人，名叫李飛虹，比俺年紀長了好幾年，先生教俺叫他師兄，說是這位師兄，在五年前，已從他練武，這次又帶他來，預備文武兩學，再深造一點，那時俺得着同學之人，高興非凡，白天一同習文，晚上又一起練武，整整又過了七八年，不幸洞庭先生，便在俺家無疾而亡，臨終時，從隨身皮篋中，取出一口寶劍，幾册破書來，對俺們二人說道，飛虹日有怒稜，身具傲骨，天生風塵豪俠一流，廷弼骨幣出衆，志氣邁羣，將來可以爲國馳驅，封侯勒銘，只可惜你們兩人，都生非其時，到頭來都是一場春夢，現在我將這柄流光寶劍，賜與飛虹，作後日行俠除暴之助，這幾本破書，却是俺一生心血所在，都是行軍佈陣的要訣，賜與廷弼靜心參究，將來定有得益之處，俺一生就祇這兩件東西，權爲

永別紀念，說畢，便一瞑不視，俺兩人替他料理身後清楚，便各自分手了，分手以後的近幾年，飛虹師兄每年定必來我家看望一次，俺知道他浪跡江湖，到處除暴安良，得了鐵臂蒼猿的外號，頗爲有名，自俺走入仕途，相隔千里，便與師兄從此隔絕，直到前幾年俺奉旨征遼，曾託人四處探聽師兄消息，想請他助我一臂，那知他已洗手江湖，隱跡不出，無從尋訪，萬想不到事隔多年，在此得逢師兄後人，回想先師臨終的話，真是一場春夢，所幸賢侄女巾幗英雄，侄兒英秀，也非凡俗，足可慰我師兄于地下了，語畢，微微歎息，捧起葫蘆，喝得囁囁有聲，紫霄應對之間，却已有了一種主意，暫不露出口鋒，只般般以晚輩之禮相待，席散以後，紫霄又堅請熊經略到後寨款待，熊經略既然以父執自居，起初落落寡合的態度，祇可收起，而且也存了一番熱心，想規勸紫霄幾句，在席散後，便由紫霄小虎兒引導到後寨來，紫霄小虎兒陪着到了後寨書室，從新獻上香茗，細談衷曲，紫霄便把先父遺言，爲三義保幾百戶身家安全，才到玉龍岡來的原因，說與熊經略聽，熊經略沉思了片刻，開言道，在這奸臣當朝，盜匪充斥擋口，侄女主意，也是一法，但是這樣做去，恐怕有進無退，以後結果，實在難以預料，如果賢侄女能夠把一般綠林好漢，訓練成節制之師，一有機會，索性做一番忠君保國的驚人事業，俺也非常贊成，就怕綠林道中，很少有這樣胸襟的漢子，祇賢侄女一人，抱此志願，未免德高合寡，到頭來玉石難分，騎虎難下，便沒有多大意思了，賢侄女現在是我的師兄後人，俺不能不直言相告，起初賢侄女想把这个担子加在俺肩上，俺這樣決絕，便是這個意思，紫霄笑道，先時不知師叔是自己人，現在既然明白，怎敢把此事污濁師叔，天幸得與師叔會面，想是先父之靈，暗暗啓迪，千萬請師叔在此多屈留幾天，侄女有

一樁要事，要和師叔細談，熊經路想問明何事，忽遠遠聽得嶺後，鑼聲鐺鐺亂響，紫霄一愕，正待呼喚女兵出外查詢，袁鷹兒已匆匆跑了進來，口稱怪事，經紫霄一問，袁鷹兒說道，秤桿嶺後有一處山坳，離此約有四十多里山路，土人稱做白骨坳，因為白骨坳是個死谷，四面都是插天危崖，險森森不見天日，地既險僻，路又難行，絕少有人進去，據說凡進去的人，從來沒有出來過，有人從白骨坳上面危崖頂上看看坳內，望見古木枝條上面，掛着幾具白骨骷髏，嚇得砍柴採樵的人，連崖頂上都不敢去了，從此白骨坳三字叫出了名，此地人提起白骨坳，便嚇得變貌變色，有時風雨淒淒，或者日落星稀的深夜，常聽見白骨坳內鬼哭獸嘯的怪聲，這幾天俺們三義堡的人，在嶺後開闢山田，有幾個壯年漢子，偶不經心，走入白骨坳地界，便從此蹤影不見了，本地人都說喪命在坳內了，那幾個壯漢家中，原已報與路兄和俺，據路兄意思，不願報與師妹知道，恐怕師妹輕身涉險，路兄自己想邀同幾位寨主，先到白骨坳內探看一番，查個水落石出，後來奉命到京，去請熊經路，把這事就擱下來，不想今天席散後，不見了過天星，據寨兵報說，他帶了幾名親身寨兵，攜着烏槍兵器，打獵去了，他本來閑着無事時，常到後山打獵，也沒有人注意，不料此刻後寨守望的戍卒，忽然鳴鑼告警，說是他們在白骨坳近處一座山岡上，遠遠看見過天星等，還進白骨坳，不到半響茶時，便聽得火光一現，火槍響了幾聲，接着又是幾聲慘叫，以後便寂寂無聞，料知事情凶險，慌鳴鑼報警，現在黃寨主翻山鶴等都在聚義廳上商量此事，特命俺來請師妹的，紫霄說道，好，你先去，我就到，熊經路道，白骨坳三字甚奇，究竟出了甚麼怪獸，我出去見識見識，小虎兒也嚷着要跟去，紫霄教他在此看家，小虎兒噘着嘴，兩隻小圓眼却骨碌碌

着熊經略，熊經略笑道，小孩兒家，也要教他歷練歷練胆氣，教他跟在我身邊便了，小虎兒大喜，一溜烟跑上樓去，掛上一具小小的金錢鏢囊，提了一柄小鋼刀，又趕進屋來，恰好紫霄已齊備二十幾個女兵，個個持槍挾彈，在門外伺候整齊，熊經略攜着小虎兒的手，陪紫霄一同到了前寨，廳上衆人業已到齊，翻山鷓黃飛虎一般人，正在議論紛紛，一見紫霄到來，一齊躬身爲禮，翻山鷓首先說道，俺在此好幾年，四面要緊山頭，都親自巡視過，偏是不近不遠的白骨劫，因爲那處是絕地，不愁奸細窩藏，未曾留意，不料近幾月出了好幾次人命，現在連過兄弟也陷在裏面了，究竟白骨劫有何怪物，過兄弟是否喪命，應該切實查勘一下，所以請總寨主出來，多派幾位寨主到白骨劫搜查一番，如果真有怪物出現，也可趁機弄掉它，免得寨民寨卒疑神疑鬼，衆心不安，紫霄笑道，俺也是這樣主意，事不宜遲，趁此日色剛剛偏午，由俺親自出去巡視一趟便了，黃飛虎路鼎同聲攔阻道，何必總寨主親自前去，隨便派俺們去幾個人好了，紫霄笑道，我們這位師叔，志在遊山玩水，既到此地，應該陪他遊覽遊覽俺們玉龍岡景物，再說俺們師叔踏踏略在胸，趁此機會，請他老人家給俺們指點指點，豈不一舉兩得，至於過天星這厮平日品性浮躁，輕舉妄動，原實可惡，俺屢次看在諸位寨主面上，寬恕了他，今天俺師叔到來，沒有我的命令竟敢冒充寨兵，戲弄貴客起來，更屬可惡，此刻又是他輕舉妄動，單身涉險，萬一送命，也是各由自取，說罷，杏眼含威，神色儼然，翻山鷓等不敢再開口，熊經略呵呵大笑道，原來那位小專諸叫作過天星，依我想，那位寨主定是被俺噴了一口酒弄得顏面無光，悄悄獨自溜到嶺後去打獵這箇，誤入白骨劫中，迷了路出不來，也許有的，如果真有怪物出現，遇了險，事由我起，倒使俺抱歉萬分了，現在真



相不明，不必多說，諸位在此稍候，由俺陪我姪女侄兒仔細到出事地點勘查一回。

## 第十五章 白骨坳

好歹要弄個水落石出，諸位且請寬心，熊經路這樣一說，黃飛虎等抱拳稱謝，黑煞神路鼎袁鷹兒也要跟去，紫霄向袁鷹兒一使眼色，力阻他們同行，只吩咐了衆人一番，即帶着兩個引路寨兵，二十幾個女兵，和熊經路走了出來，出了總寨門，向左邊一條山路迤邐行去，這時人們都是步行，因為往白骨坳去，盡是崎嶇，不便騎馬，先是走的一段山道，一面盡是依山形開闢出來的梯田，一面是汨汨長流闊澗，紫霄熊經路小虎兒三人在先，率領着一隊娘子軍，不急不徐行來，這時正值天高氣爽的秋天，四山林木尚未盡凋，被秋日一照，兀自綠油油的爽目，遠遠山林中透出幾點血也似的紅葉，隨風飄動，閃閃生光，近處足下一帶溪流，澈底澄清，荇藻可數，上面走的一行人影，倒映溪面，如在鏡中，加上山谷內幽鳥啾啾，田疇中山歌迎唱，也不亞桃源仙境，熊經路先自高聲喝好，紫霄也覺怡然自得，惟獨小虎兒急巴巴只想趕到白骨坳，看看稀罕兒，小心眼兒還惦記着過天星，料到過天星多半被熊師叔用酒一噴，掃了面子，才溜到外面來，當時自己也作弄他，萬一他遇險身死，自己多少也担點不是，他心裏怙懣着，忽見兩個引路的寨兵，趕至紫霄面前，向那邊一指道，轉過那個峯角，便離白骨坳不遠了，衆人朝指的所在看去，只見半里外青草插天，雲嵐迴抱，山勢合攏處，兩座高峯拔地並峙，中間一條飛瀑，倒掛十丈，遠望去宛似界了一條銀線，一路行來的溪流，

便發源於那條瀑布，分派別流，成爲十餘里曲曲折折的溪澗，恰好利用牠灌溉玉龍岡內的山田，紫霄遙指道，那面兩峯相夾，瀑布飛懸，遠看好像路盡，其實下面松林內，另有一條樵徑，可以深入，俺曾行獵到此，可惜志在行獵，匆匆來去，未曾深入，白骨坳那處僻地，也去過了，熊經略道，那處藏風聚氣，風景甚佳，在此築幾間茅廬，聽泉策杖，清福不淺，紫霄笑道，這很容易，師叔愛此，明天便叫他們搭起幾間精緻草舍來便了，熊經略呵呵大笑道，可惜尚非其時，待俺遊遍名山，再踐此約吧，兩人談談說說，不知不覺已到瀑布下面，滿耳奔騰澎湃之聲，加上峯腰龍吟虎嘯的松濤，匯成繁響，熊經略正領略不盡，忽聽紫霄在松林內呼喚，回頭一看，引路的寨兵，領着他們走入窄窄的一條樵徑，正向一座滿佈綠苔的石屏後面轉去，熊經略追到紫霄跟前，路轉峯迴，山形又變，兩面盡是數十丈高的峭壁，朱藤蟠路，異草紛披，頂上一線天光，只見白雲片片，悠然而逝，熊經略道，大約前面就是白骨坳了，引路的寨兵回身答道，此地土名叫做青龍峪，出了此峪，向右越過瘦牛脊，才是白骨坳哩，衆人脚下覺得步步登高，回頭一看，似乎距入坳進口處，已有好幾丈高，原來這青龍峪是兩峯中分處，恰是從峯頂斜分下來，兩面雖是百仞峭壁，宛如斧劈，但是走進坳內，如登高坡，越走越高，越高峭壁越短，等得紫霄熊經略一行人走完青龍峪，已在峯頂上了，看脚下峯形，並非兩峯並峙，原係山峯自頂中分，如人兩股，向左右分張開來，峯後依然整個峯形，衆人立在峯頂四眺，峯前山形開展，直望到玉龍岡寨基，峯後情形大不相同，危岡奇岩，層層櫛比，雲封林密，奇奧無窮，引路的寨兵，領着衆人向峯後走下半里許，向右一轉，恰是一座奇形的石崗，通體潔白的雲母石質，上銳下豐，形如牛脊，而且滑不留足，一

跌下去，兩頭都是百丈深谷，怕不粉身碎骨，熊經略紫霄何等功夫，自然行走無事，小虎兒年輕體輕，亦無大礙，只苦了二十幾個女兵，拄槍乍杖，戰戰兢兢的你扶我拉，勉強躡過瘦牛脊，幸而沒有一人失足，大家過了牛脊崗，現出一片松林，全是合抱不交的百年老松，却無路可尋，引路的寨兵說道，山內的人，都是到了牛脊崗，便不敢再進一步，多年下來，路徑便漸漸湮沒了，總寨主不妨先上那面高峯俯瞰白骨坳一下，似乎也比較安全一點，紫霄笑道，你說的高峯，不是松林那面一座危崖嗎，照你所說，白骨坳大約便在那峯背後，既已不遠何必再上那座峯頭，說話之間，大家已穿入松林，上面松葉蔽天，人行其中，照得鬚眉皆碧，行不到一箭路，前面引路的寨卒和女兵，忽然怪叫起來，紫霄慌趕上前去喝問，幾個女兵已從林內拾起幾件東西來，請紫霄過目，紫霄熊經略一看，原來是一柄折斷的腰刀和一枝烏槍，槍的鐵管已經砸偏，而且彎了過來，還有一件衣服，却是血跡淋漓，已撕得粉碎，紫霄認得衣服軍器是寨兵的，便料到確有厲害怪物伏在其中，過天星和幾個寨兵，多半性命難保，一看熊經略却拿着彎折的火槍，昂着頭，如有所思，紫霄問道，師叔您看這怪物，氣力倒不小呢，熊經略道，我看了這幾件東西，猜想這怪物，定是稀罕東西，你看這槍上留着幾處毛手印，和人一樣，不過瘦得出奇，長上了毛，似乎彷彿猓猿一類，最奇的，咱們進林以後，不見一鳥一獸，連樹上的黃雀，林下的野兔兒都不見一個，想是被那怪物盡數吃在肚內了，照這樣看來，那獸兇猛異常，不是平常人所能制服的，依我主見，我們帶來的人，不必跟到白骨坳去，免得誤傷性命，不如留在松林外牛脊崗下，反不致礙手礙腳，紫霄答應是，便叫小虎兒帶着女兵退出林去，連引路的兩個寨兵，也不叫同去，小虎兒一百個不願

意，却怕紫霄，轉身退出林去了，小虎兒等走後，紫霄在前，熊經略在後，施展本領，捷如猿猴，霎時便穿過松林，林外怪石楞槎，危崖峭立，崖縫內却有天然石階小徑，兩人記着方向，竄高越矮，又趨了一程，看見淺水溪流，向崖壁下流進去，兩人沿着溪流，轉過崖巔，忽見四山環抱，都是天險絕倫的石壁危坡，中間古柏參天，藤蘿鋪地，陰森森的一所幽谷，那道溪流却從谷內曲曲而出，熊經略道，這大約就是白骨坳了，一語未畢，紫霄忽悄聲說道，師叔你看，怎的有人在此上吊呢，熊經略大奇，慌向她指處仔細看時，原來谷內溪邊上有一株十餘丈高老柏，上面用藤串着幾具白骨骷髏，高高的吊在上面，隨風搖曳，四肢飛舞，宛如活的一般，兩人立的所在距那骷髏還有一箭路，在紫霄認爲那大樹掛着的一串白骨骷髏，定是從前有人在此自縊身死，因人罕至，無人解救，直掛到現在，變成一付骷髏了，但是熊經略却已看出決非縊死的，無非那怪物的把戲罷了，熊經略暫不說明所以，祇向紫霄說道，我們立在這邊崖上，地方又高又窄，不便施展，不如下去，到那邊仔細搜尋一下，看一看那怪物藏身何處，過天星那般人究竟有無全數喪命，便可分曉，紫霄應是，從背上拔出流光劍來，熊經略却依然空手，一先一後，跳落崖下，沿着溪澗，往白骨坳深處走去，兩人走到那具骷髏底下，古木參天，落葉鋪地，四面盡是高巖峭壁，益顯得坳內深奧出奇，而且舉步之間，腳底落落沙沙直響，有時山風吹下，枝葉飛舞，宛如鬼啼魅吼，胆子略小一點的，到此幽靜境界，怕不魂飛魄散，可是熊經略李紫霄藝高胆大，滿不在乎，紫霄在先用劍撥開礙足榛莽，向前直進，猛抬頭嘍的一聲，停住步，熊經略聞聲舉目，也看見了，原來前面枝葉凋落的枯樹上，又掛着兩具骷髏，却與前不同，一具是腳上頭下，也是人骨，一具

却是極大的獸骨，看那骷髏形狀，似是虎豹之類，那株枯樹，足有八九丈高，這一人一獸的骷髏，却高高的吊在枯樹頂上，紫霄看到這兩具骷髏，便覺得不是自己上吊的了，回頭向熊經略笑道，這怪物頗是智慧，把人吊得這般高，而且吊的法子同人一樣，難道是通靈神怪不成，熊經略四面留神察看，忽向她搖手道，草響，你看那邊是什麼東西，離牠巢穴，定已不遠了，紫霄慌向指處定睛細看，只見溪頭一塊五六丈高的屏風怪石，從澗內拔地而立，怪石從上到下，佈滿了綠苔，碧油油鮮翠欲滴，淙淙不絕的泉水，却從石上沖瀉而下，直注澗內，大約這條溪澗便從石上發源，最奇那塊碧綠的石頂，從晶晶生光的泉流內，露出一隻雪白的手來，五指脩伸拳的顫動着，却因兩人立處地勢低窪，看不出怪石上面是人是怪，熊經略悄悄說道，你隨我來，說畢，一擦衣襟，雙足一點，便是一個飛燕點波的式子，平飛起足有三四丈遠，早已越過溪澗，再一頓足，人又飛起，已到了溪頭那塊屏風怪石上，紫霄豈肯落後，熊經略一落在石上，紫霄也跟着上來，兩人一到石上，奇境頓現，不禁同聲稱怪，你道爲何，原來上頭依然是一道曲曲折折的溪澗，却是一泉三折，直接高巖，清耳泉聲，如鳴幽樂，景物清奇，同下面幽悶黑暗如隔天淵，但是兩人立的所在，正是急湍疾流中高出溪面的突兀大石，上面沖下來的流泉，沖在大石上，水珠噴舞，積成瓊雪，兩人衣襟上，不免沾濕了一大片，兩人滿不理會，只低頭搜尋一隻人手所在，搜尋了半晌，却又找不出蹤跡來，不禁暗暗稱奇，紫霄一彎腰，偶然用劍向奔流內隨流撥划，在如同翠帶般的水藻內撥視，轟地喊一聲，在這裏了，熊經略仔細一看，大喜，條的跳落溪水內，一俯身，伸手在石縫內水藻底下一探，猛一長身，隨手提上一件水淋淋的東西來，兩人一看，又驚又喜，熊

經路更不怠慢，抬頭向溪上一打量，只見左面孤零零一處石坡，憑空伸出，離頭上約有丈多高，一躡身，提着那件東西飛上石坡，回身一招手，紫霄也跟蹤而上，兩人到了石坡上，熊經路才把手中提着的東西，平放坡上，原來這水淋淋的東西，不是別物，就是那過天星，却已死了過去，週身都有枯藤纏繞，身上兵器果然無存，連上下衣服，也撕破得一片上一片下，加以遍身泥漿水藻，弄成活鬼一般，熊經路俯首貼在過天星胸頭，聽了一聽說，還可有救，說了這句，慌忙斬開纏身藤索，扶起過天星上身，把他背脊靠住坡後峭壁，再將兩條腿盤起，在他胸口丹田各處，按摩了半盃茶時，漸見過天星白紙般臉色，慢慢轉了過來，肚子裏骨隆隆響了一陣，猛見過天星大嘴一咧，噙的嘔出一股清水來，接着又乾嘔了一陣，才兩眼睜開，說了一聲，悶死人了，過天星死裏逃生，驟然一睜眼，金星亂冒，神志昏迷，等得眼神聚攏，看見總寨主和熊經路都在面前，自己身子兀自在遇險之地，便知總寨主親自到來救他，急想起來叩謝，無奈週身如棉花一般，動彈不得，紫霄搖手道，你且不要動，你究竟遇到何種怪物，怎會塞在泉眼裏，弄到這樣地步，快說與俺們聽，俺們好設法替一方除害，過天星有聲無氣的說道，俺本來心愛打獵，前幾天聽人說起白骨坳的奇聞，存心要來查勘一下，今天廳上席散，閑着無事，便帶了四個年青的寨卒，背着大槍軍器，急匆匆趕來，那知一過瘦牛脊，走入岡下松林時，驀地聽得林上一聲怪叫，眼神一晃，似乎林上飛下綠茸茸的一個怪物，那怪物行動如飛，俺們還未看清怪物長相，牠已一手一個，抓住兩個寨卒，飛上林巔，霎時蹤影全無，却只見遠處林上，擲下幾件東西來，俺們大驚，慌端整鳥槍，向林上放了幾槍，姑先壯一壯胆，那時身邊還有兩個寨卒，已嚇破了胆，只望後倒退，俺雖然吃驚，

却想帶來四個寨卒，憑空被怪物攫去兩個，這樣回去，在總寨主面前如何交代，再說怪物長相也未看清，回去如何說法，豈不益發被人恥笑，這樣一想，決計拼着這一條命不要，也要探一探再說，主意打定，便對兩個寨卒說明，叫他們姑先在林中稍候，如果自己一去無蹤，急速回寨通報，當時我一人穿過松林，尋着一條溪流，沿溪慢慢走去，手上端着一枝打獵的雙眼火槍，四面留神，預備一見怪物，便迎面一槍，那知注意雖好，怪物狡兇得出奇，俺正走到白骨坳谷口，猛又聽得頭上吱吱一聲怪叫，不用見着那怪物，便是聽那一聲怪叫，已令人毛骨森然，當時俺聽見一聲怪叫，慌立定身，端起火槍，凝神探視，萬不料那怪物已通人性，故意在俺前面怪叫一聲，引得俺全神注意在前面，那怪物却仗着疾如飛鳥的手足，早已跳下一層危崖，繞到俺身後，閃電一般飛襲過來，待俺覺得身後風聲有異，正待轉身，猛覺背後伸出一隻碧綠的毛手，猛向俺脖子上一夾，一陣刺痛，立時昏迷過去，也不知過了多久，悠悠醒轉，人已塞在急湍下面的石縫內，週身似有東西網縛，不能動顫，可是一張口，冰冷的溪水，直灌進來，猛力一掙扎，似乎脫出一隻手來，無奈人在水中，如何能夠持久，掙扎了幾下，重又悶了過去，天幸蒙總寨主親自到來，救了性命，大約那兇猛的怪物，已被恩主們除掉了，紫霄急問道，照你說來，這怪物形狀，你也未曾看清，既然怪物把你塞在此地，何以怪物又跑了開去，此刻怎的又無踪影，那四個寨兵的尸骨，又未曾見着，這倒奇怪了，熊經略笑道，此怪定非尋常，種種離奇舉動，自有牠的主意，依我想，這種怪物，與尋常猛獸不同，牠把過天星網住，放在此地，定是一時吃不了許多，又怕他逃脫，故而塞在水底石縫內，預備慢慢受用，此刻牠定然擺布那四個寨卒去了，紫霄道，這樣說來，咱們趕快尋

一下，也許四個寨兵，還未全遭毒手，一語未畢，猛又聽得頭上咧咧的一聲怪叫，這一聲怪叫，尖銳異常，而且音帶淒厲，非常難聽，連紫霄這樣功夫的人，也覺肌膚起慄，兩人慌抬頭一看，只見上面峭壁頂上，現出一個滿頭長髮的怪腦袋，滿臉滿頭，都是綠森森金閃閃的毛髮，只露出一對火赤赤有光的怪眼珠，中間赤紅鼻子，下面一張奇形大嘴，厚唇下撇，兩排雪白的獠牙，低着頭，正朝着紫霄似笑非笑的望着，在這時候，突然出現這樣怪物，雖是紫霄熊經略十分英雄，也覺駭然，坡上坐着的過天星，原已嚇破了胆，經這顆怪腦袋一嚇，啊咧一聲，又昏迷過去，紫霄心裏一急，抬頭一看峭壁頂上，離坡約有十五六丈高下，並無援攀之處，諒那怪物一時也無法下來，可是自己也上不去，正在無法可想，熊經略說道，過天星九死一生，不能再落怪物之手，此地是個孤立的危坡，左右不到方丈之地，難以施展手足，不如你在此保護過天星，由俺引怪物下來，到下面林內去，設法制伏了牠再說，說罷拔出自己隨身佩帶的寶劍，兩足一頓，一個野鶴投林勢，向下越過溪澗，直飛到那面近林處所，紫霄原想自己下去，却被熊經略走了先着，自己見被昏迷的過天星絆住，一時不便走開，頗爲焦急，向上一看，那顆怪腦袋，却已隱去，下面林內熊經略撮口長嘯，發出宏亮悠遠的丹田長音，振得對面山谷迴響不絕，如同千百人嘯聲，一時並作，嘯聲過去，却不見怪物露面，紫霄正在四面狼顧，忽聽下面熊經略喊道，姪女留神，怪物從那面來了，紫霄急向前看時，只見離坡十餘丈開外，溪邊峭壁頂上，一株憑空橫出的奇松古幹上，騎着遍身綠毛的一個怪物，綠毛上面似乎又罩着一層金黃色，映着日光，照眼生攝，遠看去那怪物約有六七尺長，略具人形，兩條長臂，便有三尺來長，四肢並用，正抓着松樹上一支極粗的長籐，向溪面直



掛下來，眨眨眼，怪物手脚並用，盤膝而下，到了溪面一丈高下，並不跳落，却身子一拳，兩腿一拳，直向那邊盪了開去，鞦韆似的，又向紫霄立的石坡上悠了過來，紫霄這才明白怪物用意，以爲自己奪了牠的俘虜，却用籐束悠到坡上來，轉念之間，怪物愈悠悠高，離自己立身所在，已只幾丈遠近，回頭一看，過天星兀自昏迷不醒，心裏一急，不暇顧及利害，乘怪物悠來之際，金蓮一頓，一個健鷄奔空，憑空躍起五六丈高，照準怪物頭上乘勢橫劍一揮，唳吱一聲，朱籐立斷，那怪物不防有此一着，悠悠之勢甚猛，一經中斷，下面怪物如斷綫風箏，拋過石坡，卜通一聲，水花飛濺，直跌在十餘丈外的溪流中，跌得怪物隨着急流一陣亂滾，騰的跳起身來，張着大嘴，吱吱高叫，這裏紫霄，一劍砍斷懸籐，身子也向這面溪澗落下，亭亭立在一塊溪石上面，正想追蹤過去，和怪物拼個高下，舉目之間，已見熊經略從那邊溪岸飛身而下，舉劍向怪物刺去，怪物身手很是矯捷，一躍丈許，早已避開，熊經略飛身追去，怪物已跳上溪岸，却張着兩條長臂，伸着一雙鋼鈎似的銳爪，蓄勢待撲，熊經略大喝一聲，一躍上岸，舞起一團劍光，重向怪物刺去，只見怪物豎跳八尺，橫跳一丈，朝着一片劍影，團團亂轉，口中叫聲愈急愈厲，就是熊經略用盡手法，一時也刺不着怪物要害，有時看得明明刺在怪物身上，却只紛紛掉落幾根長毛，依然毫受傷，似乎銅筋鐵骨，刀箭難傷，紫霄怒氣勃發，柳眉倒豎，顧不得看護過天星，一聲嬌叱，接連幾躍，趕到怪物跟前，和熊經略兩下裏夾攻起來，這一夾攻，怪物似乎手忙腳亂，有點吃不消了，恰好熊經略乘怪物轉身兩手亂舞擋口，一劍向脇下砍去，這一下，熊經略用了十成力量，嗤的一聲，似乎已刺破毛皮，怪物急護痛轉身一抓，正被牠抓住劍鋒，這樣鋒芒的長劍，怪物鐵爪抓住，竟不放手，

紫霄一見熊經略寶劍被牠抓住，慌一個箭步，枯樹盤根，橫劍向怪物足根掃去，好厲害的怪物，竟像滿身解數一般，不待劍鋒到身，上手死命抓住一柄寶劍，下面兩足一頓，旱地拔葱直飛上一株數丈高的古柏幹上，一陣怪叫，錚的一聲，拗斷手上寶劍，向下擲來，熊經略大笑道，孽畜休得猖狂，少時便叫你受用，却向紫霄說道，咱們同牠瞎鬧無用，你且少待，我自有的法子處置牠，紫霄按劍抬頭一看，樹上怪物，似乎脅下已經受微傷，在樹巔上伸開一條長臂，攀住一枝老幹，一手拿着熊經略的佩劍，兩隻火赤的圓眼突得如鷄卵大，瞪着兩人，口沫四噴，鋼牙格格亂響，似乎野性大發，欲得兩人甘心，熊經略却若無其事慢條斯禮的，在樹下來回大踱，紫霄莫明其妙，幾次想飛身上樹，捉那怪物，都被熊經略阻住，却見熊經略一躡身，從地上拾起幾枚石卵石子捏在手內，又從懷內掏出那個朱漆葫蘆，拔去塞子，頓時酒香撲鼻，原來中午席上，沒有吃完，還灌着大半葫蘆好酒哩，熊經略舉起葫蘆，對着嘴，兩頰亂動，假裝着喝了幾口酒，偷眼一看樹上怪物，鼻子亂揪，似乎嗅着酒香，減去許多兇性，嘴下饒涎，竟點點滴滴的掛下許多來，熊經略暗喜，悄悄向紫霄說道，我們快遠遠避開，好讓怪物下來，說畢，把酒葫蘆放在地上，假作不經意似的背着手緩緩走向溪邊，紫霄不明其意，也只好跟着走去，這時兩人立的所在，離那怪物樹下已有五六十步開外，回頭看時，樹下酒葫蘆條已不見，原來已到了怪物手中，依然半騎半坐的踞在那橫出的古幹上，一臂挾着寶劍，一手却抓住葫蘆，學着熊經略樣子，向闊嘴內骨嚙嚙直灌，不一會，便把大半葫蘆遠年陳紹喝得點滴無存，熊經略遠遠看着牠，酒已喝完，向紫霄說道，這種怪物，原是猩猩狒狒一類，最愛學人樣子，尤其歡喜紅色的東西，喝上酒便醉，醉了便發酒瘋，你看牠這樣銅

筋鐵骨，却經不起那一葫蘆酒，不一會酒性便要發作，咱們便可以從中行事，制牠死命，但是牠週身刀槍難入，只有胸前一片較稀的白毛所在，定是牠制命之所，可以賞牠一劍，話未畢，猛聽得怪物在樹上吱吱怪叫，兩人轉身一看，只見牠把手上一柄劍一個葫蘆擲下地來，一忽兒又蹀身下來，捧起朱漆葫蘆，蹀上樹捧着葫蘆，嗅個不停，牠直上直下，身輕如燕，在五六丈高下來往自如，毫不費事，熊經略悄悄說道，你看那怪物喝了這半葫蘆酒，便發起酒瘋來了，待牠精疲力乏時，咱們再下手不遲。兩人說話時，那怪物竄上竄下，一刻不停，竟似忘記強敵在側一般，不一會，條見他長臂一揚，兩足在樹枝上一蹭，憑空斜蹀起七八丈高，直向溪澗中跳去，卜通一聲水花濺起多高，竟自在溪水中豎青蜓翻筋斗，大撒酒瘋，怪物跳入的溪澗，距熊李兩人所在，也不過四五丈遠近，中間却有十幾株合抱的大樹擋着，熊經略捏緊兩手石卵，驚行鶴伏，藉樹掩蔽，躡隱過去，紫霄也倒提流光劍，如法跟上，熊經略輕輕掩到怪物相近的溪邊大樹後身，留神怪物舉動，見牠蹲在溪中，用手拍着溪水，似乎比前安靜了許多，熊經略知牠酒力發動，發了一陣酒瘋以後似乎昏昏欲睡，正是制牠的機會，慌一步轉出樹後，先舉起右手，拍的一聲，一枚石卵，宛如彈丸，脫手飛出，眼看已到怪物胸前，不料事有湊巧，怪物正把綠森森的長臂一抬，拍的一聲，那枚石子正擊在怪物那條長臂上，把石卵反撞開去一二丈遠，落在對面溪岸上了，可是怪物被這枚石子一驚，條的立起身，長髮四披，昂頭亂顧，兩顆火眼金睛，又放兇光，熊經略不敢怠慢，早已兩手都預備好石子，左右齊發，急如流星，又是劈拍幾聲，一枚中在怪物肩上，一枚恰中前胸，雖然一樣撞落，却見怪物吱的一聲怪叫，在胸前一陣亂抓，綠長毛，根根直豎，形狀可

怕已極，一個掀天拗鼻，四面亂嗅，忽的長臂一揚，向紫霄隱身的一株大樹奔來，熊經略剛喊了一聲姪女當心，那怪物舒開兩隻爪連樹帶人抱住，好紫霄，並不慌忙，在怪物伸爪之際，早已一矮身，從怪物脇下轉出，一看怪物兀自抱住大樹不放，一聲嬌喝，奮起長劍，向怪物背脊上刺去，鏗的一聲，火星四爆，如中鐵石，刺得怪物一聲厲吼，抱住大樹亂蹣亂跳，把一株合抱的古柏，撼得呼呼亂響，落葉紛飛，原來這怪物嗅覺極靈，嗅出樹後有人，發起野性，連人帶樹抱住，人雖抱不着，怪物兩隻鋼爪，真夠厲害，插入樹中有幾寸深，又覺背上被紫霄刺了一劍，雖然背脊堅如鋼鐵，刺不進去，也覺一陣劇痛，急想轉身奮鬥，苦於兩隻鋼爪插入樹中，急切拔不出來，這時身後又中了幾劍，惹得牠兇性大發，把大樹亂搖亂撼，鬧得沙石亂飛，山風怒號，聲勢頗為駭人，猛聽得巨雷般一陣爆裂聲，樹皮片片飛裂，那樣大的柏樹，竟被怪物生生裂下半邊，脫出兩隻鋼爪來，樹身半裂處，一陣奇香，白乳色的乳漿，噴射老遠，那怪物鋼爪一脫，兇猷益張，條一轉身，全身一抖，張開兩臂，又向紫霄撲來，這時熊經略早已趕到，又同第一次一樣，兩人把怪物夾在中間，狼鬥起來，熊經略已棄劍不用，全憑內家真實功夫，運用一雙鐵腕，和怪物周旋，兩人夾擊多時，兀自制不住怪物，照說兩人本領，非同小可，尤其熊經略功候純青，還勝紫霄十倍，無奈這種稀世怪物，非同尋常，一身銅筋鐵骨，任你用盡如何厲害的重手法，牠都担任得起，加上兩隻長臂，揮霍如風，急切難以傷牠要害，最奇是怪物胸前白毛所在，被熊經略中了一石子以後，怪物似乎知道這是自己制命所在，鬥起來，保護得異常嚴密，怪物只要保護胸前尺寸地方，其餘都可悍然不顧，而熊經略紫霄，却要留神怪物兩爪，看牠裂樹之力，兩爪足有千斤力

量，萬一被他抓住，便難脫身，兩臂又比人長了一倍，蹀躞又比人靈便，這一來，便宜了怪物不少，紫霄未免心中焦急，恰好熊經略奮起神威，在怪物旋身對付紫霄之際，一腿起處，正踢中怪物腿灣，怪物也禁不起這一腿，毛腿一屈，一個跟跄，向前跌了出去，紫霄一見有機可乘，一躍身，越出側面，趁旋轉之勢，橫劍一揮，向怪物前胸橫砍過去，怪物向前跌去，正留不住腿，兩隻長臂又向前伸得筆直，想在前面大樹上撐住身子，萬不料劍如長蛇，已到胸前，勢難躲避，只聽得吱的一聲慘叫，怪物胸毛紛落，血花四射，紫霄大喜，滿以為這一劍已中要害，不難再一劍結果怪物，那知怪物胸骨高突，制命之處，祇有胸窩凹進的一點地方，如果紫霄向前胸直刺，自然直透心窩，不難立時制死，無奈劍從側發，雖然砍到前胸，却被高出的胸骨格住，祇在紫霄抽劍之際，劍尖餘鋒所及，把怪物白毛所在割破皮肉寸許，幸喜怪物另有特性，最怕自己流血，一看自己制命所在，皮破血流，嚇得一聲慘叫，兩足一頓，條的飛上樹枝，穿枝越幹，沒命的向谷外跳去，熊經略紫霄正想飛身追趕，忽聽得怪物又是一聲極慘厲的怪叫，重又翻身奔了回來，怪物在樹梢上飛行了幾步，似乎一個失足，從七八丈高的樹上掉了下來，正跌在一塊大石上面，把怪物跌得像肉毬似的反激起丈許高，重行跌下，怪物滿不理會，騰的跳起身，兩爪握住一個毛臉，飛也似的衝了過來，似乎跌昏了心，這一衝又衝在一株參天古柏樹上，來勢既猛，彈力愈大，又把怪物跌個發昏，這一來怪物野性大發，兀自兩手握住臉，在樹林內瞎了眼似的亂衝亂撞，沒個停止，在牠奔突之所，四面盡是千年古樹，被怪物東一衝西一撞，又鬧得樹搖枝舞，石走沙飛，那怪物恰像進了八陣圖似的撞得昏頭暈腦，筋斗連翻，總撞不出林外去，熊經略紫霄都看得莫名其妙，

自以為怪物酒性未盡，奈何不得兩人，和幾株大樹出氣，再一細看，却見怪物兩爪握着臉，一縷縷鮮紅的血水，從兩隻鐵爪縫內，汨汨流出，點點滴滴順毛而下，兩人一看這樣情形，才恍然大悟，明白怪物兩眼受傷，所以握着臉這樣瞎撞，但不知怪物一上樹，飛行沒有多遠，兩眼何以忽然受傷，跌下樹來，兀自猜不出所以然來，兩人一商量，正想趕去乘機刺死怪物，忽聽得谷口不遠一株古柏上，有人喊道，姊姊，我躲藏在此多時了，紫霄吃了一驚，聽出是虎兒聲音，却因樹林層蔽，看不出他藏身所在，慌遙應道，是虎弟嗎，躲在樹上，千萬不要下來，當心傷着你，說了這句，一眼看見熊經略已飛身奔到怪物所在，來不及找尋小虎兒，慌忙一個箭步，挺劍趕去，這時怪物在幾株大樹中東跌西撞，已折騰得精疲力絕，氣如牛喘，兩眼又瞎，不辨方向，熊經略趕上前去，并起兩指，疾向怪物胸窩點去，吱的一聲，立時透胸而入，紫霄趕上，又加一劍，直進心房，這樣雙管齊下，怪物如何經受得起，又吃虧了兩隻瞎眼，鋼爪雖兇，兩臂雖長，無法抵抗敵人，只落得一聲慘叫，跳起丈餘高，跌下來四肢亂舞，一陣翻騰，竟自死在地上，怪物既除，兩人正想招呼小虎兒下來，却見他很快奔到身邊，紫霄數說他道，你這孩子，叫你不要來，你却胆大如天，竟獨個兒偷偷溜進谷來，萬一被這兇狠的怪物抓住，那還了得，小虎兒鼓着嘴，悄悄自語道，沒有我用金錢鏢打瞎兩眼，看你們制得住牠才怪哩，紫霄一聽怪物兩眼，原來是他打瞎的，又驚又喜，慌問你怎樣湊巧打中怪物兩眼呢，小虎兒笑道，你們走後，我想見識見識谷內怪物，究竟怎樣長相，再說過天星生死不明，心裏放不下，決計跟在你們身後，偷偷走來，俺同女兵們回到牛脊岡下，向她們撒了謊，獨自溜了出來，不料你們脚步太快，俺略一遲延，便找不着你們的蹤

跡了，好在穿過一片松林，便是白骨坳，認定谷口，左繞右轉的走來，可是路太崎嶇，遍地碎石叢木，好容易奔進谷口，正聽得滿谷飛沙走石，呼呼怪響，嚇得俺不敢近前，忽又見一個遍身綠毛的怪物，一跳丈把高，在前面樹林內，呼呼亂跳，同時又看見姊姊劍光，和熊師叔的呼呼聲，料到已同怪物鬥上，俺沒見過這種怪物，那敢上前，急向身邊一株數丈古柏蹠了上去，直盤到頂上枝葉叢密處，隱住身子，滿想悄悄偷看你們爭鬥情形，不料躲在樹頂上，四面都是綠沉沉柏葉，比樹下還要看不清楚，空自替你們出了一身冷汗，側着耳朵聽了半晌，誰知你們打了一陣，忽然停手，待了一忽兒，又聽得山搖地動的打了起來，正聽得出奇，猛的一聲怪叫，那怪物從樹頂上飛也似的向俺所在奔來，俺這一驚非同小可，以為怪物看出俺躲身所在，想來個順手牽羊，慌急中不由分說掏出滿把金錢鏢，用姊姊才教我那手劉海撒金錢的絕招，向怪物夾頭夾臉擲去，萬想不到，睛撞睛中，怪物負痛，一翻身，便跌下地來，便被你們容易的除掉了，俺此刻看這怪物兇悍的屍身，兀自胆戰心驚哩，究竟這怪物是甚麼東西變的呢，能經略大笑道，你這小年紀，一出手便得了彩頭，胆氣也不錯，好好的用功夫，將來定有造就，至於這種怪物，俺初見時，還猜不定牠是甚麼東西，後來接連聽牠叫聲，和一切舉動，便明白了，這類怪物，古今來很是少見，原是乘天地山川的戾氣所生，他一出現，不是刀兵四起，便是國破家亡，這怪物在古書上叫做「獨」，也是猩猩一類，但是這怪物一出娘胎，便把同類盡數追盡殺絕，剩了自己獨個兒才快意，又天生一副銅筋鐵骨，力大無窮，便是虎豹遇上牠，也是望影而逃，所以這怪物出沒處所，絕對找不出另外一禽一獸，照古書上說，猿啼三，獨啼一，便是說怪物叫的聲音，只有極單調的一個淒銳

的叫聲，和猿猴長啼短叫不一樣，而且性質特異，既無同類，也無配偶，不陰不陽，獨往獨來的一個怪物，所以古人替牠起個名字叫做「獨」，後人便把這字，形容到人類上去，像鰥寡孤獨等字義便是，講到鰥寡孤獨的「鰥」字，也是一種畸形魚類，正和「獨」相仿，萬想不到此地會出這類怪物，眼看中原一片錦繡江山，要生靈塗炭了，言罷，一聲浩歎，頻頻搔首，紫霄也不禁胸有惆悵，撫劍歎息，大家沉默半晌，小虎兒忽想起一事，跳起來大喊，怪物既除，過天星那般人，究竟有無蹤跡呢，熊經略一掉頭，指着溪面危坡上，笑道，那不是過天星好好的坐在那兒嗎，紫霄小虎兒都向坡上望去，果然過天星顛巍巍的在坡上晃動，遠看去竟像一個窮叫化一般，原來怪物出現，紫霄斬藤追擊擋口，過天星已經嚇昏過去，下面幾番爭鬥，他毫未知覺，熊經略紫霄也照顧不到他，直到此刻才悠悠醒轉，全身痛處，骨軟如棉，幾次掙扎，如何立得起來，但是坡下熊經略紫霄小虎兒互相立談，和地下橫着的怪物屍身，依稀看出，已知怪物已除，連小虎兒都到此了，熊經略知他動彈不得，重又飛身上坡，把他夾在脅下，飛身下來，放在林下平坦處所，又從樹下檢起自己酒葫蘆和那柄佩劍，曳在腰下，大家一商量，仍叫小虎兒回去通知牛脊崗女兵們，到白骨坳來扛抬過天星和怪物屍身，小虎兒走後，熊經略紫霄又設法到四面峭壁危崖上尋找一番，這一尋找，便找出過天星帶來的四個寨兵，都被怪物弄死，也有塞在石縫裏的，也有吊在崖樹上的，只好由女兵們，設法掩埋，諸事完畢，天氣差不多傍晚，當即率領女兵們，扛着過天星，抬着怪物屍首，回轉山寨。



## 第十六章 山寨的旖旎風光

李紫霄熊經略小虎兒，率領了女兵寨卒，扛着怪物尸首，抬着受傷的過天星，一路急行回寨，鬧動了全寨老幼，把寨門口一條長長的甬道，擠得水洩不通，寨內黃飛虎翻山鷄等得知消息，也一齊擁了出來，霎時火炬如龍，人語如潮，寨卒們提着皮鞭，分開閑看的人，讓出走道，接着總寨主一行人，到了聚義廳，先將過天星扶回臥室調養，這裏紫霄便發命令，將怪物尸首，即在寨柵口示衆，再把皮剝下來，蒙在聚義廳第一把交椅上，作爲永久紀念，此後山寨人民，都知怪物已除，白骨坳地方，一樣可以採樵打獵，好不喜歡，把李紫霄愈發當作天神般看待，這天晚上，大家席散後，都知總寨主熊經略一天辛苦，未免身乏，不敢多談，好讓貴客早早安息，一個個都散歸自己處所，李紫霄心裏有事，也巴不得衆人散去，好同熊經略細談心胸，不料衆人散後，惟獨路鼎袁鷹兒二人，好像吃了齊心酒似的，跟定了熊經略，有意搭沒意搭的扯東談西，偏是熊經略海闊天空，也是滔滔不絕，紫霄沒法，先自立起身，領着小虎兒辭回後寨，路袁二人一見紫霄別去，正中心懷，談鋒一轉，正想啓齒，熊經略忽地向外一指道，今天月色大佳，我們何妨到後寨嶺上，盤桓一下，袁鷹兒路鼎慌立起身，陪着他緩緩走向嶺上，兩人回頭一看，見身後跟着幾個貼身寨卒，一揮手，叫他們避去，只他們三人走上秤杆嶺最高處所，恰好後寨紫霄住的一所小樓，正在嶺腰，兩人留神紫霄寢室樓窗，兀自燈光閃閃，樓下幾個佩弓帶劍的女卒，也人影憧憧，時來時往，便料得

等待熊經略，也許和自己一樣，別有話講，兩人正在胡思亂想，熊經略忽向他們問道，我們師兄在世時節，你們兩人既有這樣師傅，當然得到一點益處，袁鷹兒慌答道，說起來都慚愧欲死，俺們兩人從小便與李老師傅朝夕相見，無奈李老師傅真人不露相，誰也不知他是內家高手，直到俺們倆年紀長成，在江湖拜師訪友回來，從江湖上先輩口中，才探得李老師傅當年名氣，急速趕回，在李老師傅面前苦苦哀求，總算列入門牆，可是起首路已走錯，比初入門的還要費事，不到一年半載，李老師傅又撒手歸西，返魂無術，越發絕望，我倆提起此事，認爲終身遺恨，天幸先師一身本領，傳授了俺們師妹，足以保障一方，三義堡全堡父老身家性命，此後全仗俺師妹維持，一半也要追念先師在天之靈呢，熊經略點頭歎息道，人生如靈如電，真也難說，兩位雖然把千斤担，擱在俺姪女身上，但是她強煞是個女孩兒家，年已及笄，難道就這樣下去嗎，俺師兄志向未了，撒手而去，偏又誤打誤撞的遇見了她和她的弟弟，不瞞兩位說，這種地方，俺是一刻不能留的，現在爲了她姊弟兩人，倒惹起了我一腔心事，想我師兄在天之靈，鬼使神差，引我到此，替他了此一樁身後大事，但是……熊經略剛說到此處，忽見路鼎一臉惶急之態，條的矮了半截，直挺挺跪在他面前，一顆頭却只管低了下去，幾乎貼在胸口上了，熊經略詫異道，你爲何如此，快起來，有話好說，路鼎不便開口，却由袁鷹兒婉轉說道，您老不知，俺們路兄，思慕師妹，非止一日，撮合的人，也不知費了多少心機，俺們師妹也未始不知，便是這次千里長途，來迎您老，也因師妹在晚輩面前露過口風，只要請到大駕，此事便可商量，現在幸蒙屈駕成全，萬事俱備，只欠一位月下老人，路兄早和晚輩商量多次，難得您老提起此事來，路兄情不自禁的，跪求您老成全了，熊

經略呵呵笑道，想不到你們兩位跑到幾千里外，來請我撮合你們婚姻的，我還睡在鼓裏，祇當你們來救我出獄哩，路鼎被他說得不好意思，弄得沒有話說，熊經略笑道，起來，起來，不瞞你們說，我這人脾氣特別，不願管的事，憑你跪在我面前三天三夜，也是白費，偏逢我顧慮到她終身大事，你的家和你們三姓的淵源，我也明白一點，既然她自己露出口風，也許我這撮合山不致碰釘子，現在這樣辦，回頭我探一探她意思再說，路鼎大喜，條的跳起身，連連打躬，袁鷹兒一看大媒請好，向路鼎使了眼色，兩人便告辭而別，熊經略獨個兒賞了一會明月，便想回身，忽見嶺腰松林內，款款步出一位美人來，月光映處，益顯得風鬟霧鬢，綽約多姿，仔細一看，正是紫霄，也不帶隨侍女兵，只攜着小虎兒緩緩走上嶺來，熊經略暗道，我這姪女，真是巾幗中不可多得的人物，誰看得出來是雄踞山寨的女英雄，怪不得路鼎這樣哀求了，一陣思索，紫霄小虎兒已到跟前，紫霄笑道，姪女在樓窗內，望見路袁兩人，隨着師叔到此，一忽兒又鬼鬼祟祟的回去了，熊經略大笑道，他們舉動，瞞不了你的眼睛，他們此刻求我的情形，當然你也看見了，好在你不是世俗女子，有甚麼主意，儘管對我說，趁我在此，好替你作主，紫霄沉默了一忽兒，忽然整色說道，此事暫且拋開，姪女本有一樁很要緊的事，想求師叔俯允，不想被路袁兩人來鬼混，鬧鬧鬧了一陣，好不容易等他們一走，才急急趕來，這裏好歹要求師叔看在先人面上，成全姪女的了，說着，便同小虎兒一齊跪了下去，熊經略詫異道，你也有事求我，難道又是你請我到此的那個主意嗎，論理你的事，無論如何爲難，我不能撒手不管，只是那樁事，却勿強人所難，我實在難以答應，紫霄道，師叔不要誤會，那樁事，姪女早已說明，既知師叔是自己人，怎敢污辱師叔，熊經略道，呀，除

此外，還有何事，快起來，有話便說，不必如此，兩人起立，三人就在嶺上幾塊大石上，拂土分頭坐下，熊經略催問何事，這樣鄭重，紫霄微笑道，先父棄養以後，在姪女心上一椿最大的事，便是想培植虎弟，成個人物，不致有墮先父聲名，師叔請想，虎兒一年大似一年，在這山寨混跡，耳濡目染，氣質易變，萬一走入歧途，姪女如何對得起先人，幸而天緣湊巧，蒙師叔千里光降，姪女想來想去，只有跪求師叔，把虎弟收為徒兒，傳授他一點真本領，非但姪女終身感激，連黃泉老父，也要銜環結草的，說罷珠淚盈盈，重又跪了下去，熊經略雙手扶起紫霄，長歎一聲道，你這一番話，我也很受感動，我真無法推辭，論小虎兒資質，我也樂意陶融，但是我不能在此教導，既然你一心把他託付與我，只有帶着他隨遇而安了，你能放心嗎，紫霄道，姪女早已想好主意，留得住師叔，果然最好，留不住時，任憑師叔海角天涯，帶他同去便了，說罷便叫小虎兒當地行了拜師大禮，小虎兒年紀雖小，却也知道這位師傅不比他人，祇要自己用心，準能得着好本領，心裏非常快活，恭恭敬敬拜罷起來，使垂手侍立於側，紫霄又說道，論理這樣拜師大典，未免草草，無奈姪女不願意不相干的人知道，此時却是好機會，未免要讓師叔一點，熊經略大笑道，這種小節，俺素來不理會，你說不願意人知道，正對了俺心思，不瞞你說，俺從此以後，便要隱去真名實姓，做效個世外逍遙的人，這裏的人還口口聲聲稱俺經略，反而教俺難受，萬一傳揚出去，更不適當，所以俺決定明天悄悄一走，可有一節，你弟弟總算託了我，從此由我管教他，你可放心了，但是你弟弟一走，你究是一個女兒，舉目無親，孤零零在這虎狼之窟，畢竟不安，我看路鼎這人，心地氣質，都還不錯，雖然本領配不上你，門第家世，也還相當，再說你們三

義堡三姓淵源，不比他人，你現在統率這一般好漢，他們如何能夠持久，便把玉龍岡地產，盡量開闢起來，也是緩不濟急，倘然有路鼎擔當，他的家資產業足可幫助你雄踞待時，依我之見，不如你們兩家便聯了姻罷，我這一番話，却不是給路家說媒，是完全替你想的，你是聰明的人，當然想得週到，此刻別無外人，何妨對我說個明白呢，熊經略一口氣說完這話，却見紫霄梨渦微暈，只管沉吟半晌，才說道，姪女何嘗不知道，便是先父彌留擋口，也曾提及姪女終身大事，注意到路鼎身上，路家屢次求婚，姪女不是不答應，只因熟孝在身，弱弟尚未成立，不願舉行此事，現在到了此地，又是騎虎難下，再說強盜窩裏舉行此事，將來也破人恥笑，而且……熊經略不待她再說，搶着說道，你所慮的事，凡是閨閣之見，既然到此地步，也只好做一步是一步，依我看，天下亂源已萌，不久鼎沸，將相本無種，男兒當自強，只求你們夫妻抱定爲民爲國的主意，將來定有機會到來，俺此去雲游天下，難免結識幾個英雄人物，也許有助你們一臂之處，你們夫妻二人，把山寨整頓得好好的，也可以成一旅之師，依然可以垂名竹帛，現在山寨基礎未穩，正應該合力同心，你與路鼎如果沒有特殊障礙，不如早早完成大事罷，紫霄聽得，連連點頭，條的含淚跪下，低低說道，師叔教誨，怎敢不從，無奈姪女形單影隻，別無長輩主持，只有求師叔屈留幾天，替姪女作主罷，熊經略笑道，天下事真是難說，這一來，又不由我不依你了，好好，明天我定有兩全其美的辦法，現在我們回去罷，於是三人返回後寨，路鼎婚姻，總算片言定局了，第二天，清早時候，袁鷹兒便上後寨探問，熊經略早已想好主意，安排妥當，却故意對他說道，事頗棘手，一時難以打動，現在她有一椿最要緊的大事，立刻要辦，她已打發女兵們傳諭各位寨主，立時齊集聚

義廳，聽候命令，你快去，我也跟着就到，快去，快去，袁鷹兒驚疑不定，又不敢多問，慌不迭去知會路鼎同到聚義廳來，來到廳上，黃飛虎翻山鶴黑煞神等已在，過天星一夜調養，業已復原，也在其中，路袁兩人進廳，衆人招呼，翻山鶴等以爲袁路兩人是總寨主近人，必定知曉今日聚會的事，誰知一問兩人，同衆人一樣，你問我，我問你，都是暗中摸索，猜不出所以然來，待了一忽兒，熊經略和小虎兒到來，卻不見寨主紫霄同來，衆人慌請熊經略高坐，熊經略兩手一拱，笑吟吟說道，今天驚動諸位，並不是俺姪女主意，却是俺同她商量好以後，請諸位到此一談的，這樁事，可以說完全由俺主動，可是關係貴山寨的興隆，因爲俺師兄去世擋口，曾留有遺言，說是三義堡路袁李三姓，必須始終保持密切關係，又看中了一個愛婿，臨死時，已在俺姪女面前露過口風，在俺姪女自己雖然沒有說出詳情，但是我已知道，既然湊巧到此，必須替她作主，完成她終身大事，好對得住我去世的師兄，她終身有了着落，便可一心一意整理山寨，此後她放手做事，也可便利一點，諸位也可同舟共濟，做出一番大事業來，說到此處，話鋒略停，這其間，却急壞了路鼎，喜煞了袁鷹兒，在路鼎當局者迷，一聽到李老師傅在世時已看中了一位愛婿，必定另有其人，品貌本領，必定勝過自己百倍，這樣一思想，焉得不急，但是袁鷹兒，却旁觀者清了，他先聽到三姓必須始終保持密切關係，後說的那位愛婿，不是路鼎還有那一個，熊經略先頭說的事情棘手那句話，無非故佈疑陣略作驚人之筆罷了，不提兩人暗地亂想，一忽兒，又聽熊經略向袁鷹兒笑嘻嘻的指道，湊巧這位袁兄，早已把大媒責任，扛在肩上，向俺姪女不知提過多少次，說的那位新郎，也正是俺師兄在世時看中的那位愛婿，這一句話，聽在路鼎耳內，宛如震天價一個大霹靂，平

空當頭打下，又像打下的不是霹靂，却是一個九天仙女，心裏驚也驚得過，喜也喜得出神，又加上立在身旁的袁鷹兒，暗地扯他衣襟，益發急於想聽出下文，可是心腔子裏咚咚亂跳，一上一下，宛如十幾個吊桶在水井內來回打滾一般，熊經略以後說的甚麼話，罰誓也聽不出一句來，只聽得衆人一陣拍手歡呼，轟的一聲，立時把他圍住，賀喜的，說笑的，撮弄得騰雲駕霧一般，鬧了一陣，總算袁鷹兒能說善道，把他架出重圍，溜回兩人住所，坐了片時才覺心神安定，一開口，便說了一句，熊經略這樣大恩大德，教俺怎樣報答，袁鷹兒大笑道，我的路兄你怎麼啦，難道真樂糊塗了嗎，佳期就在眼前，多少正經事要你去辦，怎的說出這樣癡話來，路鼎茫然道，怎的佳期就在眼前，究竟熊經略說甚話來，袁鷹兒笑得打跌道，原來你真樂迷糊了，大約熊經略以後對衆人說的許多話，你都沒有入耳，他說路李兩家婚姻就此定局，他是女媒，我是男媒，而且因為沒有尊長，他也算女家主婚的長輩，又因為他不能在此多留，明日恰是黃道吉辰，一切俗禮，盡行刪去，你們兩人，就在明天正午時在聚義廳上交拜，後寨就作洞房，三義堡分寨，暫請黃寨主主持，好讓你騰出身子，穩作新郎，所有張燈結彩採辦喜慶筵席，犒全寨士卒，都已派定幹練頭目，連夜分頭趕辦起來，不信你此刻再到廳上去看，包管已煥然一新了，你想時機這樣迫促，你難道真個百事不管，光身做新郎嗎，路鼎一聽，急得跳起身來，拉住袁鷹兒道，我不知事情辦得這樣急促，不怕簡慢了俺們師妹嗎，袁鷹兒忍住笑聲說道，誰說不是，但是他老人家（指熊經略）獨斷獨行，誰敢道個不字，路鼎又道，現在咱們兩人得速回三義堡去，籌備一切，我總要對得起我師妹才是，袁兄你要做到底，幫我趕回咱們三義堡去，知會家裏人置辦應用東西才是，袁鷹兒道，紫霄師妹

不比他人，又關係着山寨面子，男女兩家應辦東西，都在你一人身上，至於裝飾洞房，置備粧奩，那是萬萬來不及的，好在師妹是女中豪傑，這種東西滿不在她心中，只要你禮貌週全，誠心誠意，也就罷了，倒是總寨分寨，上上下下一切人等，滿得重賞，於你面上也風光，依我看，事不宜遲，咱趕回三義堡籌備犒賞羊酒財帛，知會三姓父老集寨賀喜，才是正理，路帶連連稱是，於是兩人備了幾匹快馬，帶了幾個得力人，也不通知別人，立時飛也似的趕回去了，當天晚上，兩人又趕回山寨，大家手忙腳亂，分頭辦事，人多手衆，易於告成，各處分寨和三義堡三姓族人俱都到來，連各處山頭好漢，也紛紛聞名趕到，參與婚禮，頓時把玉龍岡上下弄得人來人往，賓客如雲，紫霄身爲總寨主，變了新娘子，一時難以見客，只好分派黃飛虎翻山鶴分頭款待，黑煞神過天星內外糾察，老獬管理聚義廳上的喜堂，女家總提調是熊經略，男家總提調是袁應兒，其餘全寨頭目和路袁兩族父老，都派定執事，倒也井井有條，一宵易過，轉瞬便到了第二天正午吉時，忽聽得廳內，贊禮的一聲高唱，階下鼓樂又細吹細打起來，寨門外又是通通幾聲砲響，接着劈劈卜卜鞭砲聲直響到後寨去，原來這時新郎路鼎，全副戎裝，騎着雕鞍鮮明的高頭大馬，帶着二十多名雄糾糾的堡勇，到後寨舉行親迎之禮去了，待了一會兒，袁應兒如飛的跑進聚義廳，向衆人一拱手道，吉時已到，新郎已迎將來了，話言未畢，寨柵外又是震天價幾聲砲響，聚義廳階下一條甬道上的人們，春雷般一聲歡呼，立時波分浪裂般，兩下分開，讓出一條長長的道路，顯出一對繡字大旗來，旗上却繡着三義堡分寨寨主路幾個黑字，旗後緊跟着二十多名壯勇，一對對披紅插花，手捧提爐，爐內香烟縷縷籠罩着喜氣洋洋的堡勇，緩緩趨近階下，條的分開，相向



而立，壯勇對面立定，鸞鈴響處，新郎誠惶誠恐的翻身下馬，由廳上黃飛虎翻山鶴迎扶進廳，直到正中香案前向北立定，這時聚義廳大非昔比，廳前掛燈結彩，當然不用說，便是廳內也佈置得錦繡輝煌，正中香案點着蟠龍舞鳳的臂膀粗巨燭，獸鼎內焚起百合異香，屏風上掛了一幅刻絲的三星大軸，其餘羅列着奇珍異寶，繡帳羅屏，把袁路兩家寶物，和山寨歷年積存的貴重物品，都裝飾得乾乾淨淨，連寨主們幾把虎皮交椅，也改頭換面，給錦繡交錯的幃幔遮住了，只有從白骨坳怪物身上剝下來的這張金碧毛皮的第一把交椅，却依然高供在香案上面，說是山寨規矩如此，總寨主的交椅不能隨便移動的，這時新郎一到，贊禮生又高唱入雲，前邊廳外樂聲剛住，寨門外砲聲又作，可是寨門外人如潮湧，呼聲震天，宛如千軍萬馬一般，反掩住了迎接新娘的禮砲聲，廳上衆人吃了一驚，以爲發生了事故，慌派人趕去一探，原來滿不相干，却是玉龍岡塔兒岡三義堡三處趕來看熱鬧的男女老幼，把寨棚外一片廣場，擁擠得萬頭簇動，等得新娘子彩轎和一行執事到來，衆人呼聲雷動，一齊包圍住新娘轎馬，都想看看總寨主裝成新娘的豐采，新娘子身邊女兵寨勇們，又都和這般看客厮熟，平日原是一家人一般，怎敢逞蠻驅逐，呼的一聲，早已把一行整整齊齊的執事，衝得七零八落，把新娘彩轎圍擠得水洩不通，衆人一半好奇，一半紫霄平日對待三處寨民，撫慰體恤，如同家人一般，再者又都是女兵寨卒的家屬親友，平日聽熟了總寨主怎樣恣色，怎樣本領，怎樣智慧，個個人心裏都當她天仙一般，這時改裝了新娘子，益發要看個飽了，廳上各寨主一聽新娘被寨民包圍，恐怕誤了吉時，慌派了幾個出去，高聲曉諭，那知護衛新娘的熊經略，依然披着一件破道袍，擋在新娘面前，早已連說帶笑，大聲說道，諸位高鄰，不要亂擠，新娘

是總寨主，今天做了一次新娘，明天還是總寨主，諸位要看，明天後天有的是日子，儘管慢慢來看，何必忙在一時，如果諸位擁擠不去，誤了吉時，這倒不是玩的，他這樣一喊，看熱鬧的人明白事理的，也齊聲喊道，這位道爺說的對呀，咱們全仗總寨主順順利利的保護咱們，今天是她老人家大好日子，咱們不要誤她的吉時才對呀，衆位鄉親散散罷，這一下，衆口同聲，立時像螻蛄歸洞般，紛紛散開讓出中間直連寨門的一條道來，女兵寨卒依然執着儀仗，排列成行，向寨柵門內魚貫而進，這幾隊儀仗，却比新郎來得威武堂皇了，第一隊爲首一個山精似的頭目，賣露他的膂力，捧定一面長逾二丈的大旗，鑲着火紅蜈蚣穗，迎着風獵獵山響，中間繡出玉龍岡總寨主李幾個大字，身後幾十個精壯寨卒，一色荷着映日耀光的長矛，矛上都結着紅綠彩球，這一隊過去第二隊又是兩面繡旗，分繡着衛鄉保國，除暴安良，八個字，旗後二十四個鼓吹手，吹打着異樣細樂，聽之心醉，衆隊都是掛紅插綠的女兵，提爐的，撐扇的，執拂的，捧劍的，一個個邁開鰻魚大脚，昂頭而進，這般大脚婆後面，才是翠帷繡幔四平八穩的新娘轎子，兩旁擁護着十幾個妓俏的女兵，全身軟甲，挂劍背弓，很是英武，新娘轎後，跟定兩匹駿馬，馬上便是送親的熊經略小虎兒了，這隊儀仗到了聚義廳下，也兩面分開讓新娘轎子直抬到階下，熊經略小虎兒棄鞍下馬，由袁鷹兒等迎接進廳，這時廳上廳下，鼓樂喧天，三吹三打已畢，又聽得堂上贊禮生提着丹田音，高唱一套照例吉詞，然後唱起新貴人新玉人就位行交拜禮的儀詞來，這時贊禮生宛同百萬軍中的司令官一樣，誰也得聽他的話，他一聲高唱，新娘轎邊幾個女兵，慢慢打起轎前繡幔，扶出總寨主來，廳上下各寨主頭目人等，誰不注視在彩轎中間，一經轎簾捲起，衆人眼前髣髴打了一道

電閃，再仔細看去，才認清女兵們扶出珠冠霞披，玉佩雲裳的美人兒來，比較平日淡粧素服，玉骨冰肌，又是不同，此時只覺雍容華貴，儀態萬方，但是衆人儘量看了個飽，只有那位新郎路鼎，早已面朝裏，背向外，誠惶誠恐的立在香案前紅氈上，那敢回過頭來看一眼呢，好不容易，等得美人駕到，香風陣陣從背後襲來，又聽得環佩叮噹，夾雜着佩佩鏘鏘，已到紅氈上面，饒是路鼎英雄，到這地步，也覺心頭亂跳，滿身不得勁兒，只好眼觀鼻，鼻觀心，怕恭將就的聽贊禮的擺佈，一霎時，嘉禮告成，大家送新郎新娘進了後寨的洞房，照俗禮和大家的性氣，恨不得盡量鬧一鬧洞房，向路鼎大開玩笑，但是新娘是總寨主身分，平日威嚴肅穆，領袖羣英，大家如何好意思露出輕佻舉動來，又加上一位不怒而威的熊經略，監視在旁，只可老老實實的退到廳上，大鬧喜筵，盡量喝酒了，衆人正喝得興高彩烈之際，忽聽得寨卒們報道，總寨主和路寨主親來道謝，一語未畢，七八個女兵已簇擁一對新婚夫婦，緩步進廳，廳外又奏起安席細樂，衆人慌一齊起立，却一眼看到盈盈卓立的紫霄，已換了個樣子，把交拜時的官裝，去掉得乾乾淨淨，依然是平日的素服練裙，只有面上脂粉，尙未洗掉，路鼎也換了華服，比平日還要樸素些，兩人一進廳，紫霄歛衽，路鼎抱拳，向全廳席上致敬，路鼎並說了幾句謙謝的冠冕話，卽由幾個女兵，拾起酒壺，代她們夫婦分頭向各席敬酒，這時廳上也有不少因親及友，藉此觀光的三山五岳成名好漢，靠左第一席上，便有兩個魔頭在座，一個是過天星幼年一起從師練武的同學，是襄陽人，綽號笑面虎，約摸有三十多歲，生得闊面濃眉，豺聲鼠目，外加一臉橫肉，滿頰瘡痂，不笑則已，一笑起來比哭還難看，此人原是襄陽一個惡霸，一面接交官府，魚肉良民，一面又坐贓窩盜，無所不爲，他不知從何處

得知過天星在玉龍岡坐了交椅，又得知玉龍岡英雄了得，威振一方，起了拉攏念頭，特地備了幾樣名貴禮品，邀了一個本領高強的盟弟，指名來見過天星，却不料正趕上山寨舉行喜事，居然也混充起賀客，高踞廳上筵席了，和他同來的那位盟弟，在長江上下游，大大有名，不論是誰提起他來，都是嚇得變貌變色，原來此人是長江一帶出了名的獨腳飛盜，外帶着到處採花，他做的案子，不計其數，却從來沒有破過案，因為他一身軟硬功夫，條來條往，無跡可尋，官廳捕役，非但不敢同他拼命，反而暗中得他賄賂，上下其手，這其中，一半也因有笑面虎庇護他，愈發可以逍遙法外了，這人匪號也特別，叫做「紅孩兒」，因為他天生成一付短小身材，全身不夠三尺長，却又長得一張白裏翻紅的俊俏面孔，雖然年已二十出外，看外表兀是一個十幾歲的童兒，他利用這付短身材，每逢晚上作案，便穿上小孩的紅色短衫褲，又截短了長髮，剪成一圈齊眉劉海，兩邊又梳了兩支冲天忒小辮，冷不防飛進大家繡閣，姑娘們驟然一看，真還不疑他是探花大盜，當他是鄰居頑童哩，有許多無恥娘們，被他破了貞操，反愛上了他，留在深閨中，十天半月不出來，也是常有的事，這次他在笑面虎家中盤桓，聽笑面虎說起玉龍岡總寨主是個少女，如何美貌，如何本領，說得他心癢難搔，拉着笑面虎非要同去不可，因此兩人搭擋同到山寨，也算兩位賓客，紅孩兒起初看見兩人交拜，覺得路鼎沒有風流溫柔的資格，配不上這位天仙般的總寨主，很替紫霄抱屈，等得紫霄路鼎穿着平常便服，進來周旋，他兩隻眼直勾勾的釘在紫霄面上，覺得這位美人兒，無論金裝玉裹，荆釵布裙，都掩不住她的姿色，自己枉稱採花使者，竟沒有碰着這樣絕世佳人，他這樣癡癡的想着，兩隻色眼又直勾勾的釘着，笑面虎和他說了幾句，全然不睬，竟似失了魂

魄似的，形狀非常可笑，這席主位上正是過天星，一看紅孩兒失神落魄的，弄出這付怪相來，也覺十分不雅，萬一被總寨主和別人看到，追究起來，總是自己的朋友，自己的性命才蒙總寨主親自救出，怎麼又引進這種壞坯子來，當這大喜的日子，萬一弄出事來，自己如何吃得下，這樣一想，愈想愈怕，屢次想開口用話點醒笑面虎，叫他轉知紅孩兒放尊重些，無奈笑面虎也是色中餓鬼，忘記了自己坐在何處，直着一雙怪眼，也自看呆了，過天星屢次用目示意，何曾理會得到，偏巧有兩個女兵提着兩把酒壺敬到這席上來，紫霄路鼎的眼光自然也轉到這席上，互相行禮之間，在路鼎只覺這首座兩人，面目甚生，也不注意到別的地方，可是紫霄目光如電，何等聰明，一瞬之間，早已把兩人怪相看到肚裏，也不作聲，嫻嫻的向席上一一周旋告竣，夫婦倆正要雙雙退出，忽見中間一席上幾個白髮蕭蕭，衣冠楚楚的老頭兒，走下席來，齊向紫霄躬身為禮，笑着說道，俺們這幾個小老兒，已是風燭殘年，平日仗着總寨主庇護，安居家中，足不出戶，不時耳內聽得總寨主如何本領，如何智慧，却苦於行動不便，每逢寨主大顯身手時，總趕不上飽飽眼福，俺們這幾個小老兒，時常聚在一起議論此事，總想設法親眼看一看總寨主本領，這樣死去，俺們才算沒有白活了這許多年，無奈在平時不敢冒昧褻瀆，幸得今天是總寨主大喜日子，又知總寨主平時敬老憐貧，提着胆氣，借酒遮臉，想求一求總寨主賞個面子，只是動刀掄杖，今天大喜日子，實不相宜，請總寨主隨意施展一點，俺們幾個小老頭兒死也甘心了，說罷，又連連打拱，這幾個倚老賣老的這樣一說，却合了一般賓客的胃口，在本寨各好漢，早已見識過，原不希罕，可是各處趕來賀喜的江湖好漢，平日對於紫霄也只聞名，既是洞房鬧不成，正苦沒有題目，此刻一經幾個

老者提議，立時齊口同聲的響應起來，其中笑面虎紅鴉兒兩個寶貨，更是別有用心，巴不得有此一舉，看一看美人的本領如何，這時路鼎恐怕紫霄不樂意，一個別扭，便要弄僵，偷眼看她時，却見紫霄看出出頭的幾位老者，都是路袁兩姓族中的長輩，說的話又這樣委婉，笑吟吟的說道，今天承諸位尊長，和諸位貴客光降，使山寨增輝，非常感激，至於妾一點微末之技，在座貴客，都是此中高手，恐怕難以入目，反不如藏拙爲妙，紫霄話未說完，賓客堆裏早有幾個人齊聲喊道，我們久仰總寨主內家功夫出衆，務必賞面才好，這幾個人一喊，合者益衆，鬧得個烏烟瘴氣，紫霄再想接說幾句，已是不能，又苦於自己究是嶄新的新娘子，不好意思大聲說話，幸而袁鷹兒擠進人圈，笑吟吟向衆人說道，諸位要敝寨主一顯身手，也未始不可，不過只她單人獨練，未免枯燥無味，諸位貴客都是行家，何妨出來先練幾樣絕技，也教敝寨見識見識呢，這一句話，正合紫霄心思，因爲今天來客良莠不齊，難免有別的山頭，假充賀客，暗探虛實的事，藉此也可看看來人本領如何，這時衆客裏面，也有持重不露的，也有想賣露幾手的，也有自知自己本領不濟不聲不響的，你推我讓了半晌，忽聽得左面席上有人怪聲怪氣的喊道，有幾手的就下場，何必學娘兒們似的扭扭捏捏耽誤工夫呢，咱們還要看看後面壓軸子的好戲呢，這一喊，誰也聽出語中帶刺，不免都伸起脖子，尋說話的人，那知他喊了幾句，脖子一縮，沒事人似的，自飲自酌起來，只有一席的人，知道喊的就是笑面虎，可是過天星心裏格外難受，暗想你這小子真損，你既然不顧體面，俺也不顧交情，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便笑說道，咱們多年不見，大哥功夫當然一日千里，趁此機會，何妨出面露幾手，也使小弟面上增光呢，笑面虎笑着向那面一指道，你不要忙，咱們先得看看別人的，

過天星等朝着他指的所在一看，果見一個油墩似的胖漢從左面席上被人架了起來，推推擁擁，一直推到廳中鋪紅氈的空地上，那胖漢生成一張四方大黑臉，走起來，頷下兩塊肥肉，一動一哆嗦，一個小鼻子，却躲在兩塊肥肉下面，一雙豬眼也被面上肥肉，擠得變成一條線，下面還凸着一個大鼓似的肚皮，這付怪相，誰也禁不住要笑，袁鷹兒路鼎紫霄一看這樣寶貨，也來獻藝，只可忍笑，退到下面主席上坐下，靜看胖漢怎樣施展，可笑胖漢踏到紅氈上，把袍袖向上一捲，伸出短短的兩隻黑肥手，十個指頭，却有蘿蔔般粗，忽的向兩面席上一抱拳，發出尖列列的刺耳嗓子說道，在下生長鳳陽，自幼愛好武藝，淮南淮北，一帶英雄好漢，沒有一個不知道俺的，承他們不棄，送俺一個鐵肚皮的雅號，因俺功夫都在這肚皮上，說到此處，竟自解開袍帶，大敞胸膛，端出黑油油亮晶晶的一個大肚來，而且兩手開弓接連幾個巴掌，把自己肚皮拍得山響，他這付尊容，配着他一付尖嗓子，已經夠看的了，怎禁得他這樣一做作，逗得衆人閤堂大笑，這時熊經略小虎兒都在席上，衆人笑時，小虎兒直笑得蹲下身去，直扶肚子，連紫霄也忍不住別過頭去，惟獨熊經略始終沒有正眼看他一眼，只顧喝自己的酒，這且不提，那胖漢把肚皮拍了一陣，又說道，諸位不要笑，淮南淮北一帶的英雄，在俺肚皮上跌筋斗的不知多少，俺這鐵肚皮綽號，得來也不容易哩，口說無憑，諸位不信，便請過來，在俺肚皮上重重的打三下，俺決不還手，且看俺肚皮結實不結實，話猶未畢，猛聽右席上大喝一聲好的，俺來試一下，喝聲未畢，人已到了鐵肚皮面前，原來此人就是笑面虎，他暗想不管他肚皮怎樣，橫豎他願意讓人打，這樣便宜，落得找的，他打好如意算盤，挺身而出，來到胖漢面前，也不招呼，只把袍袖一勒，伸出油錐似的拳頭，在胖漢

面前恍了一恍，哈哈笑道，足下肚皮雖然結實，俺這拳頭分量也不輕，咱們往日少怨，今日無仇，萬一打壞了尊腹，倒不是玩的，咱們預先聲明一下，胖漢瞪着一雙豬眼，向笑面虎看了又看，然後冷笑一聲道，俺肚皮擺在這裏，原不是擺空架子與人看的，打壞了肚皮，只怪自己肚皮不結實，便是打破了肚皮也怨不得人拳重，萬一俺肚皮沒有受傷，打的人倒受了傷，當然也不能怪俺肚皮無情，這也得預先聲明一下，足下如果自問沒有把握，還不如回去安坐吃喝的好，說畢，兩手叉腰，兩腿一蹲，端得四平八穩，笑面虎原是個兇暴脚色，怎禁胖漢一反激，又自恃着拳頭上用過苦功，平日一拳可以擊碎三塊水磨方磚，這樣棉花似的大腹，包管一拳過去，便打得他大小便齊出，那邊架子端好，這邊便舉拳奔去，還算笑面虎良心發現，拳頭未下，心裏一轉念，萬一真個一拳打死，在這喜慶席上，似乎說不過去，不如只用八成力量罷，他念頭一轉之間，油錘似的拳頭已到胖漢肚上，只聽拍托一聲，笑面虎拳頭整個兒陷入肥肉之內，看的人吃了一驚，以為一拳搗破了肚皮，連拳頭都打入腹內了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未等笑面虎拔拳，忽聽胖漢鼻子裏哼了一聲，同時黑油油的肚皮，突地向外一鼓，卜通一聲，笑面虎仰面一交，跌出三四步開外，笑面虎在衆目睽睽之下，豈肯吃這個虧，一骨碌跳起身來，虎也似的一聲大吼，一雙滿佈紅筋的怪眼，突得鷄卵一般，火雜雜重又撲將過去，惡狠狠用足力量，騰的一拳，這一下，樂子可大了，拳到了肚皮上，只覺胖漢肚子真像蒲包一般，鬆鬆的毫不着實，四圍肥肉，却跟着拳頭往裏收，這回拳勢既猛，皮肉也格外收得緊，非但整個拳頭沒入肉堆內，連小半條臂膀，也裹將進去了，笑面虎一看不好，急想收拳時，那知拳頭到了人家肚皮上，被四面肥肉裹得緊緊的，宛如生了根，再也拔不出



來，掙扎了幾下，拔不動，心頭火發，惡胆頓生，正想舉腿兜頭踢去，猛聽得胖漢喝一聲、滾你媽的，這一下，真要笑面虎好看，在胖漢肚皮連氣一鼓之間，笑面虎伸腿欲踢之際，猛覺全身一震，憑空彈出一丈開外，頭下脚上，一個倒栽葱，直跌落大廳門角落裏，跌得他發昏了半晌起不來，因為頭上脚下，跌下來，頭和地面便撞了一下，自然震得昏迷過去了，過天星倒底不忍，慌和頭目們起來，把笑面虎抬了出去，這邊把受傷的笑面虎抬出，那邊胖漢得意揚揚，把肚皮拍得山響，哈哈大笑道，那位仁兄真可以，看他神氣，定想一拳打死俺才甘心，那知在俺這肚皮上打得輕跌得輕，打得狠也跌得狠了，有了那仁兄作榜樣，大約沒有人來嘗試的了，俺總算獻過了醜，要失陪了，他正想掩好衣襟，忽聽得右席又有人大喝道，休走，還有一個不怕跌的，衆人急看時，只見右席上走下一個滿身錦繡俊俏風流的瘦小書生來。

## 第十七章 男女英雄的結合

身子雖然短小，幾步春風俏步，却像台上做戲一般，原來此人就是紅孩兒，他在席上，看清胖漢肚上功夫，無非仗着一點蛤蟆功，笑面虎練的是一身硬功，想用猛力伏人，所以上了他的當，紅孩兒存了報復主意，便一步三搖的走近胖漢，假充斯文，向胖漢兜頭一揖，胖漢正在志高氣揚，那把紅孩兒放在心上，略一抱拳，便哈哈笑道，足下乳臭未乾，吃完了喜酒，上學堂去是正經，咱們以武會友，沒有你們念書人的份兒，紅孩兒並不生氣，依然笑嘻嘻的說。

道，我看那位打你肚皮的朋友跌得怪有趣的，所以俺也想照樣跌他一交，再說你自己說過，不論是誰，都可以打你肚皮三下，並沒有說念書人不能打你的話，你如果怕俺打你，那倒好辦，你只要在衆人面前朝俺叩三個響頭，俺就放你過去了，這一番尖刻的話，說得胖漢真像氣蛤一般，怪鳥似的大叫，立時重敞胸膛，端好功架，向紅孩兒招手道，來，來，來，來，你自己招死，可不能怪俺，紅孩兒嘻皮笑臉並不動手，只管朝着他端詳，胖漢等了許久，有點不耐煩起來，喝道，叫你打你又不敢來打，只管耽誤功夫做甚，不料胖子話未絕聲，紅孩兒一個箭步，疾起右掌，向胖漢肚臍眼上只脆生生一拍，托的一聲響，猛見胖漢臉色驟變，一聲怪叫，望後一個倒坐，墩在地上，竟起不來了，紅孩兒朝地上胖漢看了一眼，冷笑道，原來鐵肚皮功夫，也只如此，說畢，頭也不回，向廳外出去了，這擋口，忽見老獬獨一躍而起，向廳外喝道，去客且請留名，紅孩兒仰天大笑道，俺便是長江紅孩兒，是此地過寨主朋友，說完這話，依然揚長而去，老獬獨記住姓氏，轉身來看鐵肚皮胖漢，已由衆人七手八腳的從地架起，向廳外扶出，原來那胖漢是老獬獨的舊友，跟着老獬獨從塔兒岡趕來瞻仰婚儀，這時受了紅孩兒的掌傷，面如金紙，牙關緊閉，老獬獨慌同幾個寨卒，把他架回自己下處調養，可是聚義廳上，被這幾個寶貨一鬧，鬧得興致索然，也沒有人敢提議請紫霄再顯身手了，坐在左面首席上的熊經略，半晌沒有開口，此時却呵呵大笑道，這幾個寶貨，都不是好東西，那胖子蛤蟆功沒有練到家，便在這兒耀武揚威，偏又碰上他的尅星，那孩子這一掌，真夠狠辣，可憐的胖子，包管不到三天，便要裂腸而死，衆人吃了一驚，紫霄却從容不迫的走到熊經略身邊，慢慢提起酒壺，替熊經略斟了滿滿一杯酒，然後在相近空椅上坐下，

笑問道，師叔說的使掌的人，大約用的是鐵沙掌功夫，却不料他年紀輕輕，竟忍心下這樣毒手，剛才聽他自己報名，叫甚麼紅孩兒，這個綽號，也夠特別的了，能經略笑道，這紅孩兒眼光不定，滿身邪氣，出手又這樣毒辣，如果他常到山寨來，你們應該留神一二才是，紫霄不住點頭，黃飛虎翻山鶴齊聲說道，那三個賀客面目很生，山寨素未見過這等人，據說那胖子是老獼的朋友，那跌一交的漢子和紅孩兒，都是過天星的人，剛來山寨訪友，湊巧遇上喜事，便也列入賀客之列了，本寨執事人等，招待賓客的，依然分頭待客，巡邏壁壘的，依然分頭糾巡，這天全山頭目寨卒，雖然不能擅離汛地，却沒有一個不沾着喜慶的恩惠，整天的吃着大筵酒肉不算，外帶着幾兩白花花的犒賞，連山寨境界內居民多少也得着有一點好處，這筆開消，數目却也不小，當然是路鼎掏的腰包，但是全山寨卒居民都感念着李總寨主，並不知道是路寨主的恩惠，最可笑這天晚上，路鼎身為新郎，當然是步入洞房，克償夙願的了，那知道這位新郎，與衆不同，由愛轉敬，由敬轉畏，到了這要緊關頭，愛也愛到極點，畏也畏到極點，這也是紫霄在平日言笑不苟，冷如冰霜，到了做總寨主時，又令出如山，不奉親疎遠近，一律看待，那有路鼎親近談笑的機會，洞房所在地的後寨，平日又是禁地，不奉命令，不得擅入一步的，這天到了華燈四上，晚筵告竣，別人是歡天喜地，喜談闊論，惟獨路鼎一顆心，七上八下，宛似熱鍋上螞蟻一般，天色愈晚，心上愈難受，他的新夫人，依然大大方方的周旋衆人，滿廳張羅，惟獨他少言無味，連正眼也不敢看她一眼，愁眉苦臉，活似大禍臨頭一般，衆人看他這樣神氣，也猜不透他是甚麼心思，只有袁鷹兒肚裏明白，暗暗好笑，心想我們這位路兄，何苦千方百計，自找這樣苦頭，新婚一夕，變了難關，真是好

笑，看來這重難關，要他獨個兒單槍匹馬闖過去，恐怕沒有這種勇氣的了，少不得又要求我錦囊妙計，但是這擋事，却不是別人可以代出頭的，骨子裏依然要他自己下功夫才是，袁鷹兒剛在思索，路鼎果然趑到身邊，悄悄說道，袁兄跟我來，袁鷹兒笑着一點頭，兩人便悄悄離開衆人，在無人處低低商量了一陣，也不知袁鷹兒傳授了甚麼錦囊妙計，路鼎眉頭頓展，一人坐在下處，靜等好音，袁鷹兒却不然了，一忽兒找着熊經略談幾句，一忽兒又尋着小虎兒探點消息，一忽兒又向女兵們鬼混一陣，東奔西跑，忙得個腳不停步，直到了起更時分，後寨四個女兵，分執四盞垂蘇紗燈，冉冉而來，直到路鼎下處，說是尊熊經略命，迎接路寨主，送入洞房，成就百年佳偶，這幾句話，聽在路鼎耳內，宛似皇恩大赦，明知袁鷹兒一番奔走，功勞不小，熊經略的恩德，更是難忘，慌不迭立起身，跟着女兵到後寨來，未到後寨，在半路上先掏出四錠雪花花銀子，分賞四個女兵，女兵們自然樂得笑納，却都笑道，剛才袁寨主已分賞給總寨主身邊女兵，俺們都有份，此刻又蒙寨主犒賞，此後寨主也是俺們主人，伺候不週之地，還要請寨主包涵哩，說罷，個個喜着嘴，笑得花枝招展，路鼎大樂，這幾個女兵又都長得有幾分姿色，一面走着一面鶯嘖燕叱，擁着路鼎走來，到了紫霄住屋門口，守衛的女兵，早已看見，跑進來通報，路鼎以爲這一通報，定有人出來，把自己迎接進去，說不定熊經略親自出迎，那知在門口站了半晌，不但熊經略蹤跡不見，便是小虎兒也不露面，連身邊跟自己來的四個女兵，都溜進門內去了，一個人淒淒涼涼的在門外來回大踱，又不好意思闖門進去問個原由，滿以爲袁鷹兒安排妥貼，可以走馬上任，誰知這座大門，又成了一座難關，雖然看兩扇大門，明明開着，毫無阻擋，但在路鼎眼內，便像千山萬水一般，屢次想一

鼓作氣邁進門去，總顧慮自己面皮不好看，又摸不透紫霄是何主意，說不定紫霄和熊經略商量好的，故意這樣做作，要試一試自己心地如何，是不是急色兒一流，路鼎正在心口相商，徬徨無計，偶一轉身望到來路上，驀見嶺腰路口一條黑影，箭也似的向松林內竄去，倏忽不見，路鼎以爲紫霄身邊的女兵退值下來，在山上玩耍或者背地偷窺自己，也未可知，因此並不在意，心裏又念念不忘如何進門，更想不到別的事情上去，這樣又出了半天神，猛聽得身後有人低低喚道，路寨主，路鼎吃了一驚，慌回身一看，認出就是迎接自己的四個女兵中的一人，路鼎仗着特別犒賞道，怎的你們進去了這半天，一個也不出來了，那女兵笑道，寨主休急，俺恨不得立時替你通報，無奈總寨主正和熊經略密談，似乎談的非常重要，不許一人進房去，俺們都替你焦急，但是俺們總寨主山規森嚴，誰敢進去通報呢，俺恐怕寨主等得心焦，特地溜出來悄悄通知您老一聲，請您安心再等一會兒，他們談話一完，俺們立時替你通報便了，路鼎暗想，早不談，晚不談，偏在這時密談起來，橫豎我已等了這許多功夫，也不在乎再等一等，便是等到天明我也幹，鐵桿磨釘，好歹有個結果，主意打定，便點頭道，既然總寨主有機密要事，我再候一候便了，女兵喜着嘴又轉身進內去了，這樣又等了半天，側耳聽見遠遠鐘樓上已打二更，驀然間門內跑出幾個女兵，嬌聲喊道，總寨主親自出迎，這一聲，雖然出自嬌滴滴的喉嚨，在路鼎耳朵內，宛如晴天霹靂，完全出於意外，反鬧得舉措不安，偷眼向門內看時，果見幾個佩刀女兵，提着宮燈，導着紫霄緩緩下階，向外走來，路鼎又驚又喜，人還未到跟前，已向內深深一躬打下地去，等他直腰而起，紫霄已在門內，歛衽爲禮，低聲說道，適有小事和熊世叔商酌，他們通報稍遲，有勞吾兄久候，尙乞恕罪，這時

路鼎心花怒放，如登天上，更想不到紫霄竟親自出迎，又說出告罪的話，幾乎要感激涕零，那還說得出整句的話來，口裏祇連說不敢，……說了一大串的不敢，人却依然立在門外，倒是錢可通神，紫霄身後幾個乖覺的女兵，看得路鼎可笑，念着得過他的重賞，便笑着過去扶他進門，紫霄轉身時，舉手一揮，女兵們便悄悄退去，只剩紫霄房內兩個貼身的侍女，提燈前導，居然引上樓梯，直引到紫霄臥房，室內雅潔絕倫，却不像新婚洞房樣子，路鼎家中移來一切富麗堂皇的陳設，一物不見，路鼎心中大奇，却不敢作聲，紫霄察言觀色，早已瞭然，弧犀微露，嫣然一笑道，既然夫婦，重在同心，妾又出身微賤，愛好樸素，又想到身在山寨，尚非安居樂業之時，所以一應是舊，但吾兄所賜，何敢輕棄，業已另闢一室陳列，吾兄不信，請到對室一看，便可明白，說罷，親自在前引導，引路鼎走進對面室內，一到這間房內，立時煥然一新，處處爭光耀眼，果然把路家送來的東西，一件件陳設有條不紊，雕床繡被，寶鏡錦屏，件件皆備，路鼎肅然起敬，囁嚅說道，師妹是巾幗奇女士，這種俗物，怎能看得上眼，愚兄自愧不才，得蒙師妹惠允下嫁，實在一生萬幸，此後惟有一片誠心，萬事聽師妹指教，便是叫愚兄替師妹執鞭隨鐙，也是甘心，說罷，滿臉誠惶誠恐之色，一面又連連打躬，意思之間，似乎要屈下膝去，紫霄悄說道，俊俏郎君易得，誠實丈夫難求，得兄如此，妾尚何求，於是兩人就在這間房內分頭坐下，絮絮情話起來，直至夜靜更深，方攜手入帳，一對男女英雄，從此花好月圓，永結良儔，書說至此，便告結束。

